



610.11

303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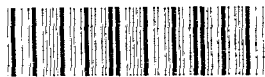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叢書

史記

(四)

司馬遷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1763 1625 9

史記

卷八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父蒙驁。驁音邀又鄒氏首五到反。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臯。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謂魏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臨洮在隴西至遼東。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是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陰山在河南。陰山在河北。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隱宮為宦者。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其母被刑。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

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卽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蒙毅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九原郡，今陝州，連谷縣是。直抵甘泉，在雍州。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灑山，壇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白狼反。海上北走琅邪，音趨。趙亦向議於字，則乖。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邱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己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卽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已聞扶蘇死，卽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蒙毅一作俞，謂知太子賢而諭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代，今代州也。因諱山川，至代而繫之。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誨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

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難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曲宮名，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蒙毅言已少事始皇，順旨蒙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於諸侯。繆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而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

周公且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五大夫欲參伍更議。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

徐廣曰一作辭。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

過可振而諫可覺也。諫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察於參伍上聖之

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

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

之遼東城。壘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壘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

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

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秦惡逆贊曰。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邊。趙高
矯制扶蘇。死焉。絕地何罪。勞人是僇。呼天欲訴。三代良然。

考證

蒙恬列傳。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翳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

王。○臣照按此與年表同。與本紀不合。本紀二十三年虜荆王。二十四年項燕自殺。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臣照按本紀及年表。攻齊者將軍王賁。皆不

言有蒙恬，或恬此時亦從軍，非大將。

卷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將齊韓，俱懷從沛之心，或享督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留大梁城是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晉灼曰：命者，逃匿，謂曰亡命也。地名也。述置則制除名。籍故以逃爲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謂如淳曰：父時及丁禮，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絕其夫而改嫁張耳。

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漢昌縣。音那，邢州唐昌縣。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管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蹠之。一作蹠，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

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嘗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

詳更別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

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

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

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

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解，謂解帶也。王陳，謂王陳背解，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

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

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

馬渡河。案，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

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案，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爲名。在交趾界中也。外

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案，漢書音義曰：家以箕歛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

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鬪，各報其

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隳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爲傳。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

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音戲音義出驪山。又聞諸將爲陳王殉地。多以讒毀得罪。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蕘。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贊曰方言云介音異。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卽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贊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機之迅速其間不容一喘息頃也。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入關。張耳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轅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贊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厮養卒謝其舍中曰。贊曰如淳曰厮。賤者也。公羊傳曰厮。役。厮。養。章昭曰厮。薪。爲厮。炊。烹。爲厮。言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

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而策而已也。而曰也。杖音丈，箠音之。委反。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尙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資也。券契義。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志：常山，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馮滲君臣相疑。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邯鄲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獨有立六國趙王之後，可以成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韓立爲趙王，居信都。後項羽改曰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餽。

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黈陳澤音陶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一兩勝秦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黈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願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黈陳澤先嘗秦軍。音嘗趙括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黈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黈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音望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音秦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音此辭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音陳餘如廁還。亦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

王張耳雅遊韋昭曰雅素也。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問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地理志屬勃海郡。故南皮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卽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于代。徐廣曰。都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爲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一名德。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二年十月也。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邱。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卽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三年十月。斬陳餘泚水上。地理志音脂。則音爲得。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邱縣。在趙州贊皇。

界縣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案漢書四年夏漢五年張耳薨諡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

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自上食謂者臂捍也禮

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倨置甚慢易之膝坐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

人皆怒然則或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屏王也趙相貫高趙午等數十

願音仕連反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

指出血表至誠為其約誓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

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

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滂王為乎漢書作汗滂該音分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桓還

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謂於柏人縣舍壁中著人欲為變也柏要之置也章昭曰為供

置人於廁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壁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

廁者置人於廁壁中謂之置廁廁者隱側之處因以為言也亦音側

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

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

膠致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轆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

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

劉劉餘廣曰丁劣反案源亦刺也漢書作刺劉蘇張晏云然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
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
私情相聞曰以中大夫泄公史有泄私也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
公持節問之符與前如徐廣曰符音韻細案章昭曰與如今與牀人與以行服虔云音編編竹木
符注云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
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願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
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
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
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不愧於心乎乃仰
絕航遂死韋昭曰航咽也蘇林云航頸大脈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尙魯元故封爲
宣平侯韋昭曰尙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公主小顏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
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案關中
記曰張敖家在安陵東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
里次東有張敖家與公主同城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
爲魯元王其母號而封也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爲樂昌侯案關中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

食陽之修爲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卽位，復封故

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續張氏，有罪絕信都侯名。修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

居約時，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同語者信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爭權，

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

去此固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刎頸相信，耳、陳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勢利傾奪，陳未成，擊。

考證

張耳、陳餘列傳，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索隱謂女請父客爲決，絕其夫而改嫁張耳。○余有丁曰：卒爲請決，乃父客爲之。注誤。李光縉曰：去抵父客云者，婦人謂嫁曰歸，則視歸寧爲客也。下父客客字疑衍，必若注所云，則方喪其夫，遽去抵父之賓客，何說？且是女之擇賢夫，必與凡女不同。卒爲請決云者，父爲請之張耳，如呂公請之沛公，願爲季萐，妾者是也。臣照按亂世何事不有，史明曰：逃去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爲之請決，去其夫而嫁張耳，亦何用致疑別生支節哉。

恐天下解也，正義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懈惰不相從也。○凌稚隆曰：按漢書

注，解謂離散其心也。

頭會箕歛集解。駟按漢書音義曰。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此段集解明有脫落。漢書注。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

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臣照按左提右挈。謂彼此扶助。猶云相救若左右手也。徐廣以挈爲契。未詳何本。要之置。○臣照按觀索隱語。則置下有一廂字。漢書亦有廂字。

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寧陵君。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卽今寧陵是。秦滅魏。遷咎爲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卽魏王。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卽魏王。有忠臣此取以爲說也。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爲魏王。卽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本涇縣。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

隨市救魏。案項它楚將田巴徒多反。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

亡走楚。二年六月。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爲魏

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晉州。今爲西魏王。

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臨晉在河東。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

病。至國。卽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日。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

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莊子云。騫騫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若日影過壁隙也。

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

於河東。二年九月也。傳詣滎陽。以豹國爲郡。置三郡。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

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漢武更山陽爲昌國。有梁。邱鄉。梁邱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十三里。常漁鉅野澤中。爲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

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

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出會。後期者斬。謂明日也。

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

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碭，山縣，在沛縣東。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蕭縣，今在濟寧縣南。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獨，專也。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求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碭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睢陽，宋州，東城也。外黃，在汴州雍邱縣東也。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臯府，汜水，是。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于，倒反。越將其兵北走穀城。在齊州東阿，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陳州太康縣也。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尙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宛邱縣西北三十二里，在陳州。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卽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宋州已西。並與彭越，從陳以東傅海，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地，與齊王信，齊王信

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卽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垓州在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爲梁王，都定陶。曹州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也。文穎曰：青衣縣名，今在蜀。輿曰：今漢嘉是。西至鄧，屬京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唯季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言魏地闊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一作：喋韓傳亦有喋血語也。首喋，喋，猶賤也。殺敵踐血而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宋臣送黃曰魏咎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居楚其國遂亡仲起
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援再結軍糧徵兵不往殖醜何傷

考證

魏豹彭越列傳封爲寧陵君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卽今寧陵是○臣照按漢地理志陳留郡有事陵縣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後漢郡國志梁國寧陵故屬陳留晉地理志梁國寧陵故葛伯國水經注汜水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杜預釋地曰在梁國寧陵縣北沙陽亭是也世以爲堂城非也又曰汜水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也葛於六國屬魏魏襄王以封公子無咎號信陵君其地葛鄉卽是城也在寧陵縣西十里今按魏咎之封不見於戰國策水經注所謂公子無咎者疑卽魏咎信陵或寧陵之誤也

卷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黥地理志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爲六安也布本姓英英國名也咎繇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卽此城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又春秋傳六與魯咎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改爲黥也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楚漢春秋作豈是乎豈謂豈近也劉氏音祈

者語辭也。人有聞者，其俳笑之。俳，優也。共，布已論輸麗山，作陵也。時會稽郡輸身徒。麗山之徒數

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也。謂徒之輩類。陳勝之起也，布迺見

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

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理在吳國圍城中。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兵屬項

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薛，古城，

也。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

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末將，項籍為次

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

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

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新安，故城在河南。又使布等夜

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今音紀，反，周道，即他道也。

若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案漢書作楚軍前鋒者，音簿，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

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年，布使將擊義帝，

追殺之。郴縣，州有義帝塚及祠。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

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請讓召布。謂謂項案漢書音義謂賁也。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今宋州虞城也。謂左右曰：「謂隨何，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謂謂案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主舍也。太宰掌膳食之官。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謂李奇曰：板，築板也。築，杵也。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謂謂案音掃。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不義之名，謂謂負，猶被也。以不義被其身。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

徵乘塞國欲謂邊境亭鄣以徵繞邊陲當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齊選當經梁地八

百十里迺得羽地秦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

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國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使楚勝漢則諸

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

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

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

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文穎

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

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國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國走音布曰如使者教因

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國宋州數月龍

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國徐廣曰上方踞牀洗

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國高祖以布先分

校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唯謹厚其國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

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

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腐音翰，謂之腐儒，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隨之盛其隨，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隨，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欲有所合。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賁，音徐，廣曰：賁音，人姓名也。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案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謂案漢書音義曰：疏分也。馮泱江疏河是也。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裂亦是對文。故知

疏即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同耳使文相進也言此三人者

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

適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

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吳蘇州閶門城也西取楚交都徐州下

邳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案太康地記云秦建敖倉於成阜又立庚故亦云散庚也

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州來國歸重

於越身歸長沙潭州今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類也及爲之上者遠恭疏張置以會圖因而成多得道

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故勝負孤疑須計斂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以自生於小地

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

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默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

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

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劉氏云薛公得迺立皇子長爲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

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以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

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故城在楚州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如海

日地名也案地理志臨淮有徐僮僮縣東北六十里杜預云徐在下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

郢僮縣東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

善用兵，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爲散地。武帝注孫子曰：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散。敗今別爲三，彼

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西會甄下持端反。章昭

云：蘇之鄉名，漢書作蘇。應劭音保非也。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

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

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劉濞之子也。劉濞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英布家在饒州鄱陽縣北百五十二里，三百步。遂滅黥布，立

皇子長爲淮南王，封賁赫爲期思侯。光州固始縣界。在諸將率多以功封者，將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與之暴也。蜀反，拔音白。項

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

妒媚生患，竟以滅國。如夫媚婦，則媚是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爲疑賁赫與其姬妃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妬媚是媚。

索隱：透贊曰：九江初筮，當刑而王，旣免徒中，聚盜江上，每雄

楚卒類，破秦將病爲羽疑，歸受漢杖，賁赫見嬰，卒致無妄。

考證

黥布列傳，共俳笑之。索隱：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臣照按：急就章云，倡優俳笑，觀倚庭，顏師古注

曰。俳詭優之褻狎者也。言相與諧謔而非笑之。非以俳優輩相目也。

聚兵數千人。○盪本脫人字。今添。

淮南王曰。○顧炎武曰。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爲淮南王也。蓋採之諸書。其稱未一。

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臣照按言字疑衍。蓋從上信字訛寫也。

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淮陰縣也。楚州。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

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案

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

下。北臨淮水。諸母漂。韋昭曰。漂母。以水擊。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

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張晏曰。字。王孫非也。豈望

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

下。徐廣曰：「一作袴，音枯。」又云：「漢書作袴，音枯。」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伏，音俯。伏，音俯。伏，音俯。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戲，音戲。戲，音戲。徐廣曰：「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連敖，音連。連敖，音連。徐廣曰：「李奇云：「楚官名，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韓信，音韓。韓信，音韓。文穎曰：「事猶樂也。」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

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嗜噍叱咤。千人皆廢。噍音灼。噍不取也。噍音於。噍音烏。噍音昌。噍音伏也。噍音妥。噍音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嗚音吁。漢書作姁。姁音反。姁音反。姁音也。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劓弊。忍不能予。音義曰。不忍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音義曰。此敵無不散也。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音義曰。秦秋王逸注。楚詞云。親毛。爲奪夏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音義曰。秦說文也。此云傳檄。謂爲檄書以資所伐者。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音義曰。漢王從關北出。破州陳倉縣。定三秦。漢二年。出關。音義曰。函谷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

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彭城而却。退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蒲津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音先。得反。東岸。對壘。信乃益爲疑兵。益張旌旗以疑敵者。陳船欲渡臨晉。朝邑非也。案京兆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關也。信乃益爲疑兵。益張旌旗以疑敵者。陳船欲渡臨晉。朝邑非也。案京兆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船也。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瓠。渡軍。日。以木爲器。如罌。瓠。以渡軍。無船。且尙密也。信按韓信。陳列船。罌。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木押。涇。瓠。度。襲安邑。州。夏縣。東北十五里。魏王豹驚引兵迎信。軍。安邑。臨晉。同州。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襲安邑。州。夏縣。東北十五里。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防。臨晉。耳。今安邑。秋。魏。故。約。送。降。也。而定魏。爲河東郡。邑。縣。故。城。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關。與。上。黨。治。縣。有。關。與。梁。關。音。葛。又。音。郭。與。音。余。又。音。預。治。音。他。陸。反。錫。也。關。與。梁。城。在。潞。州。信之下。魏破代。漢軛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錫。也。關。與。梁。城。在。潞。州。信之下。魏破代。漢軛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程。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井。陘。故。關。在。井。州。石。邑。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文。縣。東。十。八。里。即。井。陘。口。也。如。淳。云。殺。人。血。流。滂。沱。也。章。昭。音。徒。協。反。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新。喋。血。關。也。如。淳。云。殺。人。血。流。滂。沱。也。章。昭。音。徒。協。反。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發。趙。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

濤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我。案：輕我，伐我。一本作輕來伐故。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案：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案：發，發音義。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仍須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也。蔽者，蓋覆也。楚漢春，秋作卑山，漢書作草山，說文云：草，蔽也。從竹，卑聲。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傅歿曰：今日破趙會食。案：如淳曰：小飯曰食。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案：井陘水，一名阜將，一名回星，自井州流入。井陘水，卽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卽此水也。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案：卽六國時趙壁也。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

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賀數也。鄭玄注禮效猶呈見也。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李奇曰。鄙。今高邑是。身死。派上。今將軍涉西河。此西河當滹沱也。卽同州龍門河。從夏陽度者。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榆衣甘食。音瑜。美也。恐滅亡不久。故廢止作樂。而事美衣甘食。一曰。傾耳以待命者。滅亡不久。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偷苟且也。慮不圖久。故也。漢書作美衣。始食。傾耳以待命者。滅亡不久。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勢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

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醇兵酒也。劉氏依劉濞作醇。謂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醇兵士故字從酉乎。北首燕路。音音。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其簡牘或長尺也。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宛在鄧州。葉在許州。得鯨布走入成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人未嘗見發者。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渡平原。平原。懷州有平原津。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

渡河。齊已聽酈生。卽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濟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酈生願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濰水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邪箕縣東北至昌都入海徐所引濰水經與此小不同。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城陽濰州東南九十一里。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徐廣曰。徵四年二月。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張華曰。武涉在盱眙城東十五里。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

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色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運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謂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連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慄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

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晏曰：折，敗。榮陽，傷成臯。陶也。臣瓚曰：謂軍折傷。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阻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音向齊國，爲百姓請命，士卒亡故故云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驥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驥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

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齊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也。夫隨斷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詹石之祿者。詹音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爲詹石。石斗也。蘇耳一說。一詹與一斛之餘。詹音都。濫反。石斗也。蘇林解爲得之鮪音賄。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蟻之致螫。騏驥之踟躕。徐廣曰。不如驚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鴞之指麾也。巨陸反。又音琴。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伴狂爲巫。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漢王之意。或不聽。因去伴狂也。秦漢書因及戰國策皆有此文。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

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徐廣曰：以齊爲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部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徐廣曰：東海胸縣有伊廬鄉。案章昭曰：今中廬縣。二十里。本春秋時。廬戎之國也。秦謂之伊廬。徐注出司馬彪郡國志。括地志云：中廬在義清縣北二十漢爲中廬縣。項羽之將鍾離昧家在焉。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猶猾。吳越春秋作郊免。戰國策曰：東郭邊。內狡免也。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

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徐廣曰：表云，爲趙相國將兵守代也。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命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姚氏案：功臣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表云：悼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舍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長樂宮，信方斬。曰：吾悔不聽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願力不能耳。又

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深臨策拜，登壇沉沙，決水披幟，傳殲與漢，漢重歸楚，楚安三分，不聽僞遊，可歎。

考證

淮陰侯列傳：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臣照按：風后握奇經，四正四奇，其餘握奇說者曰：握奇，卽下文所云游兵也。此奇兵亦是此類，猶言餘兵，非奇正之奇，乃奇偶之奇耳。

齊人蒯通。○顧炎武曰：先云范陽辨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

容容無所倚。○顧炎武曰：容容，卽顛顛字。

遂謝蒯通。索隱按：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臣照按：戰國策安得有韓信蒯通之事。索隱誤。

卷九十三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有韓信都案韓王信初為韓司徒後說云申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故韓襄王孽孫也。張嬰

曰孺子為孽也漢書晁錯云孽子悼惠王是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

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欲以撫定韓故

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南縣也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多作申徒申與司

擊相近字由此雜亂耳今有申徒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

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歸及其鋒東嚮。文

氣鋒章昭曰其氣鋒銳欲東也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

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徐廣曰元年

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為韓王。徐廣曰常將

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

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年春上以韓信

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都晉陽信

上書曰國被邊音殺馬反匈奴數入晉陽并州去塞遠請治馬邑。朔州上許之信乃徙泊馬邑秋匈奴

冒頓大圍信。音莫報反。音墨。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八責讀信。信恐。誅。因

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州縣。潞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

奴。與其將白土人土縣名。屬上郡。鼻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

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代州。廣武。故城。在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

追至於離石。州縣。石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郡樓煩縣。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

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郡。今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郡。朔州。定上

出白登。音。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匈奴騎圍上。乃使人

厚遺閼氏。音。支。單于。嫡妻。號若皇后。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

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音。唯。弓。矛。無。雜。杖。也。請令彊

弩。傅兩矢外嚮。音。剛。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爲匈奴將兵往來

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音。蘇。林。曰。代。地。也。信

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音。奇。灼。云。奇。武。之。子。應。劭。說。爲。得。此。時。奇。未。爲。將。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

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

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因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

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蠶無一罪，身死亡，夫種蠶也。

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憤於吳也。

亡匿山谷間，且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

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

匈奴地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頽當及嬰率其衆降漢。

高侯，案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嬰爲襄城侯。

曰：徐廣曰：壯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

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會。

征和二年，孫子會復封爲龍頽侯。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

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

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

東擊項籍，以大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

至其親幸，莫及盧

綰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迺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敖，破之。共敖子。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爲羣臣缺望也。章昭曰：缺，猶冀也。音缺，猶望也。又音企，章昭音冀也。及虜臧荼，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卽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陳豨久亡，時。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

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徒何反。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爲東胡王來。封爲亞谷侯。徐廣曰。亞一作惡。

陳豨者。宛胸人也。宛胸地理志屬齊陰下。又云梁人是。褚先生之說異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爲列侯。

宛胸。地理志屬齊陰下。又云梁人是。褚先生之說異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爲列侯。

茶封豨爲。關夏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

不以富貴自尊大。豨遠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鼻丘臣所。

韓王信將。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誣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

韓王信將。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誣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

韓王信將。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誣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

韓王信將。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誣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

韓王信將。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誣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

韓王信將。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誣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

韓王信將。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誣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

韓王信將。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誣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

韓王信將。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誣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

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慚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令邊

檄之意也。羽檄，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登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惟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尉趙子弟。

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曷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曷等。十一年冬，

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豨將張春于聊城。州縣博斬首萬餘。太

尉勃入定太原地。十二月，自上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

爲眞定。王黃、曷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

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恆爲代王。徐廣曰：都中都平遼縣西南十二里。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

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靈丘是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

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

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權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

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秦隱述贊曰：韓襄遺孽，始從漢中，剖符南面，臣邑北通，積當歸國，龍頰有功，盧縮親愛，羣臣莫同，奮燕是王，京胡計窮。

考證

韓王信盧摯列傳。韓王信者。集解。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按韓王信。初爲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爲韓王名耳。○羅璧識遺曰。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贊中。皆稱兩韓信。據其說。韓王信。古韓國之後。項羽殺成。復立信爲韓王。都晉陽。與淮陰侯不同。劉知幾史通關遷固之繆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姓姬。則名信都者。非姓韓。亦不單名信。二史不別姬韓兩姓。且去韓王名下都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辨。余考班馬誤姬爲韓。誠如劉說。但謂韓王名信都。劉說亦差。按王充潛夫姓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焉。沛公使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爲韓王。而拜良爲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爲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記亦作韓申徒。良傳直作韓司徒。蓋信都勝徒。皆司徒之聲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卽非韓王名。知幾之說。亦未免繆。尙何班馬責乎。

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顧炎武曰。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臣照按高紀十年七月。太上皇崩。八月。陳豨反。韓信傳亦云。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陳豨。至淮陰傳則作十一年。是時高祖固在邯鄲。豨豨等未畢也。馬遷誤耶。抑別有意也。田叔傳亦云。陳豨反。代漢十年。高祖往誅之。

自立爲大王。○陳子龍曰：本代王，訛爲大者，北音相誤也。
不罵者黥之。○高紀云：不罵者原之。

卷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臨濟，狄故縣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徐廣曰：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透爲王。榮井王三齊。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謂殺奴。○徐廣曰：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酒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齊王。田角爲相，田間爲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爲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田橫爲

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適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螻螻手則斬，手足則斷，何者？為害於身也。」螻螻音勞，伏反。螻螻音騰，又音釋。按螻螻蛇長二三丈，蝮蝮北有之，蝮長一二尺，頭腹皆一。說文云：蝮，蝮音勞，伏反。螻螻音騰，又音釋。按螻螻蛇長二三丈，蝮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擘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身非手足，憂也。項曰：言將亡於楚，趙非手足之親，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齟齬猶齟齬也。齟音蘇，齬音蘇。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齊，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齊。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東走而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卽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困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疆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適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田市王膠東，田都王齊，田安王濟北。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徐廣曰：三年正平原，魏州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徐廣曰：立齊人相聚畔之。

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魏曰：徐廣曰：假走楚，楚是。漢州雷澤是。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魏曰：徐廣曰：四月。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酒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魏曰：徐廣曰：高密一作假。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魏曰：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魏曰：晉灼曰：泰山贏縣也。故贏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魏曰：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魏曰：徐廣曰：月也。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以彭越爲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魏曰：韋昭曰：海中，中山曰島。魏按：海州東北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至，人馬從者，敢

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傳如淳曰：四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廐曰：廢置置馬以傳驛也。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尙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音捧奉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齊田橫墓在偃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齊田橫墓在偃

今注云：蘊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蘊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蘊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送者歌之，俗呼爲挽歌。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崩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韓信田廣崩通者，善爲長短說。長則長說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作求，書名也。雋音松，竟反。通善齊人，安期生、管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

也此

索隱述贊曰秦項之際天下交兵六國樹黨自置豪英田儻
項寇立市相榮楚封王假齊破郢生兄弟更王海島傳聲

考證

田儻列傳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正義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荆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董份曰斬手足則戚甚矣今三田於楚趙無親非特斬手足之戚也而使秦得志則墳墓齟齬非但螻螿之害身也故曰何爲不殺注全謬

反擊項羽於城陽正義城陽濮州雷澤是○顧炎武曰正義以爲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陽郡治莒史記呂后紀言齊王乃上陽城之郡孝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而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濰水上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國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敵卒七千禽敵反千里之齊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爲棧道本關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山中王乃復反子臨百姓則古齊時已名城陽矣

卷九十四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音快又吉外反沛徐州也。以屠狗為事。音時人食狗亦與羊。與高祖俱隲。

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音房還守豐擊泗水監豎下。音案

時御史監郡也豐下雙縣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於薛縣之西也。與司馬尼戰碭東。音張晏曰

秦將章邯司馬尼。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音文穎曰即官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

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音文穎曰即復常從攻城陽濮陽東屠城陽也。按城陽近濮

陽城而漢書作先登下戶牖。音九十一里東晉故城是。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音孟康曰不

執圭執帛比也。如淳曰間或作聞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濟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間從攻圍東郡

守尉於成武。音曹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南偃師有湯亳是

音磬故城在宋州河間守軍於扛里。音地名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州縣北以卻敵先登斬侯一

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音牛恭反鄭州中牟縣有曲遇聚反攻宛

陵。音地理志屬河南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音徐廣曰時賜

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為號也。又有功則賜封侯。騙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實曰秦制列侯不

通。從攻長社轅轅。音許州理縣也轅轅在緜氏縣東南三十里。絕河津。音古平陰津在河東攻秦軍於尸南。音在

軍於鱷魯山縣東南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鄧新鄧縣西北四十里以卻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臣瓚義亦近是如淳非也小顏以爲重封者兼二號蓋爲得也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斲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項羽時未爲王史追書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至此爲絕旬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轟入營諂讓項羽沛公事幾殆作諂諂音祈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臨武縣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案如淳曰皆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西謂醜之西縣白水名出武都經四縣東南流首擊四雍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徐廣等說皆非也括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曲水縣西南會經孫山下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於拱反從攻雍醜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昌縣案黎音胎昌縣醜音台即后稷所封今之武功故

樊城是章平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壞東小
 即章邯子也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壞東小
 亦以為今之地名鄴在東二十里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鄴州鄴在東二十里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灌廢丘在東
 邑曰灌最上李奇曰灌邑京輔治華陰灌北也灌邑京輔治華陰灌北也灌邑京輔治華陰灌北也
 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上李奇曰灌邑京輔治華陰灌北也灌邑京輔治華陰灌北也灌邑京輔治華陰灌北也
 言柳中咸陽灌廢丘最上李奇曰灌邑京輔治華陰灌北也灌邑京輔治華陰灌北也灌邑京輔治華陰灌北也
 以爲攻項籍居滹棗合在河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今案續漢書郡國志在濟寧侯清河有滹棗城小頗
 陰宛胸也按其時項羽未度河北冀州信都縣東北五十里滹棗非矣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
 鄴魯瑕丘薛州鄴在河東北冀州信都縣東北五十里滹棗非矣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
 益食平陰二千戶濟陽東北五里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陳州太
 虜楚周將軍卒四千入圍項籍於陳陳州大破之屠胡陵在南項籍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
 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徐州更賜爵列侯
 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
 先累反又蘇果反又山憲反杜預云霍人晉邑也霍人當作也地地理至雲中縣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
 志云從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從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界也一作寧字戰襄國州破柏人州邢
 也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毋丘巨軍一作寧字戰襄國州破柏人州邢
 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多所殺傷也孟子曰害義謂之殘東垣遷為左丞相破得荼母叩

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孤縣北七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定襄縣界。在朔州軍

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欲蓋在代。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太僕

解福。姓名。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

抵音丁禮反。抵訓至一云抵者丞相之名。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

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以

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

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中宮。大臣隨之。上獨枕一

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

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

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卽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

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

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諡爲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

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媵。音眷。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

帝旣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諡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

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能行人道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案漢書平帝元始二年封喻

曲周侯故城在洛州酈商者高陽人留音歷西陽案邑人也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路人得

數千沛公路地至陳留六月餘徐廣曰月表曰二世九年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言其弟商使從

沛公也事與酈生傳及年表小不同蓋史官意異也酈食其徐注非也商以將卒四千人屬

沛公於歧酈商為將陳留兵與借攻開封酈生傳云沛公引兵隨之方下陳留為廣陽君言其弟酈商

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此傳云屬沛公於歧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

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案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旬水上之關定漢中項

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案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旬水上之關破雍將軍

烏氏音於然反兵音支縣名屬安定漢書云破周類軍栒邑栒邑在幽州地理蘇盟軍於泥

陽出羅川縣東北泥陽縣在華州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

賜食邑武成六千戶酈縣東十三里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

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

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酈音義曰地名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州易縣卻敵遷為右丞相

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幽州涿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幽州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爲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和。謂拒方陳拒音矩。拒音巨。鄭氏引左傳有左拒右拒。徐云一作和。陷兩陳。得以破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爲攻其壁壘之垣也。李奇以爲前鋒壘。豔若垣牆非也。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穎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也。黥氏本作音況。亦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詐也音待。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諡爲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繆布。音輸。案俞音舒。俞音俞。又音輸。音飲。縣名在河東。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蘇林曰景帝母戚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爲繆侯。徐廣曰繆者更封邑名。諡曰繆。繆音穆。邑也。漢書無繆。繆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汝陰侯。今汝陰。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廐司御。案楚漢春秋。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

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嬰曰告，白。高祖時為亭

長，重坐傷人。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傷嬰。云獄糾竟呼因鞠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鞠者，計之也。嬰

證之後，獄覆。案章昭曰：高帝自言不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

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又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

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

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

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

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案說文云：匱，匣也。謂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

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今也。驪案鄧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因復奉車，從攻

南陽，戰於藍田、芒陽。音止地名。今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

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

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音居衛反。漢書作蹶音，蹶，嬰常收，竟載之。徐行

面雍樹，乃馳。樹，一面雍樹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夫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

人頭似懸樹也。蘇林與晉灼皆同。今則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

無其言，或當時有此說，其應服之說蓋疎也。

既至榮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縣名也。漢書作祈楚。無其縣。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縣名也。地理志屬太原。漢王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地理志。武泉屬雲中。二縣在朔州善陽縣界。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地理志。汝南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戶。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僕擊陳豨。布軍陷陣。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碭山縣。宋州。乃賜嬰縣北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爲孝文皇帝。復爲太僕。八歲卒。諡爲文侯。秦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捨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尙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穎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今陳州南穎縣西北十三里。高祖之爲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

軍毫南開封曲遇戰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戶北北絕河津

南破南陽守麟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亦稱宣

士加美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襍陽降塞王還圍章邯

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爵列

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謂食杜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

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黃故城在曹州考西收兵軍於滎

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李

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為晉陽關內侯也漢王欲拜之必

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

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

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左右擊

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徐廣曰柘屬陳秦武南縣令也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樓煩縣名其

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為樓煩胡國名連尹一人案左傳莫敖連尹宮殿尹是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

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

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龍且地名不知所在未知孰是耳留縣在北海漢書作假密假卒斬龍且龍且文穎曰所將卒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僮徐是二縣取慮是一縣名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從下相以東南僮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也項羽使項聲薛公郟公復定淮北嬰渡淮北擊破項聲郟公下邳東海縣音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志太山有東平陽縣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郟縣也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按郟縣去徐州滕縣界四十餘里也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鄼蕭相攻苦譙苦譙音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頤鄉音以苦縣有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濰州定遠縣東南十五里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和州歷陽縣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以爲雄長非也今蘇州也案如說非也吳郡即吳郡守也破吳郡長兵於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爲皇帝賜益嬰吳城下而得吳郡守身也

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潁，縣名，在朔州北一百二十里。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胡，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礮石。礮石，服虔曰礮音沙，劉氏音干臥反。至平城，爲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傲軍曲逆，破之，卒斬傲及特將五人。文穎曰：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奴，定州安喜縣，是曲陽，定州曲陽。攻下東垣，豨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徐廣曰：一作誅，案漢書作肥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八，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爲將軍，軍長安，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爲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爲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方風反。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

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爲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賂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關國案他廣樊噲之史公序蕭曹樊滕之功委具。則從他廣而得其事故備也。

索隱述贊曰。聖賢雲。蓋龍變屠狗販繒。攻城野戰。扶義西上。受封南面。禮况賣交。舞陽內授。滕灌更王。奕葉繁衍。

考證

樊鄴滕灌列傳。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凌稚隆曰。按漢書從攻圍作從攻圍。注。圍地名。

以待大王。正義。時羽未爲王。史。追書。○臣照按此等稱。謂非追書也。直是當時尊奉之辭。觀亞夫謂項莊。君王爲人不忍。可見時羽雖未爲王。然已擅命立雍王矣。稱以大王。若固有之耳。

擊章平軍好時。正義。章平。卽章邯子也。○臣照按高祖紀。明云。雍王弟章平。正義何所據。而以爲邯子也。疑弟字之誤。

從擊秦車騎壤東。○凌稚隆曰。一本車作軍。

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功臣表作五千戶。漢表同。

蘇翹軍於泥陽。索隱：北地縣名。翹者，龍馬也。○楊慎丹鉛總錄曰：翹從馬從旦，音竄，無龍馬之訓。

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功臣表云：四千八百戶。漢表同。

趙王自殺除國。○徐孚遠曰：趙除國於酈，寄傳無涉，蓋刪截舊文未淨者。

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孝武帝卽位，始尊皇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此乃追書之。

子康侯遂成立。○功臣表無成字。漢表有之。

子懷侯世宗立。○功臣表無世字。漢表有之。

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功臣表云：坐祝詛誅國除。漢表云：嗣二十九年，後二年，祝詛上，要斬。

後獄覆，索隱：案韋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嬰證之，是獄辭翻覆也。○陳沂曰：證之，已證其不傷矣，後

又有翻覆，故嬰坐繫且受掠也。

嬰與肅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楊慎曰：降之也，嬰與何或

用兵，或招降之也。張說非是。

面雍樹。○余有丁曰：按楊慎云：服說是，愚謂依此，則不應下文纔說欲斬嬰者十餘，疑蘇說近之，蓋

初載徐行，雍抱之，乃疾馳也。

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劉辰翁曰：賜所奪邑，恐是嬰以他故奪邑，至是復賜之耳。漢書註亦有是說。

子侯頗尚平陽公主。○臣照按傳與表敘頗尚主年歲不明，不知此平陽主何人也。若卽是武帝姊，則曹壽之前，不聞先有所適，而元光二年戊申，曹壽未死，元鼎二年丙寅以前，主歸衛氏，且十年，曹又未死，不應復有他適。衛青傳：正義引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則曹衛之間，更無其人。武帝時又不聞有兩平陽公主。

坐行賕，有罪國除。○漢表元朔五年，坐子傷人，首匿，免千戶。

卷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陽武縣名，屬陳留。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謂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爲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學及待立恆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爲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爲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主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都上計，則方爲四方文書者是也。

伏質質，質也。小顏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敖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爲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爲計相。文顯計相，文顯曰：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計相。同張晏曰：以列侯與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爲官號。與時立，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爲職志。職志，徐廣曰：主旗幟之屬。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旗幟之官也。音昌志反。周苛爲客，張晏曰：爲輿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亨周苛。徐廣曰：四年也。於是乃拜周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爲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徐廣曰：九年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案漢書音義：燕時，入奏事也。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

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卽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斯知其不可。謂故重言。期也。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旣罷。呂后側耳於東廂廊。曰。殿東堂也。昌皆號曰籍言。似籍之形。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卽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其號曰方與縣令也。謂御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卻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愛之。不知所出。其計所出也。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相。趙不如使取呂后家女爲妃。令戚夫人善事呂后。則如意無憂也。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於諸王也。然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朕秩爲左遷。他皆此類。然吾私愛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旣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

執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十年也徐廣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

有功封爲江邑侯徐廣曰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

爲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

而不遣趙王何昌旣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

死徐廣曰藍悼也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爲安陽侯有罪國除也後五歲高后聞

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音避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

起赦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籍赦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時赦堅守封爲廣阿侯

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按史記書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

徐氏據漢書爲記而誤云二年裴駰又引任安書證爲得其實按史記書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

云封十九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而漢書誤裴氏不考乃云徐誤何其或過也

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

尊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爲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

皆軍吏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文穎曰緒也或曰緒業也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才以十月爲歲首

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尙黑如故之法以周赤烏爲火漢勝火以水也吹律調樂入之音

聲及以比定律令。謂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後吳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謂如淳曰若頌也。百工爲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歷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歷。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土德之歷。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細。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謂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張曰。中候官名。大爲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諡爲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穎謂徐廣曰。代爲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至孫類有罪。國除。今此文康代八年卒。子類代侯。則類與類與漢書略同也。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蒼子復長謂類案則類與類與漢書略同也。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大夫張蒼免相。後二年八月。徐廣曰：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爲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

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

侯。中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

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意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

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

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

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

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

丞相幾殺臣，嘉爲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卽位，二年，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

以譴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緝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

廟塋垣也。塋，音外垣也。如淳曰：塋音畏，悞之。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爲門，奏請誅錯。

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帝首歸。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

乃外塋垣，故他官居其中。允官，謂散官。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

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諡爲節侯。子共侯薨，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

云共改封安侯。子侯與代。六歲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

侯陶青。桃侯劉舍。爲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諡哀侯。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

徐廣曰。高祖功臣。平棘侯薛澤。侯薛歐之孫。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功臣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

許溫之孫。諡哀侯。徐廣曰。高祖功臣。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功臣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

周楚。王戊。太傅。諡等而死。爲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妮妮。徐廣曰。妮。音七角反。一作斷。一作斷。反。義如尙書。斷。猶無他技。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歷。爲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頊歷。何哉。

張晏曰。不考經。周昌木彊人也。通言其實直。任敖以舊德用。傷辱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

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名千秋。秦卒而有韋

丞相代。所記然丞相傳都省略。漢書則備。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諳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

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卽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病死。而

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伴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

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漢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也音繁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爲列侯。而因爲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爲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賊。免爲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章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徵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捨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

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爲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爲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卽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爲吏至衛尉。徙爲太

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爲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侯。數

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

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

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備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

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爲郎。而補博士。拜

爲太子少傅。而專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爲光祿勳。居殿中。爲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

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爲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爲丞相。封樂安侯。以十

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徵甚。曰徵一作廣

徵。然多至御史大夫。卽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謂高堂隆答魏朝

復所能。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眞命也。夫御史大

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卽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

厄不得者，衆甚也。案此論匡君已來事，則後人所述也。

索隱述贊曰：張若主計，天下作程，孫臣始細察，曆尚行御史。丞相問阿衡申屠面折，周子廷爭，其他媿媿無所發明。

考證

張丞相列傳封爲高景侯。集解徐廣曰：九年封。○九監本作元。臣照按以長歷考之，高祖元年至文帝後元四年，中間不止三十九年。且高祖元年尙是沛公，周苛固未死，其誤必也。依長歷計之一本作九年者，是今從之。

謂御大夫周昌曰：○臣照按御大夫，明脫史字，各本皆同，今仍之。

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歸有光曰：漢書云：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考呂后紀，漢書爲是。

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楊慎曰：時字連計，相讀爲是。故後言至於爲丞相卒就之。

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茂三十三年。子與改封靖安侯。○臣照按徐廣所云，蓋據年表。然漢表作侯共嗣二十二年，與徐又異。

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趙廣漢傳云：使中郎趙奉壽。

而丞相司直繁君。○趙廣漢傳。司直蕭望之也。繁君名延壽。見望之傳。時丙吉爲丞相。褚先生誤。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張廷尉傳。並無于廷尉語。

卷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歷音異。陳留高陽人也。善書傳云。食其。圍高陽鄉人。酈陳留風俗傳云。高陽在雍丘西南。括地志云。圍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食其。在雍西南二十八里。蓋謂此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貌也。晉灼曰。落落。落託義同。案鄒氏爲里監門吏。顏音甲。反。戰國策云。齊宣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略也。狗。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齧。應劭曰。握。急促之貌。應云。握。音。促。鄒氏音鹿角。反。草昭云。握。音。好苛禮。案苛亦作荷。賈逵小節也。好苛禮。云。苛。煩也。小顏云。細也。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滴酈生里中子也。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適音釋。服虔時時問邑中賢士。憂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先謂先客。言無人爲我作紹介也。酈爲于。爲反。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溲。所由反。溺。乃甲。與人言反。亦如字。溲。餽。餽。義也。

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續徐廣曰：世三年二月。

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偃牀。使兩女子洗足。續案樂彥云：通牀曰偃。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

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續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奴豎。故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

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偃見長者。於是沛公

輟洗。起攝衣。言敘著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

曰：足下起糾合之衆。續案一作烏合。一作瓦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

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續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陳留縣令相善也。請得使之。令下足下。續令力征反。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

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

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續數則分兵救之。

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

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續管子云：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

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廩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

續適音直。卒反。案通俗文云：罰理云云。即所謂鬪戍也。又音陟。卒反。卒音租。忽反。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不取

敖倉之粟是漢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自奪其便利也。漢書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巧也。案謂女工是工。漢書作紅音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滎陽在鄆州。滎陽縣四十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塞成臯之險。成臯在代郡西南。按蔚州飛水縣山。即汎秦始皇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敖倉。杜大行之道。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距蜚狐之口。孤縣北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西南有山。俗號爲飛狐口也。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劾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案方船積粟循江而下也。職國船云。方船積粟循江而下也。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刑而不能授。孟康曰。刑斷無復陳。玩借侯印。不能以封於人也。刑音五。官反。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刑。斷無圭角。漢書作玩。音玩。愷不。忍授人。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

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音發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音魏北魏謂魏豹。豹在河北。故也。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烹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音疥疥音界。地理志。武陽子遂。衍字誤也。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漢昏誤也。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音陸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渾子奔楚。賈其後。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音趙趙他音趙。尉他音趙。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直追反。結音計。謂爲髻。一撮以椎而結。故音魋。他。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直追反。結音計。謂爲髻。一撮以椎而結。故字從結。且案魋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魋其髮而結之也。

墳墓在真定。爾雅曰地也。本名東垣。屬常山。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抗對也。銜車輻。上積木。抗銜。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遮下也。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華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搃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歎然起坐。爾雅曰蘇林音厥。禮記曰子夏。然而起。坤若云。厥起也。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爾雅曰。渠音詎。漢書作遂字。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囊中裝直千金。爾雅曰。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裝也。爾雅曰。囊。以寶物裝裹以入囊也。他送亦千金。爾雅曰。蘇林曰。非囊。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他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時時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

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

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同出。案趙氏，秦姓也。案昭云：秦伯擊後與趙氏。

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擇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

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

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也。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

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齊州縣也。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

謂漢制一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八，寶劍直百金，謂其

子曰：與汝約。徐廣曰：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

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率音律，過音戈。數見不鮮，音朔，現數見，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

詳如淳云：鮮，無久恩公為也。賈自謂也。言汝諱子無久恩公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

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義曰：請若問起，屣音直，入坐而陳丞相

方深念，不時見陸生。深念，深念之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章昭曰：揣音初，委反。陸生曰：足

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秦。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

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徐廣

曰務一。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盛。案漢書音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卽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鼻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也。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

與音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列傳無此語。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

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

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案劉氏云：謂欲葬時，須發發殯宮，故云發喪也。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

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

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

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張晏曰：稅，稅也。終服也。薛音式芮反，亦音遂。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

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閱籍孺。」按按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閱孺。今總言閱籍孺也。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閱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爲罪宜誅者至深。如淳之說。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爲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爲？」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爲中大夫。」案下文所謂與太史公善者。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冠。酈生王所服以賜賜者。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

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徐廣曰。一本書而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據雪足杖矛曰。延客人。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與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廣野大度。始官制注。踵門長揖。深器重過。說齊歷下。趨鼎何懼。陸賈使越。尉他僞怖。相說國安。書成主僑。

考證

酈生陸賈列傳。何渠不若漢。索隱。漢書作遽字。小顏以爲有何迫切而不如漢也。○董份曰。渠字卽如漢書作遽字。遽與遂通。言何遂不如漢耳。

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徐孚遠曰。瓚說與本文正相反也。當依傳說梁父侯導黥布反耳。臣照按。瓚說非與本文相反。乃傳寫之訛。多一不字耳。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茅坤曰。當入前酈生傳。而今乃以復出附平原君傳後。蓋太史公初本世所傳酈生書。由高帝距羽於鞏洛之間。而以衣儒衣見。及與平原君之子善。乃得酈生本由高帝過高陽時見云云。遂草次如此。蓋其未定稿也。誤見於此耳。臣照按。史記事兩見而小異者甚多。蓋史家涉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不臆斷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此其遺意歟。

史記

卷九十八

傅斬劇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傅寬馮翊臨潼縣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封橫陽君張良立爲韓王也括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從攻安陽爲楚丘今宋州楚丘縣四十里安陽故城是也杠里擊趙賁軍於關封及擊楊熊曲遇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鄭州中牟縣也陽武州縣也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謂美號爾從入漢中遷爲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徐廣曰屬上部按孟康云縣名也從擊項籍待懷謂服虔曰待高帝於懷賜爵通德侯鄭州洛交縣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從擊項籍待懷謂服虔曰待高帝於懷賜爵通德侯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傅大山縣也顧祕監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爲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五歲爲齊相國劉肥相也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兵而守屯孔文祥云遠境有屯兵寬爲代相國兼領屯後因置將屯將軍也二歲爲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諡爲

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音翁歙以中涓從起宛朐魏書上於元反下攻濟陽魏書宛朐縣西南破李由軍擊秦

軍毫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一作徐廣曰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

田北斬車司馬二人曰主官車騎長一人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

賜歙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侯各

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張

起兵者也說音說舊南首音災今為考城屬濟陰也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侯十二人降吏卒四千

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魏書案上音肥下音釋

在河北非曹參樊噲之所擊也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四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

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魏書徐廣曰鄆有平陽城

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

降邯鄲郡六縣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饒道起滎陽至蘘邑破項冠軍魯

下魏書魯城之下今略地東至繪鄉下邳魏書案地理志繪屬東海南至蕪竹邑魏書二邑

即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家孔

文詳云共尉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

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敵破之

侯敵也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

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三十九人

高后五年欽卒諡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遇律謂使人違律數多也孝文後三年奪侯

國除

蒯成侯縲者漢書作蒯從蒯從邑今書本並作菅蒯音非也蘇林音簿催反晉灼案功臣表屬長沙崔浩

音縲壞反楚漢春秋作縲成侯則麥縲聲相近此尋其實也蒯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宛中

與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緄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成縣屬始平郡

也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縣屬雍州涇陽

是也陽故城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

侯戰不利不敢離上以縲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縲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

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

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縲以壽終諡為貞侯一作卓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縲

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縲子應為郿侯諡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郿縣郿一

鼎三年居爲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續徐廣曰一無高字又一本皆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

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緄操心堅正。續徐廣曰音倉盪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

涕此有傷心者。續徐廣曰一作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陽陵信武特變從漢動協人謀功實天贊定齊破項我軍常冠蒯成委實夷險不亂主上稱忠人臣扼腕

考證

傅靳蒯成列傳陽陵侯傅寬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臣照按漢地理志陽陵故弋陽景帝更置高帝時不容先有此名年表索隱云楚漢春秋作陰陵

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臣召南按棘蒲地不可考左傳哀公元年師及齊師衛師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則是晉邑而杜不言所在是其地在趙魏之間

身得江陵王索隱按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臣照按共尉嗣臨江王此乃因其所都而以江陵王稱之

居爲太常有罪國除○漢表云坐爲太常收赤側錢不收完爲城旦

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國本姓婁。漢書作婁敬。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蘇林曰：一木輓輅車。前一人推之。孟康曰：輓音

胡格反。輓音晚。輓者率也。輓者，輓車前橫木，二人前載，一人後推之。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美服也。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

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郟，姓所封國，非外家也。毛萇云：郟，姜嫄國。堯見天，臣部而生。后稷故因封於郟也。積德累善，十

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張晏曰：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也。伯夷，孤竹國在平州，皆濱東海也。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

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括地志云：故王郟，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按此即於都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言居頑民之所以此而論。漢書非也。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謂附離不以膠，不屯一卒，不戰一士。

入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

周赧王又居王城也也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

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

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案戰

國策蘇秦說燕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棨也陸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

其肱謂張晏曰肱喉嚨也拊其背音厄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

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

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案謂即日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

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案按張晏云春為歲之始以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

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

上許又反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誇矜見所長案

矜大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漢書作音音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

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句注山在代州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

官。今適安言沮吾軍。

國語沮音才。敵反。詩傳曰沮止也。壞也。

械繫敬廣武。

國語地理志縣名屬鴈門。廣武故縣在勾注山南也。

遂往。至平城。何奴果

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

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

彙控弦三十萬。

國語應劭曰控引也。

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

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

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

關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

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

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

「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

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

國語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案張晏云：白羊國名，二

亦謂之新秦中。

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

非齊、趙、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

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趙、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

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

時諸聚及三輔諸風諸
徒尙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者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

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戊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

謂發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

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

此特孳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

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四衣一襲

案國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韠必有裘不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
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叔孫通曰先生何言之諛

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首祈迺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

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

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短衣楚製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王喜

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

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案類集云大猾狡猾也首滑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

天下謂發石以投人諸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謂張晏曰秦卷也環曰披取曰奪反
又曰地反案方言云南方取物云攀許慎云攀取也王逸云賦山名又案博者云山在楚音毗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下之風流也顧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
 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
 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
 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
 願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
 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
 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
 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謂餘
準音子外反顧案如淳曰丑設綿束爲習隸處蕞謂以茅翳樹地爲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蕞也顧案昭
云引繩爲綿立表爲蕞音窰合反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爲蕞又纂文云蕞今之纂字也音自悅反又音
 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即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隸音隸亦會十月漢
 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書並云十月爲歲首不言以十月爲正月爲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
也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日一作轅傳言趨顏傳羣數

入者皆令趨殿下郎中俠陸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
 夷行致敬也趨殿下郎中俠陸漢書音義曰陸從上下為陸陸林云上傳語告下為陸下傳語
 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臚句傳案漢書音義曰陸從上下為陸陸林云上傳語告下為陸下傳語
 九賓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陸傳反次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
 傳令上也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為陸音開句音九注反
 作臚句也臚音與服志云殷周以鞮鞮擊器職鞮鞮左右侍鞮鞮者稱鞮是也
 與為鞮也鞮音與服志云殷周以鞮鞮擊器職鞮鞮左右侍鞮鞮者稱鞮是也
 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
 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屈也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
 百拜終日宴不為亂也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屈也
 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適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
 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
 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
 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
 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
 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案如淳
 難俱食淡也案說文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楚漢春秋叔孫何
 淡辭味也音唐敢反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楚漢春秋叔孫何
 當之操劍將自殺上離席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
 云青聽子計不易太子

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卽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徒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案關中記曰：長樂宮本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人。此人行也。長樂時也。中間往來清道煩人也。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韋昭曰：開道也。如淳曰：始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曰：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也。左傳云：君舉必有過。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奉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案呂氏春秋：仲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高誘云：進含桃也。櫻鳥所舍，故曰含桃。今之朱櫻卽是也。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音風道固委蛇。音移蓋謂是乎。

案隱述贊曰：履籍衆幹，裝非一狐委輅，獻說緣絕陳書，皇帝始實車駕西都，既安太子，又和匈奴，奉春程嗣，其功可圖。

考證

劉敬叔孫通列傳。號稷嗣君。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徐孚遠曰。是時功臣多有名號侯者。叔孫無軍功。安得封邑。徐叔爲長。

卷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專也。任而禁反。俠者。如淳說爲近。專音義難喻。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謂如淳曰。窘。困也。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謂如淳曰。如淳。困也。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謂如淳曰。東郡謂廣轍車爲柳。鄆展曰。昔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爲柳。發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案服虔曰。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爲車。通名。孫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爲通允。故禮曰。設柳。襲爲使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語色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爲柳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謂如淳曰。馬車也。案謂輕車一馬車也。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

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媿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殘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謂之使酒，卽醜酒也。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謂季布言已無功，能竊承恩寵。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謂章昭曰：闕，見陛下深淺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謂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文穎曰：所說，率較音姑角，謂言曹邱生依倚貴事貴人，趙同等，司馬遷以父名談，故改之。與寶長君善。季布聞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事貴人，趙同等，司馬遷以父名談，故改之。

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邱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君謂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竇長

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邱。曹邱至。即揖季布曰。楚

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

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悅。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

益聞者。曹邱揚之也。季布弟季心。一作徐廣。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

人亡之。吳從袁絲匿。字絲。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射之司馬。中尉

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竊籍其名以行。籍音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

丁公為楚將。晉灼曰。楚漢書秋云。薛人名。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

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

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謂居家之無官職也。帝困。貸備於齊。為酒人保。案漢

家作保。保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

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

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臯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

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謂越音低亨音普首反謂疾令赴鑊也方提趣湯。謂徐廣曰越一作走走亦趣向之也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榮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徵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謂徐廣曰小一作一作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謂徐廣曰齊有功也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履典軍。謂徐廣曰履一作屣一曰覆案孟康曰履屣云季布則覆軍爲是舉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謂徐廣曰或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謂徐廣曰復一作冀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者。謂徐廣曰非死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十萬致距，出守河東，股肱是與，變布哭越，犯禁見虜，赴鼎非冤，誠知所處。

考證

季布欒布列傳，上將軍樊噲曰：○漢書匈奴傳云：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與此同。本傳不載。

卷一百一

袁盎竊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盎音如周，字絲。父故爲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爲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卽位，盎兄噲任盎爲中郎所保任，故得爲中郎。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徐廣曰：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存，一作目。在時與共治，主亡與亡。行其政令，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如淳說爲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嚴也。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望怨也。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清室。案漢書作請室。

勅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也如宗室諸公莫敢爲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轅車傳送袁盎時爲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以爲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魏曰大君共誅諸呂禍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賁育皆古勇者也雖虎兕魏曰虎兕皆古兇者也國策云夏育叱呼該三軍身死庶夫高誘曰育衛人爲申繆所殺賁音奔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爲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怵懾宦者趙同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持節夾乘案漢書從者則云節侍騎也說盎曰魏曰徐廣曰君與關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

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牽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張揖云恐墮瓦墮中百金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謂案服處曰自惜身不騎衡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騎音於岐反章昭云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衛樓殿邊欄楯也章昭曰衛車衛爲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楯者云欄楯者云楯是也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騎六駢駢如淳曰六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薛林云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旣已立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旣已立慎夫人坐見人處乎張晏曰成夫人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見人處乎調爲隴西都尉曰調選如淳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遷爲齊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勃治彼不上書告君卽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據議吾且奏之卽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卽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

善。君卽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驥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錯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卽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謂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案謂有絕吳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謂如淳曰。不宜有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爲太常。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謂文穎曰。婢也。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衛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

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贖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隅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言汝有親。老吾不可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匿吾親。不使遇害也。案張晏云。辟。隱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音。如淳曰。決。開也。所從亡者之道。張。從醉卒直隄言自隱。辟我親不疑。遇禍也。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吳楚者也。或曰。得梁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欲令人見也。如淳曰。不馬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盜之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母爲解。而孟策行之。案謂不以親爲辭也。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常一作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爲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案。立弟之義。其後立梁王之語。案絕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十餘曹。曹。如淳曰。曹。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拊生所問占。拊。徐廣曰。拊。一作服。案文穎曰。拊音。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

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鼂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鼂氏，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鼂徐廣曰：先即

張恢先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鼂應劭曰：掌故，百石吏，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

策中甲科補郎中。錯爲人，隋直刻深。昭注：本無術字，或云術道，路也。隋音七笑反。按章

乙科補掌故也。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

伏生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說而已也。

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

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爲中

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卽位，以錯爲內史，錯常數請聞言事，輒聽。寵

幸傾九卿。徐廣曰：九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壻中，門東出

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壻垣。壻音乃亂反，謂壻外。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

之，卽夜請開具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壻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壻，乃壻中垣，上入

緣反，石壻者廟內垣外游地也。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爲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

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云言及帝曰：諸侯或過數郡，非收

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諱。疾諱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諱一作諱。餘廣曰。何也。量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量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量錯衣朝衣。斬東市。量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爲校尉。擊吳楚軍。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軍所來也。如淳曰。道路從吳。孔文祥云名先。聞蒯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噤音其。反又音其。禁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量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梁州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博會。仁心爲質。引義愴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時適值其世。得聘其才也。以變易。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袁盎公直，亦多附會，攬譽見重，卻席駁報，尋錯。蘇軾曰：陳利害尊主卑臣，家危國泰，悲彼二子，名立身敗。

考證

袁盎量錯列傳：主亡與亡，集解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索隱如淳說爲得。○徐孚遠曰：主亡與亡，言盡節致命也，如說甚疎，索隱亦失之。

百金之子不騎衡。○水經注作立不倚衡。

調爲隴西都尉，集解如淳曰：調選。○顧炎武曰：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如淳訓爲選，未盡。

袁盎卽跪說曰：○余有丁曰：按漢書作起說是，今史本多作跪，其義難通，臣照按古人席地坐，故起卽跪，余說非是。

錯所更令三十章。○漢藝文志：法家量錯三十一篇。

卷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培陽人也。培陽音堵，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南臨劄曰：袁帝改爲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郟邑也。及蘇秦傳云：楚

北有師陽。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魏書蘇林曰。履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儀注。管五百。並謂此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萬得爲常侍郎。營音子。秒反。字苑云。賞祿財也。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謁者。百官表云。謁者掌實職。受事。與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案卑。下也。欲令卑下其志。無甚高也。於是釋之言奏漢之閒事。奏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且但令依今時事。語無說古遠也。於是釋之言奏漢之閒事。奏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魏書求。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二尉。百官志云。尉秩三百十餘人。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畜夫。有鄉衛夫。此其類也。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才無可恃。張晏曰。乃詔釋之拜畜夫爲上林令。釋之曰。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畜夫。謀。晉灼曰。音。漢。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案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畜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實言。曰。實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魏書曰。宮衛令詣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

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廂。李奇曰。霸陵北頭。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初。吏反。包愷音倒。亦兩通。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夫人邯鄲人也。慎如淳曰。走音奏。趨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案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今曰聲依倚。案走音向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案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今曰聲依倚。案走音向也。慘悽悲懷。願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用紵絮斲陳。藝漆其間。案漢書音義曰。紵。紵也。今曰聲依倚。案走音向也。有可欲者。雖鋼南山。猶有郗。張晏曰。鋼。鋼也。帝北向。故云北山。還顧南向。故云南山。鋼。鋼也。案大顏云。山石槨。乃高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爲槨。其言牢釋之。答言但使薄葬。家中無可貪。雖無石槨。有何使。薄葬者。使厚葬。家中物。雖并鋼南山。猶爲人所發掘也。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矣。其旨也。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中渭橋。兩岸之中。張晏臣瓌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北成。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案漢書音義曰。蹕。蹕也。今曰聲依倚。案走音向也。應郡國。疑罪。皆處答以報之也。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公謂不私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

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釋之案以律以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釋之徐廣曰：且罪等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陸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釋之張晏曰：不盜也。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汗尊而抔飲。鄭氏云：抔，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孟。言一勺一抔，兩極恐傷道切。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釋之徐廣曰：一作開。漢書作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釋之景帝為太子時，與梁王入朝，稱病欲免去，懼大誅，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職解，上萬越反。願謂張廷尉為我結轡。字又音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轡。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轡，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彭，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釋之謂性公直，不能曲屈也。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耶也或曰以事文帝文帝輦過帝乘輦過郎署也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尙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知之乎唐對曰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語闕卒百人爲徵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爲一隊也官師大夫也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旣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謂如淳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案樂彥云人臣進對謂主臣上書前云味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彌爲本初機何乃上及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朝遙反下音州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定對在原殺北地都尉昂也案北地郡今寧州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闔郭門之闔也門中概曰闔音其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案謂軍中立市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案六韜書云轂騎萬三千音構騎騎張弓

之贖 百金之士十萬也注云或者服贖之說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是以北

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水也注云馮唐曰澹一作澹音丁甘反一本作澹音西抑疆秦南友韓魏當是之時

趙幾霸音祈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音趙趙幽王母樂家之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

李牧案開是趙王嵬臣戰國令顏聚代之書作最本齊將漢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

聞魏尚為雲中守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雲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餽案漢書曰私

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云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案漢書曰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

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

中之塞虜會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案謂庶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案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籍

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案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

保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案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

而身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履同案乙陵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

為森古字少巾一言不相應反謂敵不同也大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

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案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臨帝尊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

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軍士案馮唐曰七年景帝

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

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謂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案隱述贊曰。張季未偶。見識袁盎。太子灑法。馮夫無狀。鬻馬。罰金盜竅。悟上。馮公白首。味哉論將。因對李齊。收功魏尚。

考證

張釋之馮唐列傳。用紆絮斲陳紫漆其間。○紫。集韻音柳。黏著也。漢書水經注皆去此字。

下廷尉廷尉治。○凌稚隆曰。一本無重廷尉字。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索隱。鄭氏云。抔。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抔。兩音並通。又音普迴反。抔之未燒之名也。○師古漢書注云。其字從手。今學者讀抔爲杯勺之杯。非也。抔。非應盛土之物也。其意蓋譏鄭氏。又音普迴反。則字當從土。抔與抔不通。

王遷立乃用郭開說。○臣照按上文云。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然則此句立字。蓋衍文。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車疑騎字之誤。

卷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循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循爲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循本趙國都姓石氏趙亡徙居溫溫故溫城在懷州也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顏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消潔也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顏師古云小顏云於上有烟威者皆居之故以姊如淳曰主迴書謁出入命也

爲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爲傅者皆推奮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卽位以爲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顏師古云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音巡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音才笑反譙讓責讓也蓋謂爲之不處正室別坐之處故曰便坐坐音如席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又音婢見反亦通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音婢見反亦通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

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百官表云郎中令臧官學

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百官表云郎中令臧官學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老白首萬石君尙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

歸謁親文頴曰郎五日一洗沐孔文祥云建爲郎中令卽入子舍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

也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綸身自浣滌滌滌也一說滌爲短板也音往廁綸謂廁垣馮馮除穢惡

之穴也呂靜曰櫛箴髮器也音歲豆頰案蘇林曰脰音投遠駟周官楛虎子也容行清也孟康曰廁行

清窻行中受齋者也東南人謂盥木空中如曹謂之寄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爲侯寄廁此最廁近

身之衣也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建爲郎中令事有可

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郛

陵非長安之咸里也茂陵中里也茂陵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

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

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

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

五今乃四不足一顏師古云馬字下曲者尾非四點爲四足凡五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爲謹慎雖他

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

矣。漢書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然猶如此也然猶如此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舉舉手曰六馬按既於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也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爲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爲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案趙周坐酎金免案漢書而知也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爲收邱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服虔減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案小顏云無名數者今之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爲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丞相慚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駕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勸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言欲歸于何人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爲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諡爲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爲嗣代侯後爲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爲庶人慶方爲丞相諸子孫爲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沭縣界也按地理志縣名在大陵縣城在井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按代王是時都中都大

陸屬焉故言綰以戲車爲郎傳。昭勅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機機之類案今亦專文帝功次代大陵人也。綰有弄車之戲是也。操音歷謂趨踰之也。博音衛謂車輪頭也。文帝且崩時遷爲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譙呵音誰何猶借訪也。一曰譙呵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爲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詭讀曰移言劍者人之所好故使取六劍劍尙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腸。察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乃拜綰爲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爲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爲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師古云太子後爲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爲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太傅久之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故桃城在涿州昨城縣東三十里劉所封朝奏事如職所奏已不別有所奏職也。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案塞侯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雋桃林塞地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謂其盜取金也。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

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

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

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

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

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

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

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

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

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

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

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

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

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

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

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

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

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

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

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歐音烏後反。漢書作歐。孟康音駘也。安邱侯說之庶子也。歐音徐。廣曰：張說起入漢也。孝文時以治刑名言。說音悅。孝文時以治刑名言。號曰刑名者。循名以實。實與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家也。說者云：刑名六家之二也。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也。言治刑法及名實也。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爲御史大夫。自歐爲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訥音同耳。古字假借。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吏跡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是微巧也。而周文處調。吳楚反時。爲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周文處調者。謂爲郡中令。陰重得幸。出入臥內也。故班固曰：石進之。幹衣周仁之垢。汚君子讒之。是也。爾雅：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羣臣賂送。終無受。此爲處調。故君子讒此二人。君子讒之。爲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考證

萬石張叔列傳。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漢百官公卿表。慶未嘗爲太僕。與傳異。

卷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案下文字少癯，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樂巨公，樂之後，巨公名樂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喜許記反，諸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爲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豨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爲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盡出也。」案謂死而盡出外是也。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弑上，會事發覺。」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宜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

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赦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音搏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物所藏也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相常從入苑中，括地志云：魯縣南三十里，禮記云：孔子射於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步下，暴音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爲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爲郎中，數歲

爲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御史分刺州不常置也。案三河郡南河東河內。漢省丞相。遣

奏事有辭。上說拜爲京輔都尉。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月餘。上選拜爲司直。

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也。數歲坐太子事。太子謂謂太子。時左丞相自將兵。餘廣曰劉屈令司直

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涇城今在中山國。涇城今定州也。

城縣名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案隱述贊曰。田叔長者。重義輕生。張王既雪。漢中是榮。孟舒見廢。抗說相明。案梁以禮相替。得情。子仁坐事。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榮陽人也。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將御

也。留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言卜日而自占者。家口名數。韓

西界小邑也。山口蜀剗道。近山。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蓋屋縣西界也。駱谷間。在雍

以爲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易言以政反。言邑小無褻易得高名也。安留代人爲求盜亭父。安留武功替人爲求盜亭

父也。德助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爲亭父。後爲亭長。里一亭亭有長也。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

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少卿安字。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

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爲三老。百官表云。千

一職。職有三考。

一人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謂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爲令，千石至六百石，治民。坐上行出遊，數化也。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謂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爲令，千石至六百石，治民。坐上行出遊，數化也。斥免，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使養惡鬻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謂衛青也。從此兩人過平陽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謂徐廣曰：移猶施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地理

志云武帝改曰梁州。日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按若今採訪按察六條也。以田仁爲丞相。長史。百官表云。丞相

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

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社杜周也。

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石陵。謂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

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

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

直主城門。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

暴君。謂徐廣曰。暴勝。謂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

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

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詳音羊。邪。不傳事。何

也。謂不附會也。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鮮

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

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爲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

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考證

田叔列傳。會陳豨反。代集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余有丁曰。此是七年。高帝征韓王信。曰豨反。史誤。

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容齋隨筆曰。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爲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括地志云。鬻相圃在兗州曲阜縣南。禮記云。孔子射於鬻相之圃。觀者如堵。○徐孚遠曰。疑苑中卽鬻相圃舊地。正義引其說而未竟。

上選拜爲司直。○臣照按。遷字疑還字之訛。蓋言武帝東巡還。乃拜爲司直。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臣照按。此三句中。必有訛脫。旣以坐縱太子誅。豈又以車

千秋訟太子冤。而更族誅乎。況文亦不類。

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臣照按。平準書云。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也。占字正宜用此解。不宜解作卜字。

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容齋隨筆曰。班史言霍去病旣貴。衛青故人門

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任爲郎中。與褚先生所書不同。杜周傳云。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也。

卷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扁鵲者。魏國黃帝八十一難中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爲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也。守客館之師。故號舍客長桑君過也。扁鵲隱者。蓋神人說。是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云命長也。謂長音丁丈反。舍客長桑君過也。扁鵲過音戈。

扁鵲者。魏國黃帝八十一難中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爲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也。守客館之師。故號舍客長桑君過也。扁鵲隱者。蓋神人說。是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云命長也。謂長音丁丈反。舍客長桑君過也。扁鵲過音戈。

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問與語曰。音問。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案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見彼邊之人。則服過神也。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脾肝腎也。六腑。謂大腸胃膽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脈經云。左手脈橫微在左右手脈橫微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腕脈結上部者。醫結中部者。經結三里者。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沈細水殺來見。堅實。特

以診脈爲名耳。音陳。診。鄒氏音丈。忍。反。劉氏爲醫。或在齊。今濟州盧縣。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昭公之世也。且趙系家。敘此事亦在定公之初。非當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案韓子云。十日。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子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故形靜如死狀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與。案二子皆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詳未。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適音釋。言我適來有所受教命。故云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鸛來。我又射之。中鸛。鸛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爲三晉所滅。據此及趙世家。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人謂爲衛也。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伐衛。取簡子疾。在定公之十一年。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人謂爲衛也。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伐衛。取邴邑。七十三年。是也。買而亦不能有也。董安子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者又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國。而未知扁鵲過何者。蓋虢至此並滅也。虢太子死。案傳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則此云虢太。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許既反喜。子非也。然案虢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許既反喜。

好也愛也方方伎之人也謂中庶子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古官號也喜方好方術不書姓名也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積畜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蹶而死從下蹶起上行外及心脅也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日收乎曰未也謂棺斂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附音與附下又音跌謂將也與治病

不以湯液醴灑灑下音禮鑿石橋引案案音杭毒毒音法天橋引身如熊鷹鳥伸也梳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調也毒髮謂毒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音東注反音九亦謂按摩而玩弄

病之處以藥物製帖也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音東注反音九亦謂按摩而玩弄

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筋音徐廣曰音荒音荒也爪音其其蘭幕也以瓜決滿浣音反下胡管反腸胃

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劍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謂黃帝素問云待切陰三陽皆隨春秋冬夏觀其脈之變望色謂素問云面色青脈當弦急面色赤聽聲者肺病好歌者脾則知病之逆順也楊玄操云切按也望色謂素問云面色青脈當弦急面色赤聽聲者肺病好歌者脾病好妄言者心病好呻吟寫形藏家病欲得寒而見人者府家病也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謂八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暮在陰俞在陽楊玄操云腸爲陰五藏藏病之陰論得其陽謂八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暮在陰俞在陽楊玄操云腸爲陰五藏藏

陽俞在背也外強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募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不可曲止
在陰也針法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不可曲止
具言不可曲止言病皆有應見不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不可曲止循其兩股以至於
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曠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魏君魏君聞之大驚出
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
謂魏君自謙云已是偏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不可曲止
遠之國寡小之臣也潛能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忽忽承挾不可曲止音挾恆垂以承
反下魂精泄橫流涕長潛不可曲止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忽忽承挾不可曲止音挾恆垂以承
音德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蹇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居陰部反陽脈見者
於臆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蹇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居陰部反陽脈見者
爲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脈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陽中伏陰也脈居陽部而纒緣不可曲止謂脈纏繞也素問云
陰脈見者是陰乘陽也脈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陽中伏陰也脈居陽部而纒緣不可曲止謂脈纏繞也素問云
延緣落絡脈也中經維絡不可曲止徐廣曰維一作絡脈居陰部而纒緣不可曲止謂脈纏繞也素問云
恐非此義也中經維絡不可曲止徐廣曰維一作絡脈居陰部而纒緣不可曲止謂脈纏繞也素問云
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兩在胃上口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也下焦在
臍下當膀胱上口也膀胱在腋下兩在胃上口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也下焦在
徐廣曰陰脈上爭下遂難反陰脈上爭如絃也不可曲止會氣閉而不通不可曲止八十一難云
一作隊陰脈上爭下遂難反陰脈上爭如絃也不可曲止會氣閉而不通不可曲止八十一難云
大杼脈會大淵氣會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不可曲止
三焦此謂八會也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不可曲止
紐女九反素問破陰絕陽之色已廢不可曲止徐廣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
云紐赤脈也破陰絕陽之色已廢不可曲止徐廣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
生者機節陰支蘭藏也不可曲止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隱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不可曲止

一難云知一爲下工知二爲中工知三爲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拙者疑殆扁鵲乃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輒有五解一藏爲下工解三藏爲中工解五藏爲上工也鍼音脂案問云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太陰少陰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會謂百會胸會臑會有問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彭反熨兩脇下言五分之齊者謂藥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矣是時焉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得而能扁鵲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人厥患疾病多甚而醫之所治病道少病猶瘵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

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痹醫。醫此二反。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髮，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括地志云：淳于國城在齊州安邱縣東北三十里，古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百官表云：顏頡古云：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八十一難云：五藏有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也。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遊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

刑罪，當傳西之長安。反陳，乘傳送之。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緹音提，縈音營。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徐廣：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

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孟康云：漢書制：左右趾一，凡三，班固詩曰：三王德彌濶，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遷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因急獨焚，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長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憫然感

至情，百男何償，憤不如一緹縈，意家居，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

史記 卷之十七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四十七

所能治病者作爲徐廣曰一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

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得見師臨蓄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

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

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音穉咳

音該八十一難云奇經八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者皆不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願野王云咳當寅也又云腋指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脈用兵二十六

卷許慎云脈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尙未

軍中約也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尙未

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

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案

反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臄腫謂上於背後八日嘔膿謂反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

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一作徐廣曰而靜一作徐廣曰此內關之病也八十

一難云關途入尺爲內關呂廣云脈從關至尺澤名內關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自選因而復動者名曰代代者死素問

冬甚於夏病在腎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脾愈在秋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和脈經云

脈長而弦病於肝也素問代則脈絡有過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

脈得病於筋肝之和也素問代則脈絡有過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

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爲淫爲外邪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爲覆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淫是其真藏之一寸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也不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太過不滿一寸見八分或五分六分此不及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黃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臃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王叔和脈經云分列三門號界脈候之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卻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高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爲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臃發至界而臃腫盡泄而死熱上則靈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忓食飲謂忓音疑乞反乞者風痺忓然不得動也臣意卽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卽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謂徐廣曰一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爲重陽謂重音重陽者過心主刺其心謂徐廣曰過音唐過者盪也謂病盪心者猶主中宮在中部楊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自臍已上至帶兩爲中焦也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臞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反鄭詁生云疝音仙字令人不得前

後洩謂小便後洩大便也循曰不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飲禁於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洩再飲大洩

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和脈經云右手寸口乃氣口也脈無五藏

氣右口謂右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

湧徒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

則熱信曰唯唯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莒州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擊車轅未

欲渡也馬驚卽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卽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

見寒臣意卽爲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卽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

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

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卽轉爲

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脬單早也脬亦作胞膀胱也言風痺之病客居在膀胱難於大小

洩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卽前後洩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滌滌音巡滌者去衣而汗晞

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沉之而大堅。謂沉一作深。脈大而堅。病出於腎也。浮之而大緊者。謂緊者吉。忍反。素問云。脈短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勝。脫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謂跗。方符反。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瘵也。加以寒熱。卽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謂適音得。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遠近所持。賄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音其。人不堪瘵也。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卽如期死。

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謂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沉而滑。名平脈也。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

故切之時。不平而代。謂素問云。血氣易虛。曰。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鑿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

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卽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

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謂素問。明胃也。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卽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卽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謂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脈。經云。脈急。痲少腹痛也。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痲也。謂劉氏音加。雅反。蒼魚河圖云。犬狗魚鳥。不熱食之。成痲痛。臣意卽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

洩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續徐廣曰。合也。是脾氣也。

脈。卒。忽。反。卒。一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生生於五藏。五藏之合於六腑。肝右脈。口氣至緊小。合氣於脾。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右脈口氣至緊小。

察者。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少陰之前名厥陰。右脈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如

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洩血如前止。續徐廣曰。前一作筋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迴風。續案迴音洞。言洞徹入四肢。迴風也。迴風者。飲食下噎。續案音音。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

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續分。後

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胸滿。卽爲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

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續徐廣曰。一作風。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

胸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澆水也。續徐廣曰。音上成反。音常灼反。

齊北宮司空婦出於病。續徐廣曰。一作奴奴。命婦名也。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續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陰

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洩。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續徐廣曰。脈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

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厥陰之絡結小腹也。厥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厥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

徐廣曰：濟一作齊王。謂阿母也。鄭憲是王之乳母也。

自言足熱而慙，臣意告曰：熱厥也，則刺其足心。

各三所，案之，無出血。

病旋已。謂旋轉之問病則已止也。謂旋已者，言尋即已止也。

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

至女子豎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

是好爲方，多伎能，爲所是案法新。

徐廣曰：所一作取。謂於舊力技能生新意也。

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

案當今之四千七百也。曹偶猶等輩也。

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

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又音步北反，病得之流汗。

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齩齒

齩，即邪反，釋名云：齩，朽也。齩，齧之缺朽也。

臣意灸其左太陽明脈，即爲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

當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

乳者，人吮反，乳生也。

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葺藶葺，音二音。葺，音一撮。以酒飲之，旋乳。旋，音乳。

者，音迴旋，即生也。

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杓。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闈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爲脈學，臣意所，臣

意卽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卽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闔門外平與倉公立卽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卽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音蘇葛反殺蘇反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爲大蟲音蘇葛反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尙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菴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音逆氣上也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非但有煩也臣意卽以寒水拊其

頭音逆氣上也又音撫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

君要脅痛不可俛仰音免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卽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

在腎欲潤腎也此所謂腎痹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脅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情音蘇葛反增也願案方音曰東

齊之問增謂之情郭璞曰言見建家京下方石音蘇葛反者爲虛之屬也卽弄之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卽復置

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裏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卽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卽竄以藥，以藥之，故云竄。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奮而不屬，音七亂反。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

齊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凡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螻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

音達選，短螻，螻瘻爲病，腹大，上膈黃蠶，循之戚戚然。臣意欲以芫華一撮，卽出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

故，病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篤不發，化爲蟲。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

口在關上尺在關下寸關尺寸關三分，尺謂八分寸，其尺索刺蠱而毛美奉髮，循音巡，案謂手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反，蠱音七胡反，循其尺索刺人手而聽，是婦人之病也。徐循音巡，案謂手循其尺，索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奏，案謂蠶首言髮如螻蟻事，蓋近也。是蠱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

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噎，輒後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

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卽走去，驅疾，至台，卽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

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閭都尉曰：卽宮閭都尉，姓也，爲都尉一云閭，意以淳

于司馬病爲何曰。以爲迴風。可治。信卽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卽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卽卽爲三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洩血死。卽後十一日。洩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音番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卽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洩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卽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卽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卽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音合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鑊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音辟辟音必而宛氣愈深。音宛愈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

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爲重困於命。謂始論反。忿發爲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爲疽發乳上入缺盆死。乳房上骨名也。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爲陽虛候時。病甚。齊王卽位十一年卒。諡孝王。衆醫皆以爲蹶。臣意診脈。以爲瘳。根

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卽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

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爲不病。

臣意謂之病苦沓風。沓音徒合。反。風病之名也。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瘳。瘳音失音也。諺如音。又作瘳。瘳者。言

使人運置。其手足也。瘳卽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瘳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

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謂反一作及。切之得腎反肺。謂反一作及。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倉公之師。元里公乘陽慶亦然也。臣意診脈曰。牡疝。謂上音母。下音色。諫反。牡疝在鬲下。

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爲勞力事。爲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躡蹠。謂上音六。反。下音九。六反。謂打

也。要蹶寒。汗出多。卽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謂案旦日明日也。卽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

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謂脈病之名曰番陽者。番陽入虛裏處。且日死。一番一絡者。謂餘廣曰。牡疝

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

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謂數者色住反謂衛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謂徐廣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謂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謂籍屬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者。謂術數之數音。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謂徐廣曰。董謂深藏。一作董。謂董音謹。文王年未滿二十。

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卽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賢。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當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謂好能傳得古方也。臣意

卽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

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問處。上音開。下昌汝反。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

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案年中謂中年時也。中。楊中倩不肯。反人姓名也。曰。若非其人。胥與公往見之。徐廣曰。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股來獻馬。

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股善。光又屬意於股曰。意好數。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

言意儒德慕聖人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一作見邑學臣意教以

五診謂診脈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一作馮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謂經脈來名之曰結也謂脈當論俞謂俞穴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鑿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

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

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

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入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

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

榮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謂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尺受水穀三斗五分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凡人食

入於口而聚於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少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

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小腸謂之穀而傳入於大腸也回腸大四寸徑一寸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一斗四升水

升半廣闊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

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數也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口

至腸而數之此從從胃至腸而數之故短也肝重四斤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肝者幹也於

五女行爲木其體十有枝中幹有也肝三神七盛人精老汁名合曰明識堂神宮心臟靈府也所從官重微千也百神人又云尉公神名曰靈子
 三散太膏半斤者真人血光五臟身自穢官脾神六在助人氣化毅身之也
 有宮重書府其從六葉千六耳又主肺神魄四童子命子七也故腎光也
 肺倚重汁三氣合注諸脈也人神魄四童子命子七也故腎光也
 百三食胃重其神斤三合注諸脈也人神魄四童子命子七也故腎光也
 圖使少牛迴積其重十斤二五元氣伸長尺六寸重二斤半
 梁少迴積其重十斤二五元氣伸長尺六寸重二斤半
 腸創迴積其重十斤二五元氣伸長尺六寸重二斤半
 也肺迴積其重十斤二五元氣伸長尺六寸重二斤半
 尺六寸迴積其重十斤二五元氣伸長尺六寸重二斤半
 九節喉咽也舌咽物也兩寸虛可咽寸通氣胃爲土故云主舒地氣也
 多節喉咽也舌咽物也兩寸虛可咽寸通氣胃爲土故云主舒地氣也
 六節喉咽也舌咽物也兩寸虛可咽寸通氣胃爲土故云主舒地氣也
 車節喉咽也舌咽物也兩寸虛可咽寸通氣胃爲土故云主舒地氣也
 各節喉咽也舌咽物也兩寸虛可咽寸通氣胃爲土故云主舒地氣也
 三節喉咽也舌咽物也兩寸虛可咽寸通氣胃爲土故云主舒地氣也
 兩節喉咽也舌咽物也兩寸虛可咽寸通氣胃爲土故云主舒地氣也
 接之次者曰六六丈六尺三寸也
 五寸者曰六六丈六尺三寸也
 頭上於四尺二寸五分也
 督任於四尺二寸五分也
 會手於四尺二寸五分也

所短也。此甚易曉者。而注繆可笑。又曰。病道少。言治病之道少也。

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待乘公之車也。○臣照按公乘。蓋以爵爲氏。如壺關三老公乘與是也。公乘爲陽慶之氏。非爵也。

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史通曰。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顧炎武曰。按徐廣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孝文本紀。十三年除肉刑。

適其共養。此不當醫。索隱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董份曰。適其共養者。言當適病者之供養。以俟其死耳。此不當復醫也。索隱大繆。故濟北王阿母。正義服虔云。乳母也。鄭慈已者。○臣照按正義文疑有訛。脫字。

卷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衡山亦其罪益輕比三窟之分晉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三王列
於世案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為一窟
濞山亦其罪益輕比三窟之分晉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三王列

吳王濞也音披位反濞字高帝兄劉仲之子也濞名喜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

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謂獨行從他道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

郃陽侯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郃水之陽音合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

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斬西會甄地名也在

古免反布走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音鑣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

吳王音徐廣曰是十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

拊其背音拊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

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實服案應氏之意以

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雖未弭恐後災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濞

如淳之說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

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志云秦隸天下以為章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今宜

州及潤州句容縣等並屬章也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是國用故無賦於民按既盜

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兵多
鑄錢及煮海水爲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民無賦國用乃富饒也國用富饒孝文時
吳太子入見云吳太子名賢字德明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博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
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音處又音弟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問反怨也天下同宗死長
安卽葬長安何必來葬爲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
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爲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謂應劭曰冬常斷獄秋
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諫不得行人代己致請禮也音澤孟說也應劭曰
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惡如淳云代己致請亦是臆說且文云使人爲秋請謂使人爲此秋請之禮也上
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謂張晏曰
見盡下之私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章昭曰知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
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爲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
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
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案吳國有錢者鹽卒踐更輒與平賈案漢書音義曰以當爲更
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爲卒踐更者其庸時月與平賈如漢制錢時有所與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
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爲踐更今王欲得人心乃
與平賈官賦之也而首踐更者今唱更更也言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錢更有過更古者正
卒無平賈官當送之是爲卒更更者欲履更錢者次直者出錢履之月二千是爲踐更八下人皆直皮邊
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皮者足爲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後改爲錢乃皮邊一歲歲時存問茂材賞
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其禁弗予也謂徐廣曰訟音松願按如淳曰訟公如此者四十餘年

【正義】言四十餘年者太史公盡言吳王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以故能使其衆電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郟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卽山鑄錢【案】卽山山煮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案】服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案】河間郡在常山郡也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案】章昭曰故爲齊分爲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誅膠西王【案】誅音反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驢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與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砥糠及米【案】砥糠案音砥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案】適音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

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意亦可乎王矍然駭曰劉氏盤音九具反說文聖遠視貌音九縛反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同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案所謂殷變以啓明聖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爲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甯時城陽恭王喜最王之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爲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身自將少封吳四十二年矣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

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

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吳芮之

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諱故誘之反也。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

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侮辱之為故。案漢書音義曰故事也。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

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註亂天下。首掛註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敵國雖

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

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案首直長沙者境相接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淳曰南

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案謂南越之地與西走蜀漢中之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率而

長沙地相接值者因長沙王子以定長沙以北也。淳曰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案東越也又告東越楚淮

定長沙以北西向蜀及告越。案東越使定之。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案東越也又告東越楚淮

王。謂淮南衛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案今名隴山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

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

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敵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

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

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戶。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邑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他封賜皆倍常法。漢書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道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爰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竿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并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過諸侯。適音直。革反。又音宅。削奪之地。故以反爲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執計之。乃拜盎爲太常。漢書曰。盎爲太常。以奉宗廟。

之指吳王弟子德侯爲宗正。開闢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駟按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爲宗正也。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給戟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開闢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諭。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諱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己，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開闢上音乘下竹戀反。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開闢言及見劇孟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開闢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彼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疆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開闢在曹州城武縣東北四十二里也。輕兵絕吳饗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他利害，未可知也。」開闢蘇林曰祿伯儘將兵降漢自爲己利於吳爲生患也。徒自損耳。吳王卽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卽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

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侯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國故齊地。地理志云：城陽志云：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卽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旣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辜人，亂天下幣。國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淆亂天下錢也。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爲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國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之服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

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

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

為將軍王而死徐廣曰楚相張倫諫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宋州碭山縣水漢下邑縣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

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

州也東越傳云獨東甌受漢之贖殺吳王丹徒泗水也東越將兵從吳在丹徒也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

越昭音徒覽反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縱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戰謂之縱雖音七

容之從謂擅殺之也爾雅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家在潤州丹徒縣東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濞葬武進

縣南地名相唐張勃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其地名相唐今云武進縣恐錯也吳王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

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

膠西王乃袒洗席彙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不勝

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頽當徐廣曰姓韓遣王書曰奉詔誅不

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讎驚駭百姓

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銖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於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爲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爲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謂案言諱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鄱陽侯。省音所。幸反。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與爭枝發難。爭枝是爭枝也。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考證

索隱述贊曰。吳楚輕悍。王濞倍德。富因採山。釐成提局。騎矜。摠武連結。七國。嬰命廣陵。錯誅未嘗天之悔禍。卒取奔北。

吳王濞列傳。以故無賦。集解。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按旣盜鑄錢。何

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爲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言無賦。國用乃富饒也。○徐孚遠曰。吳王既擅山海之利。豈得聽民盜出鹽錢耶。其言無賦。如說得之矣。

卽使人縱殺吳王。○越絕曰。東甌越王弟夷烏將軍殺濞。

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魏其案地理志。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喜

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詹事百官表云。詹事。秦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

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曰。竇嬰引卮酒

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

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魏其案律。諸侯春秋天子。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

案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室也。又姚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繁。以淮南王舅。毋如竇嬰賢。乃召嬰

侯周陽。故國改氏。由以宗室任爲郎。則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爲宗室也。毋如竇嬰賢。乃召嬰

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魏其案。漢書。乃拜嬰爲

大將軍賜金千斤寶嬰乃言袁盎變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寶嬰取為用也金無入家者寶嬰守滎陽監齊趙兵寶嬰也滎陽監齊趙兵也七國兵已盡破

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栗太子之子後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侯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

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非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音昌女反

而不朝相提而論音徐廣曰提音徒抵反音提音弟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整將軍侯曰兩

起朝請如故姚侯免相姚即姚也寶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侯然之乃遂

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慍也音小顏云沾音他兼反慍音尺占反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蚡音扶粉反又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蚡益

兼儒墨名法。王太后賢之。徐廣曰：即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太后弟。孝景後三年，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二十里周陽，故城也。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案推轂謂自卑下，如爲之推車轂也。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謂除關門之稅也。以禮爲服制。案其時禮度踰侈多不依古令，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以與太平，舉適諸竇。適音反。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尙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

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謂按謂仕諸郡及仕

國武安者，貌侵。謂章昭曰侵音痿短小也。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反時，頽陰侯灌何爲將軍。案何是嬰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謂案漢書音義

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頽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頽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

時，頽陰侯灌何爲將軍。案何是嬰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謂案漢書音義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舉高，示貴寵其戚也。按生

灌孟年老。穎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墜，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張晏曰：自奮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卽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謂甫曰：飲酒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搏音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徒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腴，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竈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謂已音以，謂已許，或使謂其前音也。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不與交，繩孟也。曰根，根謂引繩以持彈也。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音排也。漢書作持根，小誤。根音音，謂入生平慕，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地，慢如此者，共謀退之，不

復與交也。如相對飽餽而根語之。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魏其張晏曰：也持頭案淡，書本作持頭音，音耕反。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魏其張晏曰：也持頭案淡，書本作持頭音，音耕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魏其侯曰：魏其侯也。爲解，請語魏其侯，候其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憚曰：夫以服請，宜往。」魏其侯曰：魏其侯也。灌夫請不以服爲解，魏其侯曰：「夫以服請，宜往。」魏其侯曰：魏其侯也。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尙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曰：「一作悟，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魏其侯曰：魏其侯也。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驢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護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魏其侯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

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案蚡娶燕王劉濞子康王嘉之女也。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武安起爲壽。曰：上酒爲壽，坐皆避席伏。以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牛在。灌夫不壽，非大行酒。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案漢書作舉，舉盡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是改封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嗚耳語。昭曰：咕嗚，附耳小語聲。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女曹兒。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案漢曹輩也。猶言兒女輩。咕嗚，音蚩，輕反。嗚音汝，輕反。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案漢不識爲東宮程，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案小顏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死亡也。漢書作穴，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壓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壓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案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爲保宮，今守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案如淳曰：爲出資毀使人爲夫言。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

獨生乃匿其家。魏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謂如淳曰東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諂不仰視天而俯畫地。魏謂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欲作反事辟倪兩宮開。魏謂徐廣曰辟芳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占係反坤若云睚睚謂邪視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魏謂張晏曰幸爲反者當得爲大將立功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魏謂案包彼反而舖舖被反披分析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魏謂張晏曰倪頭於車轅下趨總小之貌按應說爲長也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蹈也。魏謂案晉灼云藉蹈也以言踐藉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魏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願師古云言徒有人耳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事罵云杌杌若木人也

案設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景帝從舅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

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馯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

即案漢書音義曰老秃翁言無官位扳援也首鼠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不自解釋為喜

一前一御也案謂共治一老秃翁指實嬰也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不自解釋為喜

樂邪為可喜之事音許既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

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舌自殺案說文云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

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

警灌夫實潁川事故魏其不對為欺護者也欺護勅繁鄣司空也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

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繁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

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魏其家臣

印封之如淳說非也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之中詔書獨藏魏其家丞封曰以家臣印封遺詔

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表云詔受尚書事也詔書獨藏魏其家丞封曰以家臣印封遺詔

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四年三月餘慶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徐氏云疑非者案武帝

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即患病痲扶疎反風病也不

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作飛語諛諂之語故以

十二月晦魏其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案我晏曰月晦者論棄市渭城咸陽故其春武安侯病春其

諸公年少者爲諸卿。如今人稱號爲士大夫也。○臣照按諸郎，卽百官表所謂議郎中郎侍郎郎中是也。漢書作諸曹郎。

除關索隱，謂除關門之稅也。○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漢立關以稽諸侯出入，至此罷之，示天下一家之義也。

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索隱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徐孚遠曰：索隱說小曲，天下士，士人也。郡國諸侯列侯也，言此兩種皆附武安。

生貴其索隱，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臣照按生貴甚，言蚡生而爲太后弟，貴甚，言其不學無術也。

不好面腴。○臣照按面腴，蓋面諛也。或古字通，或傳寫之訛，或謂面腴以喜悅親附，意著於顏面，非口諛也。若然，則諸家必有注解，今無之，故知非也。

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集解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棄之者，不與交通。○此條集解多之意及也三字。

與長孺共一老秃翁，索隱案謂共治一老秃翁，指竇嬰也。○顧炎武曰：謂爾我皆垂暮之年，無所顧惜，當直言以決此事也。索隱非。

君何不自喜。集解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爲喜樂邪？案小顏云：何不自謙遜爲可喜之事。音許既反。○臣照按：不自喜猶言不自愛。下文所謂無大體是也。注未合。

卷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志云：城安故城在汝潁之間，漢書地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潁川郡陳留郡又有城安縣，亦後徙睢陽州宋城。今宋管受韓子雜家說於駒田生所雜家說於駒田生之所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將音汗，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帝姊，案即館舍音仙非反。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謂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案謂苛細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

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卽欲以佞鄙縣。徐廣曰：佞一作辯也。鄙案：音丑。亞反。驅馳國中以夸誇也。漢書作嫗。音寒。孟反。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愛，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驢，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案：音丁。禮反。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卽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徙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案：謂不足與。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爲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盡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於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案：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梁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梁姬發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

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魏文云。悅誘也。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卽晏駕。大王尙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脫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卽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尉。親費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卽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閔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內屬於漢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魯縞。許慎曰。衛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鷹門馬邑豪翁壹。姓也。翁壹名也。漢書云。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翁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翁壹。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

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鷹門。武州城是也。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秦漢書曰：北狄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云：輕車，古戰車。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監主諸屯。李奇云：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臣瓚云：材官，騎之官。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釋名云：輜，廟也。所載衣服雜物其中。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燧，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爲漢所賣。音所。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卽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褫取辱耳。徐廣曰：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十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望軍法語也。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順音往，逗，留也。撓，屈弱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

之。乃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爲人無忠厚之行。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也。臧固也。郅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爲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塞案如淳曰爲天子導引而墮車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塞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塞愈。上復以安國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城。龍音龍。將軍李廣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爲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壁乃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卽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北平。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里。北平城卽漢古北平也。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歿。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徐廣曰。一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安國忠厚，初爲梁將，因事坐法，免徙起刑，死灰更然，生處失防，推賢見重，賄金賂諂，雪泣倍主，臣節可亮。

考證

韓長孺列傳，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爲太子，恐大臣不聽，故刺之，與諸傳不同，當是此傳誤。

因大行王恢言上。○臣照按此下有天子詔問公卿，安國與王恢辨難之語，見新序漢書用之。

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爲人無忠厚之行。○董份曰：知當世取舍者，智也。智者宜或失於薄，而安國乃又忠厚，貪嗜於財，宜其所舉皆汙墨，而安國又舉廉士。太史所以稱之也。讀其文自見。索隱：繆徐孚遠曰：出於忠厚，言意本忠厚也。索隱解出爲去，言無忠厚之行，非也。觀贊語自得之。

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謂成紀，秦州成紀。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虜單于徙成紀，世家

世世受射。案小錄云世受射法。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案如淳云非用善

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謂爲郎而補武騎常侍也。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

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

都尉，徙爲騎郎將。張晏曰：爲武騎郎將。顏云：爲騎郎將，謂主騎郎也。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

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爲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

屬國公孫昆邪。案昆邪音魂，名公孫孫姓，昆邪名服虔云：中國人也。爲上涇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

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

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案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謂案董巴與服

非德望故云中貴也。勸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射音

石還謂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

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軍昭云：雕一名鴟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

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

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

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

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其將乘白馬而出監護也。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類面反。不擊刁斗以自衛。魏孟康曰：以銅作鐃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刁音紹，案荀悅云：刁似鈹，無緣音譚。莫府省約文書籍事。故稱莫府。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小爾雅：調莫爲大非也。然亦遠斥未嘗遇害。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

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一云抱兒轡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穎陰侯孫嬰之孫名強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竊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一作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猿臂如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飲餘音於禁反專以射爲戲竟死謂終竟廣身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人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

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本義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騶案鄭德曰黃眉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中音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在人後也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

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趙食其爲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也。臣願居前，先死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也。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作事數不偶也。音朔。小顏音所具反。奇音奇。音居。反。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案其令徒東道也。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案其音異也。或亦軍亡導，或失道，引軍故失道也。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絕度沙幕也。南絕度沙幕也。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音委曲而行迴。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

引刀自刳。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韓嫣，或音僇。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墻，音人。蔡，音人。蔡，音人。蔡，音人。蔡，音人。蔡反，又音乃。殿反，又音而。宣，秦地也。黃圖云：陽陵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實得四十餘萬。又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劉氏音尚。大，音上。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雍，音雍。雍，音雍。雍，音雍。雍地形高，故云。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去病死，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居延在甘州。張拔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澤古文。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以為流沙甘州在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徐廣曰：出祁連山。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也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

也。陵既至期道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

七句反漢書作恂恂音詢。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

不言。下自成蹊。蹊。音。下自成蹊。徑也。以喻成雖不能道辭。能有所感。而忠信心信物故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秦隱述贊曰。援臂善射。實負其庸。解鞍卸敵。圍陣摧鋒。遂郡歷守大軍。再從失道。見斥數奇。不封惜哉。名將天下無雙。

考證

李將軍列傳。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案如淳云。非醫巫商賈百工也。○徐孚遠曰。良家子從軍。

蓋自以才力從大將軍取功名。非卒伍也。如說不分明。

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劉奉世刊誤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而

敖傳是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此傳誤也。

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凌稚隆曰。一本王下無於字。

史記

卷一百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此劉伯莊云亦然若先諸傳而次四夷則司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樂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淳維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

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獯粥秦曰匈奴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

始祖蓋與獯唐虞以上有山戎左傳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獯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

時曰葷粥周曰獯粥秦曰匈奴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韋昭曰音託佗

六反音駝贏爾雅按古今注云駝特馬駝駝徐廣曰北狄駿馬駝駝說文云駝駝馬父馮子也廣志

駝駝徐廣曰似馬而青爾雅按郭璞注爾雅云駝駝馬青色音洵駝駝徐廣曰音顛巨虛之屬

駝駝徐廣曰似馬而青爾雅按郭璞注爾雅云駝駝馬青色音洵駝駝徐廣曰音顛巨虛之屬

駝駝徐廣曰似馬而青爾雅按郭璞注爾雅云駝駝馬青色音洵駝駝徐廣曰音顛巨虛之屬

東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爾雅少音式紹反長陟

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劍

韋昭曰銚形似矛鐵柄音時年反音鐃利則進不利則退不差道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
 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
 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案漢書曰單于姓擊疑氏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曰后稷之
 曾孫周本紀云不密變於西戎邑於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公劉九世孫亶父亡走
 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豳國也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吠夷氏以爲犬戎按吠音
 犬小類云卽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井明井明生白白生犬犬有二後
 壯是爲犬戎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有人面獸身名犬夷賈逵云犬夷戎之別種也後
 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於鄆鄆放逐戎夷涇洛之北涇水出上郡彫陰秦昌山
 過華陰入渭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秦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而穆王伐犬
 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
 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故申城在郢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周宣王舅所封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於驪山之下
 居此山故號曰驪戎遂取周之焦穫在雍州涇陽縣北城十數里周有焦穫也而居於涇渭之間侵暴中
 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鄆鄆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公救周有功受周封地秦襄
 鄭列爲始列爲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胡別種又秦應奉云秦築長城徙士亡出塞
 外依鮮卑齊釐公與戰於齊郊名諱兒也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北伐山戎

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於鄭之汜邑今潁川縣林汜音汎初周襄王欲

伐鄭故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

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於是戎狄或居於陸

渾九姓之戎居陸在秦晉之間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

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出與彭彭城彼朔方案毛詩

獫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守之也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

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於維邑當是之時秦晉爲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於河內圖洛之間

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也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

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於維邑當是之時秦晉爲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於河內圖洛之間

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也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

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於維邑當是之時秦晉爲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於河內圖洛之間

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也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

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於維邑當是之時秦晉爲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於河內圖洛之間

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也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

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於維邑當是之時秦晉爲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於河內圖洛之間

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也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

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於維邑當是之時秦晉爲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於河內圖洛之間

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也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

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於維邑當是之時秦晉爲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於河內圖洛之間

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也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

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我國今朝邑縣東烏氏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支括地志云烏氏故城在涇
三十步故王城即大荔王城荔方計括地志云州古戎狄居之即胸行我之地藥北地郡也而晉北有林胡如淳
也胸衍之戎氏音吁胸括地志云州古戎狄居之即胸行我之地藥北地郡也而晉北有林胡如淳

曰林胡即薛林為李技所滅也樓煩之戎括地志云樓煩縣屬屬門應劭云故樓煩故地也燕
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地也樓煩之戎括地志云樓煩縣屬屬門應劭云故樓煩故地也燕
北有東胡山戎故曰東胡案漢書曰烏丸或云鮮卑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在匈奴東
處桓以之名高號為姓父各分散居毚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
子男女悉髮頭為輕便也

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我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躒句注案音鈞山名在鴈門關眼
而破并代以臨胡貉也首亡格反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
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

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昭王母也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
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

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城北山上有長垣若覆殿焉沿溪互設東西無極蓋趙靈王所築也自代並
白浪縣陰山北也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山下至高闕為塞徐廣曰在朔方

中斷兩峯俱峻土俗名為高闕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
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柯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上谷而按上谷郡

今嬌 至襄平 遼東地理也。今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

於匈奴。燕趙秦也。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

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秦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

之。音丁革反。而通直道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自九原至雲陽 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武帝

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林光宮卽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因邊山險澗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

洮至遼東萬餘里 峽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

地名 謂秦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北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

中原北假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 蘇武傳云匈奴傳云月氏國在河北今屬勝州。匈奴單于者廣大的貌音其象天

單于然 謂其象天故曰撻黎孤塗單于。又玄晏春秋云土安讀漢書不詳此音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

謂天子與古奇曰頭曼 曼音莫定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

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 曼又如字

後有所愛閼氏 閼氏音闕其花音易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齒與燕王番云山下有紅氍足下先知不北方

支 今日始親紅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婁作閼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

氏 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諺漢書也。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

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

冒頓乃作爲鳴鏑。鏑，箭也。如今鳴射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應劭云：鏑，箭也。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徐二世元年，王辰歲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甌脫，音一侯反。甌脫音同。活反。甌脫，音同。按境上斥埃之室也。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

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庸施。續徐廣曰在上郡。漢朝那故城在源州百泉縣。因不改今延州府。秦因不改今延州府。秦因不改今延州府。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十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爲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各蠶王。續服虔曰谷音鹿。音黎。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氏所引據後漢書下呼衍注亦然。匈奴謂賢曰屠耆。續徐廣曰。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續顏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其後有須卜氏。續案須卜氏。主獄訟。續後漢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續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爲值。值者當也。續前漢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續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爲值。值者當也。續前漢本西南夷種。地理志武都有白馬氏。又魚豢。魏略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窟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續文云。氏亦羊稱。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魏漢書云。羌三苗。姜姓之別。舜徙于三危。今河隴之西南羌是也。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續案謂匈奴所都處爲庭。樂彥云。單于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卷廬前地若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都在勝州榆林。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羌胡縣。北百五十里。縣東北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直當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各蠶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伍家。以相檢察。故賈誼過秦論。以爲裨小王。相。封。一作將。都尉。當戶。且渠之屬。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悅。起什百之中。是也。裨小王。相。封。一作將。都尉。當戶。且渠之屬。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

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漢書作龍城亦龍字崔浩云匈奴俗歲有三月胡皆事龍神故名祭其先天地鬼

神秋馬肥大會躡林也音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趁躡林則服虔說是也又章昭音多監反姚氏案

李改傳大破匈奴滅稽稽此字與章昭音頽同然林極聲相近或以林為臨也乃止其遺法也課校

遼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尙豎柳枝音駟案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

人畜六反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軋音烏八反鄧展云軋歷也如淳云

杖也三者謂軋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蹶者也顏師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

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其座北向門者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

無封樹喪服奴名家曰逗落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師古云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而候星月

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

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與死者盡得

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高昆薪犂之國上五國

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

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

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在鴈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

白登在平登山上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縣也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馳音武江反案青驪青色馬也北方盡烏驪馬驪音說文南方盡驛馬赤黃口驛高帝乃使使開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音從解角音從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案漢書云高后時冒頓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尙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案漢書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

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音支匈奴將名也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收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曰一云樓遄匈奴謂皆百鳥孫呼揭其列反二國皆在瓜州西北烏孫職國時居瓜州又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已入匈奴國也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零淺奉書係音計零漢書作庫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馴顏師古云駕可駕車也馴八匹馬也皇帝卽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卽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漢界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音息澤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零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收約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

遺物言語亦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
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
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
而臥。案漢書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
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
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
國雖詳不取。詳漢書作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
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以言隸宇室屋之作。人盡極其力。以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
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喋喋。秦音。而佔佔。秦音。昌
冠固何常。多口。居室中。固自立着冠。且不足貴也。小頓云。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爲喋喋佔佔耳。雖自謂着
冠何所。當益也。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糶。令其量中必善美
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也。音若。昭曰。苦益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徐廣曰。逐。孫其子。單封爲。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彭陽。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案彭城在
徐廣曰。逐。孫其子。單封爲。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彭陽。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案彭城在

媯州與北地郡甚遠。明非彭城也。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山通回中武帝元封四年通回中道。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侯騎至雍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始皇帝以來祭天園兵處。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案表盧作塞侯董亦音赫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樂布亦爲將軍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彥云當戶且渠各自一官。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開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闕然更始。徐廣曰闕首揅安定意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糗糲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

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顛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案岐音岐，又音企，言蠕動貌，音軟，淮南云昆蟲蠕動也。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除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亡遺道之歸，本國汝單于無得更以言詞訴於章尼等，實其遠逃也。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遣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既立，案徐廣曰：後元三年立。孝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案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匈奴入上郡雲中也。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卽位，明和親約，東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案衛青傳：唯翁壹，故顯氏云：壹名也。老故

穆籍義 野蘭關案野音千出物與匈奴交關案漢書義曰詳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

信之而食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關蘇林云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

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旣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厲

門尉史行儼關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百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關蘇廣曰一云尉

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

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

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關案韓長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關蘇林云往往

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尙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尙關市不絕以中之關如淳云自馬邑軍

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

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

敖廣赦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

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

會燕赦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

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

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谷之什案。音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斗辟縣中地。音義曰言縣斗辟西近胡。造陽地棄與胡也。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音直牙反。蓋稚斜胡人語。近得其音。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音丹。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爲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理志云定襄郡高帝置也。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爲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爲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合有三千耳。右將軍建武父也。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軍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爲自次王。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界。日沙土曰幕。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疲極而取之。徵音古。魏。

反無近塞通無近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
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通焉支山一名丹山在甘肅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
使我婦女無顏色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通焉支山
共驚惜乃如此通焉支山一名丹山在甘肅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
靈陽甘泉山下春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主也通焉支山
爲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爲主今浮圖金人是也孟說恐不然案得浮圖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以
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造法立以爲祭天主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
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通居延一名張掖縣攻祁連山通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界
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
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
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
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
徵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通元狩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
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
南新秦中以實之通如淳云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案漢書食貨志云徙貧民充朔方以南通新秦中
斥逐北故得肥饒之地通七百里徙內地名在北地虜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爲秦始烏還藥情
郡人民相往充實之號曰新秦中也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

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謂負擔衣糧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閼顏山趙信城而還。匈奴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爲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令居，今居延縣姚氏令音連，今顯首營。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匈奴徙幕北更蠶食之，漢境連接匈奴舊地。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物故，秦釋名云：漢以來謂死爲物故也。言無復所能於事者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

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土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兩越南越。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九原。其音子餘反。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餘里。見漢輿地圖。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名去今居千里。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官名。韋昭曰。主使來客官。名若鴻臚。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卽不得。卽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北海卽上。海蘇氏亦遷也。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息土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音致。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樂浪二郡。卽玄菟。而西置酒泉郡。卽今。以高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國去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郡連間。冒頓單于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爲餘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焉水北。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爲塞。音案。漢書音義曰。胘雷地名。在烏孫

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卽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謂幾音紀言反。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也。漢書作儒生。以爲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於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陸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浞野侯。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于烏師廬。烏一作危。徐廣曰。立爲單于。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北。經砂磧。十三日行至其國。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

利而伐大宛，而令因杆音干將軍敷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在武威縣北。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求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護，維王爲渠，渠音爲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音呼，呼音呼，犁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匈奴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即五原郡榆林塞也。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郭列亭，亭音亭，匈奴所居也。至廬胸，音胸，匈奴地名也。張晏云：「山名也。」又西北得牢城，河又西北得尙城，而後遊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傍，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城，按即築城，即列亭至廬胸也。澤上，澤音澤，地志：漢居延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千五百三十里，有漢遮婁郭，強弩尉路博德之所居也。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郭，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驥救，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

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响鞬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音子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案公羊傳曰：九世猶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泥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伊川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敷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涿音徐，廣曰：涿音邪，涿音卓。涂山，涿音以奢反。匈奴中山也。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敷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余水出焉，北流注余吾。山，海經云：北鮮之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非天漢四年事，似錯誤人所知。游擊說無所得，因

杆數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語其功不得相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漢書云：明年且殺死長子，于已下皆劉向積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卷。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案韓國要禮云：仲尼仕於定哀，故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而褒之是也，忌諱當代故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廣曰：微音皎，劉伯莊音叫，徐音皎，皆非也。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其直，徵求一時權幸，但務認進其說，以自傾其偏，指彼已將率彼已之子，是也。將率則指樊噲、衛靈等也。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將相，而務詔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故太史公引禹聖成其太平，以攻當代之罪。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益統章弱，居于北邊，既稱夏裔，式景周篇，頓隨畜牧，廣極塵烟，爰自冒頓，尤聚控弦，雖空帑藏，未盡中權。

考證

匈奴列傳。○顧炎武曰：因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傳之前。

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賈父。○困學紀聞曰：王氏述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自賈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賈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未知何所據。

燕北有東胡山戎。索隱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爲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桓以之名烏號爲姓。父子男女悉髡頭爲輕便也。○臣照按索隱引續漢書，蓋有訛脫字。今據後漢烏桓傳云：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又曰：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髡頭爲輕便。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困學紀聞曰：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皇霸西戎。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閻若璩曰：魏絳和者，北戎，非西戎也。

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蒙恬傳作三十萬衆。

築四十四縣城。○秦始皇本紀作三十四縣。

十餘年而蒙恬死。○恬以始皇三十四年擊胡，以二世初卽位死，首尾實四年。

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索隱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顧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臣照按老固稱翁，但索隱於韓安國傳旣云聶姓，翁壹名，何於此復有異說也。

漢亦尙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如淳云：以利中傷之。○徐孚遠曰：如淳之說非也，謂中其欲，使不至時入塞。

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漢書恭及作共友，師古曰：太守姓名也。衛青傳作代

郡太守友則及爲友無疑。

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臣照按此下疑有闕文。然漢亦仍之。無所增益。則當時所傳亦如此。

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臣照按索隱讀作以便偏指。不參句。彼已將率句。席中國廣大句。氣奮人主句。因以決策句。誤也。應作以便偏指句。不參彼已句。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句。人主因以決策句。蓋謂言匈奴者務調納其說。以便申其一偏之見。而不以彼已利害短長參之。其將率則席中國盛勢以奮其氣。人主就此輩決策。是以無功也。

卷一百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媼。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云家僮。故知非老。或者媼是年老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衛媼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亦稱媼也。而小顏云。衛者。擧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媼。則似無夫。下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衛氏。又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爲父與母。皆未明也。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參贊孫平陽。賜與

侯時尙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案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爲平陽侯所故稱平陽公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故冒姓爲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爲衛媼媼長女衛孺漢書云孺次女少兒次女卽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廣曰步一作皆冒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漢書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少民戶之間故曰民母也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音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漢書按居室署名武帝政今本亦或作民母也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有一鉗徒張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尙景帝姊長公主生子季須元鼎元年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季須坐奸自殺文穎云陳皇后武帝姑女也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也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黨取之以故得不死劫也奪也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卽衛太子據也立爲皇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

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關。高關山名。小雅云。一遂略河南地。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郡今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朔方郡。按蘇建築什質之號。蓋出葷語也。詩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亭名也。服虔云。郡名也。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爲邊害。夷借兵鈔逸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車之詩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即雲中郡之西河也。至高關。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如淳曰。按行也。榆谿塞名。或曰。按尋也。榆谿塞水經云。上郡絕梓領。梁北河也。爲北河作橋。梁塞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爲榆谿。是榆谿舊塞也。絕梓領。梁北河也。北河在靈州界。築討蒲泥。破符離。崔浩云。北塞名。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張晏曰。伏於陰處。聽軍執訊。獲隨口問之。知處處。獲得衆類也。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太守名也。姓共也。入路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關。衛尉蘇建爲遊擊將軍。左內史李沮。文顯曰。音。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

璽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王小王也若裨將然音類移反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案謂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漢反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約小兒於背襁小兒被也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云傳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云傳音附音敖總護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騶騶案非邑地因戰功爲號謂軍合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騶騶故云合騎若冠軍從驍然也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獵渾徐廣曰渾在朔方音庚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獲王音說搏音博搏擊也小顏同今以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額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史記漢書本多作傳傳猶轉也以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額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爲南朔侯名或作密字林云大下卯與穴下卯並音匹孝反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

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張晏也。閔，長史安，律都軍，議郎周霸等。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竊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奕事處皆爲宮。在長安則曰長安宮，在濟山則曰奉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即少兒也。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音驅，搗大顏，案荀悅，漢紐作粟，鶴，粟，鶴，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顏云：許其助疾之貌也。粟音類，妙反，鶴音七，召反。云：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故也。一云：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所將之失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

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胡侯國行音胡浪反謂生捕季父羅姑比顧氏云

也案下既云再無容更言類也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

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

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寧乘說大將軍曰將

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

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寧乘為東海

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顧氏云今案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

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徐廣曰驃一

云霍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躡

鳥驚顧氏曰音仄山名也討遼落音速漢音卜崔浩云匈奴部涉狐奴音灼歷五王國輜重人

衆懾懼者弗取顧氏文謂曰恐懼也劉氏云備案說文云備冀獲單于子一作與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

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顧氏云誅全甲

顧氏云全甲頭具足不落也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為主如淳曰祭天

人也佛徒謂金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驃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

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張晏遂過小月氏章昭氏音支西域傳大月氏本居祁連山得會涂王魏圖張晏曰胡王也單桓音音才由反涂音徒漢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音音滅什三案漢書作滅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滅其律也減什三案漢書作滅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滅其律也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應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濮王音音捕稽且王音音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也或云右千騎將即匈奴王音音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爲從驃侯音音張晏曰從驃騎校尉句王高不識音音徐案二人並匈奴人也音音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音音案三字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爲宜冠侯音音孔女祥云從冠將軍音音校尉僕多有功封爲輝渠侯音音案漢表倂音音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音音選音宜變反謂驃騎常選擇取精兵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

不遇。案謂遇留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

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

案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

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

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

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百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

他合反案地理，封其裨王呼毒尼。文穎曰：胡王名。為下摩侯。鷹庇為焯渠侯。

案漢書功臣表：元狩二年，以焯渠封儀朋。至三年，又封禽梨為河萇侯。徐廣曰：禽一作

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狎。音灼曰：獍音欺

音胡且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主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

河塞。塞外並河諸郡之民無憂患也。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平上

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中並是故塞外，又在北平西南，而皆

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以降來之民分置五郡，各依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

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翁侯音翁。宗善即沙幕。古字少不能至。故輕易。留而不去也。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接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卽度幕。入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武剛車。中有蓋。謂之武剛車也。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土馬尙疆。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紛拏。三音解。拏。殺傷大當。以音所殺。大略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遲。音值。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黎音天。欲明也。漢書作會明。詰本多作黎。明。黎。氏。云黎遲也。然黎黑也。候天將明而黎黑也。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寘音田。音田。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歸報。令長史儻

責前將軍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音蠡，音離。黎又音離。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

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

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音葷，音粥。徐廣曰：第一作允，駮案

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音渠。徐廣曰：獲一作護。漢書云：涉獲單于章渠。單于以誅比車者。音

號也。音必耳反。比，轉擊左大將。音必耳反。書名雙也。斬獲旗鼓，歷涉離侯。音離。漢書作度離侯。濟弓閭。音閭。晉灼曰：水名

字號。獲屯頭王。音頭。胡王號也。韓王等三人。音韓。徐廣曰：王一作藉。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

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音衍。積土為壇於山上。登臨翰海。音翰。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案崔

在沙，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卒減什三，取食於敵，遠行殊遠而糧不絕。音絕。卓遠也。以五千

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音余。不失期。從至橐余山。音橐。橐余

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音山。徐廣曰：一作衛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

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音劉。劉氏復音伏。

音專作劉，並音專。小顏音亮反，音居音反。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衆利侯。從驃騎破奴昌

武侯安稽。音稽。徐廣曰：姓。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音廣。敢字也。

校尉自爲爵大庶長案徐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

出塞塞閑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

司馬案如淳曰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馬之號也案如淳云本無大司馬定令驃騎將軍

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

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案孔文祥云謂實重少言驃騎氣有氣敢任謂果天子嘗

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

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土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

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尙穿城蹋鞠案徐廣曰穿地爲營城驃騎以皮

蹋鞠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三蒼云鞠毛可蹋以毛爲戲故云鞠戲音巨六反案事多此類大將

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

悼之發屬國玄甲案玄甲鐵甲也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像祁連山案崔浩云去病破昆

以旌功也姚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證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案景桓侯

張晏曰證法布義行剛曰景桓侯證也布義行剛是武證也辟土曰壇代侯案

壇音市壇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壇卒諡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

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元封五年，諡爲烈侯。子伉代爲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羗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尙平陽公主。案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尙平陽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凡計也。大將軍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爲將者十四人。案漢書云：爲特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也。爲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義渠，戎國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也。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爲平曲侯。爲醜，西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爲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爲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南朔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元鼎六年，以浮沮將軍出五原，子餘反，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以太僕爲丞相，封葛釋侯。賀七爲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爲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姦，徐廣曰：陽石一云德邑，爲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郅，服虔曰郅音寧，屬小頓音質，秦北地縣名也。郅之栗反，今陝州弘化縣是。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遼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爲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

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

後驃騎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音于七歲，

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音余，水名，在朔方。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

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音沮，豆之姓。雲中人。音今嵐，勝州也。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

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音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軍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樂安侯。已爲丞相，坐

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爲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爲將軍。

從大將軍，再爲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爲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

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冢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翁侯。武帝立十七歲。爲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爲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博望侯。三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爲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殺裯人也。裯。縣名。在馮翊。後音都活反。又音丁外反。裯音認。西都。譚反。雍州同官縣。本漢裯裯縣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爲右

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爲龍額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爲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爲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爲光祿勳。掘盡太子宮。衛太子殺之。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彘。善見也。侍中。爲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驃。餘廣曰。再出。以尉。姚校尉也。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

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謂河右關州之西河也。謂涼州。漢書西域傳云。驃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郡。今邠州。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爲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

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可。今勝州。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爲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爲從驃侯。坐

酎金失侯。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元封二年。擊虜樓蘭王。復封爲泥野侯。後

六歲。太初二年。爲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爲虜所

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元封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亡歸。涉四年。後坐巫蠱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爲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爲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謂不爲賢大夫。所稱實。願將軍觀古名

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繇不肖

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音與。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案隱述贊曰。君子豹變。貴賤何常。背本奴碑。忽總戎行。姊配皇極。身尙平陽。龍榮斯倍。取亂彝章。劇姚繼題。再靜邊方。

考證

衛將軍驃騎列傳。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卽足矣。○臣照按費衮曰。人奴之爲一句。生得無笞罵卽是矣。爲一句。生讀如生。乃與噲等爲伍之生。其說亦可通。

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漢表作一千戶。

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漢書作三千一十七級。

益封青三千戶。○漢書作三千八百戶。

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漢表從平一千一百戶。

議郎周霸等。索隱案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周霸議封禪。見封禪書。又儒林傳云。魯周霸至膠西內史。申公弟子也。

誅全甲。○凌稚隆曰。按漢書霍去病合短兵。屢臯蘭下。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令史記於短兵下。无屢臯蘭下一句。於斬盧胡王下。却言誅全甲。殊不可解。蓋傳寫之誤也。徐廣注曰。全一作金。因其誤而注之耳。

師大率減什三。索隱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一云。漢兵亡失之數。下皆類此。案一說爲是也。○茅瓚曰。若如一說。則是方敘驃騎之功。而又計其損失之數也。當依小顏所云。校尉僕多有功。索隱案漢表作僕朋。疑多是誤。○臣照按僕朋。祇一見於漢表耳。史漢驃騎傳。及建

元以來侯者年表皆作僕多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則是僕朋爲誤非僕多誤也。

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按董份曰嘗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爲句軍亦有天幸承上文皆言驃騎也。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是以大將軍別起爲句矣。不知太史公此傳專右大將軍而貶驃騎謂驃騎受上寵又有天幸所以不困絕而成功也。右丞尙誤况其他乎。史記誠不易讀也。

仍與之勞。○凌稚隆曰按仍與漢書作仍與注重興軍旅之勞也。

遠行殊遠。○臣照按連漢書作卓隸辨曰祝陸後碑懿德遠優按卓古通遠楚辭哀時命處卓卓而日遠兮卓一作遠。

元封元年嬪卒。○封禪書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

武帝立十二歲爲驃騎將軍。○臣照按驃騎將軍武帝特立此名以寵去病者本傳元光五年公孫敖爲騎將軍此驃字蓋衍。

冢在漢中。○程一枝曰蘇建家在大猶卿張寯家在漢中二家字一本作冢。

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謂涼肅等州。○臣照按正義謂涼肅等州句謂字上疑脫酒泉二字。

卷一百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案薛縣本屬魯，漢置菑川國，後割入齊也。菑川國，文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臯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州及太山，未詳公孫弘墓又在青州光魯縣西二十里也。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臯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適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臣病不儉節，弘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案弘以儒術飾文法，如二歲中，一云一歲。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

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敖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敷諫。以爲罷敞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敢逆上耳。願罷。弘無以應。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此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也。小顏音比方之比。近。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案漢書高成之平津鄉也。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爲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案漢書高成之平津鄉也。案漢書曰。漢興皆以列侯爲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爲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爲人。意忌。外寬內深。深意多有忌害也。諸嘗與弘有郤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案一肉言不兼味也。脫。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鎮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案人

臣委質於君，死生由君。臣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案此語出子思，曰君臣父

若一朝病死是竊死也。

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

子今見禮中庸篇。

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

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徐廣

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驚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

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

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言遭遇亂時則上武也。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

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

病，何恙不已，以昔罹霜露寒涼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禮曰：疾止復初也。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

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

竟，以丞相終。弘凡爲御史丞相六年八十終。案子度嗣爲平津侯，度爲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漢書

云：弘不遺軀，野令史成語公車論爲。城且元始中，詔復弘後爲關內侯也。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爲諸

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禮記應劭曰。大凱。周禮選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禮記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土庶法之教。而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敵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禮記靡音糜。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一作斥。鹹鹵。地多水澤。又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隴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芻芻粟。文穎曰。轉芻穀就戰是也。起於東陲。音總。音總。陲音逐。端反。音阿也。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餼。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

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利已若章邯之比。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樂音岳，嚴本姓莊，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安及徐樂並拜爲中大夫。樂後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倚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矜音勤，案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

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罽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辰。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旣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

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胄生蟻，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音巨，鄭氏本。作錢音同。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音上，猶尚也。貴也。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軌，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音睢，案尉官也。佗，趙佗音唯。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音祿，御史名祿也。監，監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音陳，謂勝廣舉兵據陳，舉音如字，或音據，恐疎也。下同。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儼舉齊，景駒舉鄆，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音壤，張晏曰：地進益也。至於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犛，略濊州。音濊，如淳曰：名，音白。北反，又皮逼反。濊州，地名。即古濊國也。音紆，廢反。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音龍，匈奴城名。音煩，燔燒也。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

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爾雅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爾雅曰：徐廣曰：花史記本者皆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寫史記相承闕脫也。爾雅音撰。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制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爾雅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

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卽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按：偃言吾日暮途遠，恐也。前塗不跌，暴者言已困久，得申當須急暴行事，以快意也。暴者卒也。急也。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成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姁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卽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偃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浚孔車。按：孔車，浚波戶交反。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元朔二年，八十年也。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

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周所稱以續卷後案廣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錄也。蓋開治國之

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

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

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

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

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

較音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

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劾曰。禮

實有常尊。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

孝武皇帝卽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

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

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

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尙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集韻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知鴻鵠之志也。案謂公孫等未遇爲遠迹羊豕之間。方。案公孫牧豕卜式牧羊也。非遇其時所輕若飛鴻之未漸受困於燕雀也。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案又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案謂枚乘也。漢始詔申公亦以蒲輪謂以蒲裹車輪恐傷父而歎息。案上文段安等上書上曰羣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落下闕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案隱述贊曰平津巨儒晚年始遇外示寬餘內懷嫉妬龍備榮爵身受勝賂主父推恩觀時設度生食五鼎死非時奪。

考證

平津侯主父列傳。二歲中至左內史。集解。徐廣曰。一云一歲。○臣濬按。一歲中爲是弘以五年對策。卽於是年爲左內史。見漢書百官公卿表。

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嚴本姓莊。漢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顧炎武曰。鄧伯羔謂安自姓嚴。然漢書藝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是安本姓莊。非嚴也。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臣照按。淮南子人間訓曰。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則此佗字疑衍。

弘爲舉首。○王若虛辨惑曰。舉首下意似不足。豈有闕文乎。

後聖不循。○董份曰。後聖聖字。恐當是世字。言禹聖德。後世不能循也。

始之盛也。○凌稚隆曰。一本始作治。

始以蒲輪迎枚生。索隱。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草木也。○徐孚遠曰。封泰山用蒲輪。恐傷草木也。迎賢人用蒲輪。欲令車安也。索隱非是。

卷一百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南越郡廣尉佗者，真定人也。尉佗，名也。姓趙。佗音徒。河反。又十三州郡云：大郡姓趙氏。

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謂趙張吳曰：揚州之南越也。案戰國策云：吳起置桂林南海象郡。地理志：地

帶更名桂林曰鬱林。秦本紀：始皇三十三年，略陸梁，以誦徙民。陸音與。越雜處十三歲。秦并天下，至

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并天下八年耳。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龍川，南海縣也。龍川屬南海也。地理志云：龍川屬南海也。秦并天下，至

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東泉，因為號也。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尉囂音五刀反。召龍川令趙佗

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剗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與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

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與兵絕新道。秦所通越道。自備待諸

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

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沽之，即被佗書。佗書，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行南海尉事。昭書使為南海尉囂死。

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滄谿關曰：橫浦，在桂陽通四會也。案南康記云：南野大庾嶺三十里

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鄒氏劉氏本遼，竝作遼，音年結反。漢書作遼，音皇。又衛青傳

云：出桂陽下遼水，是而姚察云：史記作隄，今本有遼，音年結反。漢書作遼，音皇。又衛青傳

有隄，漢書作遼，蓋近於古。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案

他立其守，蓋為郡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昭曰：生以武高帝已定天下，

昭之職，或假守也。

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爲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壤。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竈昭云。竈姓周。隆。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案即嶺。陽山嶺也。歲餘。高后崩。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賂役屬焉。案。閩。越。也。漢書音義。閩。越。也。閩。越。姚。氏。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爲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即駱駝也。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纒。稱制。與中國倖。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爲佗親冢。在眞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爲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爲帝。會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爲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家。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案。音和。稷。反。稷。盛。形也。老臣竊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纒。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召。其使天子。稱王。

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爲南越王。四年卒。佗以遺元此時閩越王郢與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韓安國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漢書悅作快。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爲文王。嬰齊代立。卽藏其先武帝璽。李邵云。藏其爵號之璽也。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繆氏女。生子與。徐廣曰。一作出邯鄲。及卽位。上書請立繆氏女爲后。與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尙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爲明王。太子與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常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安國姓也。少季名也。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宜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徐廣一作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

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尙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也。案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爲秦王連親婚秦同姓故稱秦王。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之上書數諫止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曰案昭爲介胃也。志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繼誅呂嘉也。章昭以介爲待介者問也。以言問特漢使之權意即得矣。然云特爲介胃則非也。虞喜以介爲因亦有由。案介者賓主所由也。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案昭曰縱也。案字林縱音七凶反又吳王濞傳縱殺吳王與此同。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案謂也。漢書作介。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介殺也。特也。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邾壯士案徐廣曰縣屬潁川音古洽反。今汝州邾城縣。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曰爲校尉與王太后弟

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案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案功臣表：術陽屬下邳。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案南康記以為好為諷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案功臣表：成安屬郡。樂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案龍亢屬臨國，漢書作龍。侯服虔作巧，晉灼云：龍古龍字。乃下赦曰：天子徵諸侯力政，護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淮一作匯也。樓船十萬師。案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地理志曰：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船上檣，故號曰樓船也。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一作匯。案地理志曰：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張晏曰：故為戈船，下厲將軍。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應劭曰：瀨，駟案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買人船，又有蛟龍之越人，辟為侯。為戈船，下厲將軍。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應劭曰：瀨，駟案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買人船，又有蛟龍之有戈船以載千戈，出零陵，或下離水。陵縣有離水，東至廣信，入鬱林。九百八十里。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謂之戈船也。案曲州協州下，群河江，四會至番禺，入海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呂嘉拒漢，積石於江名曰石門，又俗云石

門水名食泉飲之則令人變故吳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遠
 隱之至石門酌水飲乃為歌也
 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
 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
 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犂且城中皆降伏波續徐廣曰呂諱曰犂結
 至也漢書犂且為遲且謂待明也續鄒氏云犂一作比比音必至反然犂即比義不
 煩更釋又解犂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漢書史記亦作遲明遲音稚遲待也亦犂之義呂嘉建德已夜與
 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
 蘇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續徐廣曰南越之郡官都稽表曰孫都得嘉封為臨蔡侯續案表
 曰在東萊越郎續徐廣曰南越之郡官都稽續徐廣曰孫都得嘉封為臨蔡侯續案表
 曰在東萊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續章昭曰揭音其逝反續地地理志揭陽縣屬南
 表云定揭陽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續案漢音翁義曰桂諭駭屬漢三十餘萬口降漢皆得為
 令意又別
 侯續案漢書云光聞漢兵至降封為桃侯揭陽令為安道侯越將軍取為廉侯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
 桂林監居翁為湘城侯章昭云湘城屬堵陽楊安道縣三縣皆屬南陽廉音遠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續徐廣曰借耳珠崖南海若梧九真鬱林
 日南合浦交趾徐廣曰借耳珠崖南海若梧九真鬱林伏波將軍益
 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
 躡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

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索隱述贊曰：中原鹿走羣雄其制。漢事西驅。越推南衙。陸賈聘說尉佗去帝。穆后內朝。呂嘉狼戾。君臣不協。卒從剿絕。

考證

南越尉佗列傳。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索隱按龍亢屬譙國。○臣照按年表。索隱曰龍魯邑。蕭該云。廣德所封。止是龍。有亢者誤也。此處索隱注自相矛盾。

卷一百十四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閩越王無諸。魏圖韋昭曰：閩音武巾反。東越之別名。魏圖按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駒氏。是上云。馮驩曰：駒一作騶。馮驩說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魏圖徐廣曰：今也。小顏以為即今之泉州建安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魏圖案漢書音義曰：主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魏圖應劭曰：在吳郡東甌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為道。今猶在也。世

俗號爲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因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魏圖徐廣曰年表曰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徐廣據年表而爲說。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卽亡入海。皆曰。善卽鏹殺王。魏圖劉氏繼音窗鏹搥也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罷。曰。漢書作殞。義當取殞除。或言殞音于粉反。此楚人聲。重耳。殞。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魏圖縣音搖繇音五名也乃使郎中將立丑爲越繇王。奉

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徐說非也。案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供崔山當古八里。處州漢亦曰豫章郡。二所未詳。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驕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徐廣曰：在豫章界。案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有小水。林今當閩。越之京道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徐廣曰：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鄭氏句音鈞，會稽縣也。句章故城在越州鄞縣西一百里。漢縣姚氏云：若那地名今閩。越州有若那山，若那溪。若如一類州有白沙山，蓋從如此。邪白沙東故閩州。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韓終古。韓終古名，斬徇北將軍，為禦兒侯。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也。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徐廣曰：與敖東越也。

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爲東成侯。萬戶。韋昭云。封建成侯。敖爲開陵侯。東越臣韋昭云。放開陵屬。封越衍侯。吳陽爲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爲按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爲繚嬰侯。義曰。音逯。蔡音繚。繚嬰縣名。服虔曰。嬰音。福者。城陽其王子。故爲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也。繚嬰韋昭云。多姓軍名也。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爲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尙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爲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索隱述贊曰。句踐之裔是曰無諸。既席漢寵。實因秦餘。驕略爲姓。閩中是居王搖之立。爰處東隅。後嗣不道。自相誅鋤。

考證

東越列傳。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臣照按。越爲楚滅。子孫分散。臣服於楚。越世家雖有或爲王。或爲君之言。其實自相稱署。而不得比於宋衛中山之數者也。秦兼天下。罷侯置守。六國之後。尙不得尺土寸地。矧區區江南海上之越。別奉以君長之號乎。疑無諸與搖。皆已廢爲庶人。陳項兵起。乃始糾合義旅。閩越之民。尙思舊德。相率景從耳。

卷一百一十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為洌水疑樂浪朝辭取名於此也

朝鮮本漢樂浪郡二音括地志云高麗都平壤城王滿者故燕人也擊破朝鮮王而自王之自始全燕時

嘗略屬真番常略二國以屬已也應劭云元菟本真番國徐氏云遼東有番汗縣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朝

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浪水為界義曰浪音傍沛反

地理志云浪水出遼東塞外屬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謂教令聚黨千餘人魑結蠻夷服而

東走出塞渡浪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樂浪有雲鄣稍役屬真番朝辭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

王險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章昭云古邑名應劭注地理志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

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

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東夷小方數千里沮五國之地國東四千三百里南

百二十里南至新羅國六百里北至鞅鞞國千四百里傳子至孫右渠孫名也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

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關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誘也曉也諷音才笑反

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涓水。使御刺殺送何者。○即送。朝鮮裨王長也。送何至涓水。何因刺殺也。○按裨王。乃將士。長悉。顏非也。○即渡。馳入塞。○榆林。關也。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即不詰。○將之美名。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地理志云。遼東郡。武。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涓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涓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降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涓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涓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尙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罪。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軍不能前。及使

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割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暎，暎如官紀故昔稱相暎音頻，凡五人也，或狄不縣人名也，吹一音鳴。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長徐廣曰：表云：長降漢，音表。降相路人之子最，最名路人之子也。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屯樂浪、玄菟也。封參為渣清侯，渣音獲，陰為菽直侯。菽音秋，其音子餘反。啖為平州侯，啖音梁，父長為幾侯。東，東音齊，昭曰：屬齊。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溫陽侯，溫音齊，昭曰：屬齊。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蘇林云：列口，縣名，度海先得之。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船將挾，徐廣曰：言其所將卒挾少。及難離咎，悔失番禹，乃反見疑，苟斃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案隱述贊曰：衛滿燕人，朝鮮是王。王險置都，路人作相，右集首莞，涉何朝上，兆禍自斯。狐疑二將，山遂伏法，紛紜無狀。

考證

朝鮮列傳，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集解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凌稚隆曰：按師古云：相路人一，相韓陰二，尼谿相參三，將軍王啖四，應氏云五人誤也。

卷一百十六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西南夷君長，蜀之南，以什數。夜郎最大。章昭曰：劉氏數音所具反，鄒氏音所主反。荀悅云：夜郎，健為屬國也。其君長本出於竹，以竹而為姓也。今其西靡莫之屬，在蜀南以下及四也。靡非在姚州北去，以瀘州南大江兩岸，州曲州本夜郎國。今其西靡莫之屬，在蜀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靡莫之夷，以什數。滇最大，滇屬越。儋太守所理也。昆州等本漢國，去京西五百三十七里也。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魑結耕田，有邑聚。魑，漢書作構。其外西自同師以東也。邛都，漢書作桐鄉。北至檉榆。百餘里。漢檉榆縣在澤西，益都靡非本桑榆。王屬國也。名為檉，昆明。唐縣，徐廣曰：永昌有檉州也。昆明，益州縣，南接昆明之地，因名也。皆編髮，隨畜遷徙。反皆為昆明之俗也。許六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檉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徙笮，二國名。章昭云：徙縣在蜀笮縣在越，檉屬徙。

音斯接也。志云：涪州本西蜀微外，曰猫羌，地連志云：徒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案：江
縣也。華陽國志云：涪州郡，本名曰邛，故邛人，筰人，冉人，冉州，本冉。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
郡，本冉駹，音亡江反。志云：括地志云：西蜀外，茂州冉州，本冉。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
國地也。後漢書云：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蠻，各有部落也。

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州武州皆白馬氏，即白馬氏也。居成州仇池山上。右成，皆氏類也。此皆巴蜀
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躡至滇池，地方三百里。其地地理志云：益州滇池縣，澤在西北，後漢書云：

楚莊王苗裔也。楚莊王弟為盜者，躡至滇池，地方三百里。其地地理志云：益州滇池縣，澤在西北，後漢書云：
里，其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

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類，類音案，略通五尺道。道廣五尺，
處險阨，故道繞廣五尺，如淳云：道廣五尺也。其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

微，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筏馬，焚燬。臨大益州南戎州，髦牛，以此巴蜀殷富。音蒲北反，服虔曰：舊京
師有。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音婆，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

食蒙蜀枸醬。蜀人以爲珍味。案音灼，枸音矩，劉德云：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
美，小顏云：枸者綠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土家出枸實，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

辛似薑，不酢，劉說非也。廣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鬱，實音求，至反。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牂
牁船於岸也。常戰既滅，國志云：楚閩有椽船，處莊乃改，其名爲牂牁。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
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

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纒。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案食糧及輜重車也音持用反從巴屬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志夜郎又有豚水。東至南海。四會入海。此牂牁江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饒。數歲。道不通。土罷餓離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都尉。稍令犍爲自葆就。令犍而漸修成。其郡縣也。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叩竹杖。叩。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身毒。音捐。毒音篤。小顏亦曰。捐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叩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

國至滇。滇王嘗荒徐廣曰一作賞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淳曰為昆明所閉道也莫

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滇廣

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

遠行，勞國虜其老弱且音子餘反，小國名也。後為縣，屬牂牁。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

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且蘭也。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

蘭，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

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笮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汶山郡。

今蜀郡岷江。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於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

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澧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澧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

擊滅勞澧靡莫。二國與滇王同姓。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

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

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捕割分二方。

案漢書音義曰：捕音鉅，謂被分割也。刺音匹，妙反。卒為七郡，益州、武都、沈黎、汶山也。

宗經述贊曰：西南外徵，莊蹻首通。漢因大夏，乃命唐蒙。勞績莫莫，吳俗殊風。夜耶最大，叩筰稱雄。及置郡縣，萬代推功。

考證

西南夷列傳。自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集解：徐廣曰：徙在漢嘉。筰音昨。在越嶲。○臣照按：華陽國志曰：汝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漢嘉越嶲曰筰。蜀曰叩，與徐所說不同。乃拜蒙爲郎中將。○華陽國志作中郎將。

卷一百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關右不宜在西南夷之下。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呂氏春秋：劍伎云：持短入長，僕忽縱橫之術也。魏文典論云：餘好擊劍，以短乘長是也。故其親名之曰犬子。關孟康云：愛而字之也。相如既學，案秦宓云：文選相如受七經。慕蘭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賞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關張揖曰：秩六百石。常侍從格猛獸。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關徐廣曰：名忌，字夫子。案鄒陽傳云：枚先生殿夫子，則此夫子是美稱。時人以爲號爾。而徐廣云：字爲非。漢書作殿忌者，案忌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殿也。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

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郭下之亭也。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

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

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曲引。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

夜亡奔相如。郭璞云。婿不以禮為節也。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言貧窮也。案孔文泮云。徒

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

第俱如臨邛。郭璞云。第且也。郭璞云。從昆弟假貨。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

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郭璞云。鑪。酒也。相如身自著犢鼻褌。作形如犢鼻。稱此者言

其無恥也。今銅印與保庸雜作之。而南方奴婢曉稱也。滌器於市中。郭璞云。昭曰。五器。卓王孫聞而恥之。

白子黃赤二樹其上則有赤發蠼蟻徐廣曰音助柔類鵝雛孔鸞騰遠射干郭璞曰鵝雛鳥

也郭璞曰鵝雛鳥相似非也音義曰騰遠鳥名射干似狐能緣木窟窟能與雲霧騰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蜺蜺郭璞曰蜺鳥

選馬名非也音義曰騰遠鳥名射干似狐能緣木窟窟能與雲霧騰小也音義曰騰遠鳥名射干似狐能緣木窟窟能與雲霧騰擬大獸長尋音義曰騰遠鳥名射干似狐能緣木窟窟能與雲霧騰

撥岸頭似猴一角在窮奇獲艇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馴郭璞曰馴駁馬

豹尾以當駟馬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旒郭璞曰旒旗通帛為旒也曳明月之珠旗案漢書

月珠綴飾建干將之雄戟郭璞曰雄戟干將吳善冶者姓如淳曰干將鐵所出晉灼曰閩閩干將劍張揖上

是方音云戟中子刺者所謂雄戟也周禮國謂戟反曲下為胡也左烏隍之騶弓案漢書

仙小工不得上抗持龍髯黃帝弓羣臣抱弓而號故名烏號見封禪書及郊祀志文又韓詩外傳

呼其上伐取其材為弓因曰鳥右夏服之勁箭郭璞曰勁箭徐廣曰案昭夏夏射者也矢室名曰眼故云夏服又

矢亦良案漢書弱箭服也或曰織阿為御郭璞曰織阿山名有女案節未舒郭璞曰舒節未舒郭璞曰舒

節故曰未舒亦為得也郭璞曰舒即陵狡獸犇叩叩郭璞曰犇叩野馬之言也郭璞曰野馬乘遺風而射游騶郭璞曰游騶

馬而驪駒駘郭璞曰驪駒車餘廣曰驪駒音輿郭璞曰野馬之言也郭璞曰野馬乘遺風而射游騶郭璞曰游騶

風千馬驪駒駘郭璞曰驪駒車餘廣曰驪駒音輿郭璞曰野馬之言也郭璞曰野馬乘遺風而射游騶郭璞曰游騶

音疾親曰奮動燥至星流鑿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皆郭璞曰必決於眼管也洞胸透腋絕乎心繫發者爾獸
 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翺翔容與曰言自覺覺乎陰林觀壯
 士之暴怒與狂獸之恐懼傲亂受誚則後而取之於是鄭女曼姬郭璞曰曼姬謂鄭曼姬婦人也
 謂勞爲亂女夏姬也燕人殫睹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郭璞曰曼姬謂鄭曼姬婦人也
 如淳云劉女夏姬也被阿錫也錫布也隨題按東阿出綺也揄紵綺云結之色若綺也顏云結綺也
 鮮支雜織羅垂霧縠郭璞曰縠重以覆頭巖積裴緝徐委曲鬱棹谿谷郭璞曰縠重以覆頭
 也蘇林曰裴縟縠也餘音則救反郭璞曰施音起長袖也郭璞曰徐委曲鬱棹谿谷郭璞曰縠重以覆頭
 也蘇林曰裴縟縠也餘音則救反郭璞曰施音起長袖也郭璞曰徐委曲鬱棹谿谷郭璞曰縠重以覆頭
 反下方非反揚柁郎削制裁制貌也郭璞曰施音起長袖也郭璞曰徐委曲鬱棹谿谷郭璞曰縠重以覆頭
 起也萃蔞衣聲也郭璞曰火甲反萃音呼甲反郭璞云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郭璞曰威蕤
 萃蔞瑤瑤也郭璞曰萃蔞衣聲也郭璞曰火甲反萃音呼甲反郭璞云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郭璞曰威蕤
 翠縵繞玉紱郭璞曰紱所執以登車郭璞云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郭璞曰威蕤
 青帷翠屬物志長寸餘音通黑胸羽背上翡翠有赤毛翠身通青郭璞曰翠屬物志長寸餘音通黑胸羽背上翡翠有赤毛翠身通青
 策云鄭之美女粉白黛黑而於是乃相與僚於蕙圃郭璞曰郭璞曰翠屬物志長寸餘音通黑胸羽背上翡翠有赤毛翠身通青
 立於爾不知者謂之神仙郭璞曰郭璞曰翠屬物志長寸餘音通黑胸羽背上翡翠有赤毛翠身通青
 音素忽反揜翡翠射鵲鸞郭璞曰郭璞曰翠屬物志長寸餘音通黑胸羽背上翡翠有赤毛翠身通青
 上下也郭璞曰郭璞曰翠屬物志長寸餘音通黑胸羽背上翡翠有赤毛翠身通青

出織繳施徐廣曰弋白鶴連駕郭璞曰野鷄也郭璞曰純純也抱音加爾雅云舒純白能登於木雙鶴

下玄鶴加郭璞曰相鶴經云鶴壽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按弋雙鶴既下又加玄鳥之上也意而後

發游於清池浮文鶴郭璞曰紫質黑文也詩蟲魚疏云貝水之介蟲天者蚌音下耶反小者為

蓋罔瑇瑁鈞紫貝郭璞曰五紫點為文也詩蟲魚疏云貝水之介蟲天者蚌音下耶反小者為

寶物也貨殖傳是也推金鼓吹鳴籟郭璞曰籟秦美書音義榜人歌郭璞曰唱櫂聲流喝郭璞曰水蟲駭

波鴻湧涌泉起奔揚會礮石相擊礮礮礮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鼙鼓郭璞曰

面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繩乎淫淫班乎裔裔郭璞曰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徐廣曰宋玉

之望郭璞曰在雲夢之中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樂之和具而後御之郭璞曰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與

將制輪淬自以為娛郭璞曰千內反郭璞曰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鳥有

先王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郭璞曰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

乃欲斃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

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

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

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郭璞曰有作嗜蘇林云隨音渚小南有琅邪郭璞曰山名在密州東南百

三十里東里北觀乎成山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登縣東射乎之罘志云罘山在萊州文登縣西北八十里也射乎之罘音義曰海別枝名也秦齊都賦云海旁曰勃斯水曰澗也游孟諸接之括地志云蘇謁國古肅慎也亦曰挹婁在東京東北八千四百里南去扶餘千五百里東及北各抵大海也右以湯谷爲界中十日所浴張揖云日烱烱田乎青丘俛乎海外者八九其於胸中會不蕪芥也郭璞張揖云帶芥刺若乃傲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切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計徒數五教主四方會計言二人猶不能名計其數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郭璞曰善指子虛也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郭璞曰西極國也文頴云蒼梧邪國爲極在長丹水更其南丹水出上洛冢領山紫淵徑其北紫淵水出根耆之山西流注河文頴

云西河穀羅縣有案澤其水紫終始霸產出入涇渭郭璞曰涇水出藍田西燕而苑中不出故云終谷
 色注亦紫在縣北於長安苑去也涇水出安定涇陽縣入河郭璞曰涇水出藍田西燕而苑中不出故云終谷
 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山東北至華陰入河郭璞曰涇水出藍田西燕而苑中不出故云終谷
 山雙谷北入涇渭水在昆明池北郭璞注涇水出流也郭璞曰涇水出藍田西燕而苑中不出故云終谷
 水出南山姚氏云涇水或作涇水北注涇水出流也郭璞曰涇水出藍田西燕而苑中不出故云終谷
 凡九從霸產以下為數凡七流今涇水既名除丹水紫湖自霸以下通數適足八川郭璞曰涇水出藍田西燕而苑中不出故云終谷
 又潘岳關中記曰涇水霸產竊竊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兮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郭璞曰涇水出藍田西燕而苑中不出故云終谷
 瀟灑上林賦所謂八川分流也郭璞曰涇水出藍田西燕而苑中不出故云終谷
 西南北馳騫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郭璞曰椒丘名有巖闕也見楚辭游亦洲名
 關故云椒丘之闕楚詞曰馳椒丘徑乎桂林之中郭璞曰椒丘名有巖闕也見楚辭游亦洲名
 且焉止息是也如淳云丘多椒也徑乎桂林之中郭璞曰椒丘名有巖闕也見楚辭游亦洲名
 大荒汨乎渾流順阿而下郭璞曰阿大陵也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郭璞曰堆埼曲岸頭音祈
 之野汨乎渾流順阿而下郭璞曰阿大陵也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郭璞曰堆埼曲岸頭音祈
 涌湧潰司馬彪曰洶音許勇反涌音勇湧橫反潰音浦或作容澎或作湧湜湜汨司馬彪曰湜湜汨
 勃密三音反司馬彪曰湜湜汨湜湜司馬彪曰湜湜汨湜湜司馬彪曰湜湜汨湜湜司馬彪曰湜湜汨
 汨于筆反司馬彪曰湜湜汨湜湜司馬彪曰湜湜汨湜湜司馬彪曰湜湜汨湜湜司馬彪曰湜湜汨
 灑之貌也司馬彪曰湜湜汨湜湜司馬彪曰湜湜汨湜湜司馬彪曰湜湜汨湜湜司馬彪曰湜湜汨
 灑膠反司馬彪曰湜湜汨湜湜司馬彪曰湜湜汨湜湜司馬彪曰湜湜汨湜湜司馬彪曰湜湜汨
 灑在荏司馬彪曰湜湜汨司馬彪曰湜湜汨灑在荏司馬彪曰湜湜汨司馬彪曰湜湜汨
 雅云水沙微起出水者也司馬彪曰湜湜汨灑在荏司馬彪曰湜湜汨司馬彪曰湜湜汨

暖苾勃也詩云苾苾芬敷也於是乎周覽泛觀眼盼軋泐徐廣曰曠音田反盼一芒芒恍

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張揖云日出苑西陂中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

脯旄獫狁徐廣曰脯音容獸類也音狸音狸郭璞曰旄旄牛犢似熊庫頭犛牛黑也

節生毛音狸也似熊脚銳鬣骨無鬣食網鐵沈牛塵塵也音塵塵案漢書音義曰沈牛水牛赤首圍題

音阿臨音狸也音茅或以爲狗牛毛爲鬣是也音塵塵案漢書音義曰沈牛水牛赤首圍題

類也郭璞曰題窮奇象犀郭璞曰漢書音義曰犀奇狀如一丈犀頭似猪庫脚一角在頭也其北則盛夏

含凍裂地涉冰揭河郭璞曰言水浸凍衣獸則麒麟角端郭璞曰角端似猪庫脚一角在頭也其北則盛夏

曰雄曰雌雌曰鱗其狀龜身牛尾狼蹄一角郭璞云獸似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駒駘橐駝蛋駟驪

色角端有肉京房傳云鱗有五綵腹下有黃色也張揖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爲弓駒駘橐駝蛋駟驪

駒駘驪駘音其恭反驪駘音頭奚駘駘音決啼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宮館滿山又跨谿谷也

高廊四注重坐曲閣郭璞曰途遠閣間夷巖築堂壘臺增成巖突洞房郭璞曰以璧爲瓦之當也輦道纒屬步欄周流

長途中宿郭璞曰途遠閣間夷巖築堂壘臺增成巖突洞房郭璞曰以璧爲瓦之當也輦道纒屬步欄周流

爲室通臺上者郭璞曰夷巖築堂壘臺增成巖突洞房郭璞曰以璧爲瓦之當也輦道纒屬步欄周流

成突音一甲反釋名以爲突幽也楚詞云冬有突廡室寒王逸以爲覆室也音室徒我反顏云宛虹屈曲之虹青

捫天奔星更於閭闔宛虹拖於楯軒郭璞曰徐廣曰上楯軒之闌板也音室宇之高故星虹得經加之青

蚪蚘蟻於東箱郭璞曰一糺象輿輓蟬於西清郭璞曰山出象輿輓蟬車也郭璞曰西清

人名也。南榮處橋兩頭如璧也。故鄒玄云：槐里探糞父也。倉松形體生毛數寸方眼能行走。馬也。應劭曰：南榮處橋兩頭如璧也。故鄒玄云：槐里探糞父也。倉松形體生毛數寸方眼能行走。馬也。

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磐石覆崖。李奇云：振聲也。聲傾池外之崖。音之忍反。嶽巖倚傾。巖峩磈磈。

離貌。磈音廣。曰：劫一作池。磈音維。磈音五。合反。磈音博。磈音五。匣反。刻削崢嶸。然若彫刻也。音自。玫瑰碧琳。珊瑚

叢生。樹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葉者也。璠玉旁。廣音盤。薄瑤。煖文。鱗音彬。煖音璠。亦瑕駁。璠音

說文云：瑕玉之小赤色。張揖曰：赤玉也。雜番其間。謂之徐廣曰：暹一垂綵。琬琰和氏出焉。綵一作朝采。璠

司馬相如曰：派蒙竹香曰：榮伐岷山。專女二人曰：琬是琬也。於是乎盧橘夏孰。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冬夏華實相

奕然。香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案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甘蔗。多九月結實。

正赤。明年二月更青。黑夏其味甚甘。美。盧即黑色是也。黃甘橙。橘音漳。橘屬。批把。檮柿音而善。反。果也。

上覆。襄明年夏。色變青。黑夏其味甚甘。美。盧即黑色是也。黃甘橙。橘音漳。橘屬。批把。檮柿音而善。反。果也。

謂之棹。棹齊都賦云：棹棗楊梅。核其味酢。出江南。荆揚異物志：其實外內著核。然時正赤。味甘。棹也。

櫻桃蒲陶。陶音桃。郭璞曰：蒲陶似燕窩。故作酒也。桃音雅。櫻音櫻。一名隱夫。鬱棗。檉荔枝。鬱音灼。荔枝大如

雞子。皮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其味甘。多酢。少廣志云：樹高五六丈。如桂樹。絲葉冬夏茂。有華。朱色

音力。致反。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臨丘陵。下平原。楊翠葉。机紫莖。机音括也。發紅華。秀朱

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檉櫚。檉音秋。日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棠名。檉似檉。葉冬不落也。

華汜。檉櫚。檉音秋。日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棠名。檉似檉。葉冬不落也。

華汜。檉櫚。檉音秋。日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棠名。檉似檉。葉冬不落也。

白杜葉園而較有脂而香極爲舍人曰極爲樹厚葉紫莖大風則鳴故曰攝攝攝平仲木也亦云火葉
 木一云玉精其留落胥餘仁頻并闔也皮可作索餘未詳實則秦郭璞曰留落未詳司馬彪曰留落也胥餘似井闔并闔高
 十尊葉在其末異物志茂大如瓠繫在頰者挂物實外皮中有一核如胡桃核裏有膏厚半寸如猪膏
 有汁斗餘清如水味美於蜜也孟康曰仁頰櫻也姚氏云攢一名櫻卽仁頰也林邑記云櫻葉似甘蕉類
 音樓植木蘭豫章女貞皇覽云孔子墓後有櫻樹櫻也荆州記宜都有喬木叢冬不落櫻音樓音義長千仞大
 連抱夸條直暢實葉稜茂攢立叢倚連卷累危崔餅愛軌古委字阮衛闔柯郭璞曰扶於猶扶也櫛櫛偏櫛
 反音音可反郭璞曰櫻者揭擊傾敵貌也垂條扶於落英幡纒也音薄郭璞曰皆飛揚貌也櫛櫛偏櫛
 櫛反相櫻也阮衛闔柯者揭擊傾敵貌也垂條扶於落英幡纒也音薄郭璞曰皆飛揚貌也櫛櫛偏櫛
 容蕭參旖旎從風獨阿郭璞曰蕭蕭也旖旎從風獨阿郭璞曰蕭蕭也旖旎從風獨阿郭璞曰蕭蕭也旖旎從風獨阿
 銜石管籥之音廣雅云籥篥長一尺圍一寸有六孔無柴池芘虺張揖云柴池參差也芘虺不
 齊也此音差旋環後宮雜選累嶺徐廣曰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猿素雌
 雌獲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羣飛也郭璞曰雌似獼猴仰鼻而長尾獲且生一名飛生雌音貳
 遺之遺音諫玄猿猿之雌者黑色也素雌猿之雌者黑色也攫擗人故云獲也今雌音貳徐廣曰
 狷尾端爲音岐玄猿猿之雌者黑色也素雌猿之雌者黑色也攫擗人故云獲也今雌音貳徐廣曰
 漢音義曰山海經曰不咸之山卓有飛山四經云郭璞曰不咸之山卓有飛山四經云郭璞曰不咸之山卓有飛山
 也字或作巉如珠云獼非也上已有雌獼字此不應重見又神異經云四方嶰胡穀嶰嶰音貳徐廣曰
 深山有獸毛色如猴紅綠高木其名爲獼字林云獼重見又神異經云四方嶰胡穀嶰嶰音貳徐廣曰
 呼谷反音詩鳴案漢書音義曰獼白獼字未聞姚氏案山經云嶰胡似獼猴頭上有髮身赤首其名曰嶰
 似醜而大踰以後黃一名黃腹食獼猴未聞姚氏案山經云嶰胡似獼猴頭上有髮身赤首其名曰嶰

說文云錦胡黑身白鬣若帶手有長白毛似渴板也

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翻幡互經

郭云互相經過天燭枝格假寒杪顛

天音杪音弭滔反郭云皆撥猴在樹共戲恣態也

天聲類申也於是乎隄絕梁郭云梁厚石絕水也

騰殊榛木聚生為榛也殊異也捷垂條云捷特懸垂之條

障稀間郭璞曰障也託釣反牢落陸離爛鼻遷云郭云奔走崩騰狀也徒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

宮宿館客庖廚不徙後宮不移查襄肉曰苞直也後宮內人也言宮館各自有也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蚪

郭云說文云庖廚屋鄭玄注周禮云庖也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

也拖蜺旌以五綵綴以縵為旌有似虹蜺氣靡雲旗

郭云說文云畫龍也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

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者也孫叔奉轡衛公驂乘也

衛公者魯青也大僕御大將軍驂乘也扈從橫行

出乎四校之中郭璞曰言跋扈從恣不安爾簿矣

鼓嚴簿縱獠者郭璞曰鼓嚴嚴鼓也簿音薄也

散別追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夷虎屬也音毗

捕豺狼似豺白色說文云狼爪手能罷皆能攀沿上高樹冬足至黑色熊大於熊黃白色足野羊

郭璞曰野羊千斤足謂拍踏殺之蒙鴟蘇郭璞曰蘇尾也蘇折羽也張揖云鴟似雄雞闕死却不却案蒙謂覆而取之

白虎之被函文郭璞曰被函文虎衣也即此班志云跨野馬乘之也

陵三襲之危郭璞曰三襲三成之山義積歷之坻淺水中沙石也坻音水也中高處音獵人下此也

怪陵赴險越整厲水推蜚廉雀也鳥身鹿頭者

弄解豸。謂朝廷主牘不直者可得而弄也。解音豸，豸音豸，豸音豸，豸音豸。駘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說文駘，小矛也。音蟬。射封豕。郭璞曰：豸，豸神馬。日行萬里，兩音，豸，豸，豸，豸。箭不苟

害解脰陷脇。音苦，張揖云：脰，項也。陷，小矛也。音蟬。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翺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

躡白鹿捷狡兔。徐廣曰：狡，音銳，一作微。詳記云：白鹿色若霜，不廣他鹿為羣。軼赤電，遺光耀。廣曰：躡，赤電，光下。追怪物，出宇宙。

滿白羽。謂游鳥飛處也。張云：白鹿色若霜，不廣他鹿為羣。軼赤電，遺光耀。廣曰：躡，赤電，光下。追怪物，出宇宙。射游彘。彘，音彘，彘音彘，彘音彘。櫟蓰虛。郭璞曰：櫟，音櫟，櫟音櫟，櫟音櫟。

駭聽。謂風從下上升，故曰聽。乘虛無與神俱。氣之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通靈言其所乘。轉玄鶴，亂昆雞。

車而還，招搖乎襄羊。襄羊，猶彷彿也。郭璞曰：降集乎北紘，紘，郭璞曰：紘，音紘，紘音紘。率乎直指，關乎反鄉，蹶石闕，歷封轂。

過鳩鶴，望望寒。音義曰：皆甘泉宮左右觀名也。下棠梨也。在雲陽縣東南三十里。宮名息宜春，云宜春宮在

雍州萬年縣西馳宣曲濯鵝牛首郭璞案漢書音義曰宣曲官名在西頭登龍臺觀名在望亦西北近渭掩

細柳郭璞案漢書音義曰觀名在望亦西北近渭掩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獠者之所得獲徐廣曰觀徒車之所轉輾也乘騎

之所蹂躪郭璞案漢書音義曰觀名在望亦西北近渭掩與其窮極倦飢徐廣曰驚懼懼伏不被劊刃而死者佗佗籍籍

填坑滿谷揜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之臺郭璞案漢書音義曰

聽葛天氏之歌郭璞案漢書音義曰葛天氏古帝王號也呂氏春秋云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闕

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九曰唱萬人

蕩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渝舞也郭璞案漢書音義曰子遮歌曲名

樂記云宋音宴女溺志蔡人誦且三人楚詞文成顛歌其縣人善歌顏谷州顛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顯

即漢族舉邇奏舉徐廣曰徐廣曰金鼓迭起鏗鎗鑿洞心駭日鑿鑿鼓音荆吳鄭衛之聲詔漢武象之樂

陰淫案衍之音郭璞案漢書音義曰宣曲官名在西頭登龍臺觀名在望亦西北近渭掩

結之急風以為節郭璞案漢書音義曰宣曲官名在西頭登龍臺觀名在望亦西北近渭掩

其樂促迅哀切也郭璞案漢書音義曰宣曲官名在西頭登龍臺觀名在望亦西北近渭掩

前郭璞案漢書音義曰宣曲官名在西頭登龍臺觀名在望亦西北近渭掩列女傳曰築造彌漫之樂曼曼美色於後也韓子曰曼曼細也若夫青琴宓妃之徒

女名郭璞案漢書音義曰宣曲官名在西頭登龍臺觀名在望亦西北近渭掩代客女溺死落水遂為洛水之神宓妃也絕殊離俗俗無雙也郭璞案漢書音義曰宣曲官名在西頭登龍臺觀名在望亦西北近渭掩

音脩容乎禮園。脩飾整威儀也。所以自翺翔于書圃。帝王君臣之道也。明述易道。陰陽中知人事。下明地理也。音田。環乃射訖。又歷放怪獸。怪之獸不復獵也。登明堂坐清廟。清廟王者朝諸侯之處。恣羣臣奏得失。四海涉六經之要也。之內靡不受獲。言天下之人無不受恩惠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與道而遷義。豈然猶欵然也。音許。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羨於五帝。音溢也。音怡戰反。羨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五音反。音振。音費。音府。音庫。音之。音財。音而。音無。音德。音厚。音之。音恩。音務。音在。音獨。音樂。音不。音顧。音衆。音庶。音忘。音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音郭璞云。愀變色貌。音作酉反。超若自失。逡巡辟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音刪。音大。音顏。音云。音不。音取。音其。音夸。音奢。音靡。音證。音之。音論。音唯。音取。音終。音篇。音歸。音於。音正。音道。音耳。音小。音顏。音相。音如。音為。音郎。音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而犍中音犍。音中。音行。音略。音取。音之。音文。音穎。音曰。音夜。音郎。音犍。音中。音皆。音西。音南。音夷。音後。音以。音為。音犍。音柯。音犍。音為。音二。音郡。音犍。音首。音步。音北。反。發巴蜀吏卒千人。音發。音巴。音蜀。音吏。音卒。音千。音人。音蜀。音二。音郡。音名。音郡。音又。音多。音為。音發。音轉。音漕。音萬。音餘。音人。音用。音與。音法。音曰。音用。音軍。音與。音法。音也。音誅。音其。音渠。音帥。音巴。音蜀。音民。音大。音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與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誦膝請

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曰番禺南海郡也。南越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甲冑非訛至也。南夷之君。西夷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喁喁。五恭。反口向上也。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賈逵。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渠帥也。案唐蒙爲使。而用軍與法制。故驚懼蜀人也。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燔。案漢書音義曰。烽如覆米。莫縣者。桔槔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之。燔然之。燧。皆攝弓而馳。女根反。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如淳曰。析。中分也。位爲通侯。居列東第。列甲。在帝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使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

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難也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

澤之民不徧聞敝到亟下縣道驛驛案漢書百官表曰縣有驛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

唐蒙已路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

計案巨萬猶萬萬也數有大小二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案謂公卿所言也是時邛笮之君長

文謂請置漢今為定笮縣皆屬越笮郡也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謂請置漢

也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

愈於南夷張揖曰邛差也又云愈猶勝也音灼曰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補大縣令

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案漢書公卿表太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

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案亭吏名亭長弩矢合是亭長負之今縣令自負矢則亭長

奴河京太守郊迎負弩又魏公子救趙擊秦秦蜀人以為寵案華陽國志云蜀大城北十里有升樓橋

駟解去平原君負弩矢迎公子於界上是也蜀人以為寵案華陽國志云蜀大城北十里有升樓橋

駟下也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

晚案小顏云尚猶配也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

為內臣案邛笮氏斯音曳張揖云斯俞才俞國也案今斯說如字益除邊關關益斥案張揖云西至沫若

水案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微外與青衣水合也若水出旄南至特呵為微張揖云微差也通零

水案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微外與青衣水合也若水出旄南至特呵為微張揖云微差也通零

關道。徐廣曰：越橋孫水。韋昭曰：以通邛都。案蜀國志云：相如卒開鑿道通南中，蓋越橋也。
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案業者本也。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元光六年也。德茂存乎六世。高祖、惠帝、高后、孝文、景、孝武。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章昭云：湛音沉。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張揖云：風也。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驪，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滿。服虔云：夷種也。結軌還轅，風也。軌事迹也。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案羈馬絡頭也。縻，牛劍也。漢官儀云：馬云羈。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牛云糜，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瞻。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犍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尙惡聞若說。張揖云：惡聞若曹之言也。包說，愷音一故反。又音烏。烏者安也。然斯事體大同，非觀者之所覩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案常人見以爲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張揖云：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人懼也。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

浮出汎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隨隘而不安。夏后氏威之。乃堙鴻水。決流疏河。漉沈臙蓄。徐廣曰。漉

音鹿。音英。漢書作沈。沈濤。解者云。漉分也。音所宜反。漉安也。沈。深也。漉。音徒暫反。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獨人勤。萬亦

親其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腠。膚不生毛。徐廣曰。睡音竹。移反。腠。種也。一作腠。音濼。理也。

曰。腠。威中小毛也。睡。音真。尸反。莊子云。禹睡無。腠。歷不生毛。李頤云。朕白肉也。音蒲。未反。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決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

委瑣握。細碎握。經局促也。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

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案天子比德於地。是二地也。地與已并天。是參天也。故禮曰。天子與天地參是也。且詩不云乎。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案毛詩。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漸浸

也。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

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

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

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蓋夫為之垂涕。徐廣曰。蓋音辰。辰。古辰字。况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二方

謂西夷耶。夜耶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曰。沫若水為閩。微辟柯。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

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逃不閉。遠者不殺。閉絕也。阻深闕昧。得耀乎光明。

疾三替云。智爽。早朝也。智
支。妹案字林。又音忽也。智
反。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
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張
在於憂勤。佚
樂之中也。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魏徐廣曰。咸一作函。駟王
之上。魏李奇云。五帝之德。漢比爲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故云。減五登三。此說非也。陸喜志林云。相如
欲減五帝之一。以漢盈之。然以漢爲五帝之數。自然是登於三王之上也。今本減或作咸。是與章昭之說
符也。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鷓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簞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
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息。請以身先之。傲罔靡徙。困遷延
而辭避。魏案傲罔失容
也。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
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間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
獵。魏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蓋屋縣
東南三里上起以宮內有長楊樹以爲名。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力士舉龍文。罪者也。捷言慶忌。魏張揖曰。吳王僚之子。勇期賁育。魏賁育古
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
怒吐氣。音動天。賁育亦古之猛士也。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
卒然遇軼材之獸。魏廣雅云。卒。
駭不存之地。而猛獸駭發也。犯屬車之清塵。魏蔡邕曰。古者諸侯。或
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魏案吳越春秋曰。羿傳射於

盡穿之也。枯木朽枿，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

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檝之變。張揖曰：街，音巨月反。鈞，逆者謂之髮矣。與

輿服志云：鈞，逆上者為銜。藥在街中，以鐵為之。大如雞子。張揖論云：無銜藥而禦，捍馬是也。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

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

坐不垂堂。張揖曰：長脊瓦墮中人樂。彥云：垂，近堂邊，恐其墜也。非謂畏屋瓦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

過宜春宮。持地志云：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宮之東，杜之相如奏賦以哀

二世行失也。其辭曰：登陂陀之長阪兮，反陴徒何反。全入會宮之嵯峨。駢案：漢書音義曰：臨曲江之

陂州兮，陂，案：漢書音義曰：陂，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泉中有長洲也。舊事云：樂游原在西北，是也。望南

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蝕，徐廣曰：蝕，音力工反。晉灼曰：晉灼，通谷，霍兮，訕，音呼。合反。霍，音

音呼。汨，滅喻習以永逝兮。汨，汨，音筆反。汨，汨，音筆反。汨，汨，音筆反。汨，汨，音筆反。汨，汨，音筆反。汨，汨，音筆反。

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說文云：瀨，水名也。注平臯之廣行，觀衆樹之墳蔕兮。

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脩兮，魂無歸而不食，魚遯絕而

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佻，精罔闕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爾雅云：九，天謂一為中天，二為上天，三

張云崑崙山通反嶺音回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夸揭渡九江而越五河嶺音云五色之河也仙經營炎火

而浮弱水兮出女媧姚丞云大荒西經云崑崙之岳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括地志云東有二十深

濟流入海阿傳達山一名崑崙山在雍州西南一萬杭絕浮渚而涉流沙嶺音云漢書音義曰流沙

五千三百七十里又云弱水在甘肅張掖縣南山下使歸媧鼓瑟而舞馮夷嶺音云徐廣曰媧一作貽

息極極氾濫水嬉兮嶺音云漢書音義曰極氾濫水嬉

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嶺音云馮夷得道以潛大川

名夷以庚日溺死河常以庚日好溺死人時若夔夔將混濁兮召屏翳嶺音云屏翳天神

飛廉而刑雨師嶺音云飛廉而刑雨師

門明獸守之括地志云在崑崙州酒泉縣南八十里高八萬仞城九重面九非以玉為櫺旁有五

太守馬戩又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鏡

嶼若神宮又剛丹河出其南吐子口經天竺入達山城水今名為濬海出書於西北隅吐馬口經安

息大夏闕入西海黃海出東北隅吐子口東北流經濬澤潛出崑崙二千五百餘里日所相隱遮河為光

入海各三萬里此謂大崑崙焉州謂小崑崙也萬本紀云河出崑崙二千五百餘里日所相隱遮河為光

也泐泐忽兮直徑馳乎三危嶺音云三危山在沙州東南三十里括地

曰西極之山載玉女而與之歸嶺音云張云玉女舒闔風而搖集兮中楚辭云登閼風而馳馬也

而一止嶺音云然高飛如鳥之騰也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嶺音云張云陰山在大

首嶺音云徐廣曰雉音下沃反戴勝而穴處兮嶺音云郭璞曰勝玉勝也

華勝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嶺音云西王母取食在崑崙之北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

車馬來兮絕道不周不周山在崑崙東南會食幽都呼吸沆瀣沆瀣朝霞兮嚙咀芝英兮嚼瑰華瑰華

音斬小食也劉案媮侵薄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徐廣曰厲音熾貫列缺之倒景兮列缺天門也

涉豐隆之滂沛豐隆南子云豐隆乃出以將雨接豐崇將雲雨故云滂沛馳游道而脩降兮游游車也

車也脩長也降下也徐廣曰馳音馳驚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陔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塞門玄闕北極之山塞門天北門也

上假兮超無有而獨存徐廣曰假音古下反至也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

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所忠

也風俗通姓氏云漢書有諫大夫所忠氏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屜

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

其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徐廣曰撰一作選率邇者踵武徐廣曰率

循也循近也武迹也循音近世之遺迹述述者風聲徐廣曰述遠也聽察遠古之風聲紛綸葳蕤壇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徐廣曰葳蕤委頓也張揖曰亂貌續昭夏崇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

君徐廣曰昭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徐廣曰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徐廣曰

章昭曰罔誰也音順徐廣曰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徐廣曰

章感是逆失必亡徐廣曰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徐廣曰

也三三王也樂六經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
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邦隆禮記孟孫曰王生字謨孟甫謹曰王季宅程故周書曰維王季宅
光云郵可見之大也徐及皇甫之說皆非也禮記文王改制及周而大盛也入行越成禮記文王
始開王繫政正朔易服色大平之道於是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禮記徐廣曰周之王四海千載
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濔涌易豐也憲度著
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于二后禮記文王武也周公貢成王致太平功德冠
於文武易故也接厥所元終都攸卒禮記都於卒終也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
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濔涌原泉禮記章昭曰漢德濔涌如泉也爾張揖曰蓬遇也喻其德盛
瀟漫衍旁魄四塞雲專霧散禮記徐廣曰專首布也上暢九垓下泝八埏禮記徐廣曰自此已下蓬漢家之德也渤
始於九重之下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迥關泳沫禮記徐廣曰言其德上
也於地之八際也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迥關泳沫禮記徐廣曰言其德上
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首惡湮沒闇昧昭皙禮記徐廣曰昭皙者皆湮沒闇昧喻夷狄者化昆蟲凱澤回首面內禮記
也漢音音我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禮記徐廣曰儀雙舩其抵之獸儀雙舩其抵之獸禮記徐廣曰儀雙舩其抵之獸
也漢音音我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禮記徐廣曰儀雙舩其抵之獸儀雙舩其抵之獸禮記徐廣曰儀雙舩其抵之獸
也漢音音我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禮記徐廣曰儀雙舩其抵之獸儀雙舩其抵之獸禮記徐廣曰儀雙舩其抵之獸

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而登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紫黃渭河下來有
吾渚注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
兩角 鬼神接靈輿賓於開館為賓旅於開館矣郭璞曰靈輿仙人名也
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
也 登介丘不亦惡乎

進周也諱漢也言周未可封禪為進讓可道皆差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德
也故先進讓德音惠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則應紹至不特
創見
况榮
義亦通直以後人見幸下有羞字又幸字蓋欲也言欲化功立號受天之況賜榮名也於
之君揆其榮而相比況以為號也大顏云蓋欲也言欲化功立號受天之況賜榮名也於
云蓋詞義典質又上與幸字
進文致令有畢蓋之謬也

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驪
也與韋不同 峽王道之儀羣臣扈焉或謂目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
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
厭 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舉代而絕也言說者尙何稱於後

也 登詞義典質又上與幸字
進文致令有畢蓋之謬也
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驪
也與韋不同 峽王道之儀羣臣扈焉或謂目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
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
厭 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舉代而絕也言說者尙何稱於後

也 登詞義典質又上與幸字
進文致令有畢蓋之謬也
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驪
也與韋不同 峽王道之儀羣臣扈焉或謂目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
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
厭 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舉代而絕也言說者尙何稱於後

也 登詞義典質又上與幸字
進文致令有畢蓋之謬也
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驪
也與韋不同 峽王道之儀羣臣扈焉或謂目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
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
厭 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舉代而絕也言說者尙何稱於後

也 登詞義典質又上與幸字
進文致令有畢蓋之謬也
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驪
也與韋不同 峽王道之儀羣臣扈焉或謂目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
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
厭 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舉代而絕也言說者尙何稱於後

也 登詞義典質又上與幸字
進文致令有畢蓋之謬也
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驪
也與韋不同 峽王道之儀羣臣扈焉或謂目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
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
厭 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舉代而絕也言說者尙何稱於後

也 登詞義典質又上與幸字
進文致令有畢蓋之謬也
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驪
也與韋不同 峽王道之儀羣臣扈焉或謂目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
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
厭 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舉代而絕也言說者尙何稱於後

秦漢音義曰曼和陸敬育和且敬有似君子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徐廣曰天降瑞不行而至也茲亦於舜

虞氏以興舜則擊亦在其中也濯濯之麟游彼靈時靈時靈時靈時詩人云鹿鹿濯濯注云濯濯始道也

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與帝以享社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宛宛屈仲曰采色炫

燿熒炳輝煌音昇輝音貢正陽顯見覺寤黎烝謂南面受朝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如傳所

戰疾其於成紀故云受命所乘也厥之有章不必諱諱徐廣知諱止純反告之丁寧案漢書音

然有語依類託寓諭以封禪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也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

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與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廢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

謂也徐廣曰假大也司馬相如既卒元狩五年也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諸高也在洛

十二封于太山在兖州博城西北三十里至梁父禪肅然在泰山下趾東北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廣曰蘇

也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屬易本隱

以之顯章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為人車乃顯者也虞喜志林曰春秋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

黎庶張揖曰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下及衆庶也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小雅云人志

微小先道己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張揖云己詩人自謂也已小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

微小先道己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張揖云己詩人自謂也已小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

微小先道己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張揖云己詩人自謂也已小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

微小先道己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張揖云己詩人自謂也已小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

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宋隱述贊曰。相如繼陸。續賈卓氏。其學無方。其才足倚。子虛過屯上林。非侈駟馬。還取百金。獻伎惜哉。封禪。遺文悼爾。

考證

司馬相如列傳。名曰雲夢。案隱。裴駟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臣照按周禮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夢。在孫叔敖前有此澤。非激沮水明矣。

芷若射干。○考要曰。此賦三用玄鶴。三用射干。漢書文選。芷若下無射干字。師古李善。並謂俗本誤增也。其上云。鶴雛孔鸞。騰遠射干。乃狐類。其云藁本射干。乃香草。不嫌其複也。又如赤猿。羆。犀象。野牛。窮奇。獫狁之句。漢書文選俱無之。不知二書誤脫。抑亦後人所增乎。

椹枓豫章。正義。案温活人云。○臣世駿按活人書名。卽本草也。温字疑衍。右以湯谷爲界。正義。言右者北向天子也。○陳子龍曰。湯谷日出之區。應在齊東。而云右。恐左字之誤。正義所云北向天子。亦無據。劉奉世漢書刊誤。亦云右當爲左。

秋田乎青邱。傍徨乎海外。正義。服虔云。青邱國在海東三百里。郭云。青邱山名。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今本山海經注。無上有田三字。亦有國者。海外東經。又有青口國也。

葳橙若菴。○焦氏筆乘曰：葳橙，李善本作葳持。葳音針，乃馬蓋。又作塞將，卽蕪蔣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張揖曰：葳持缺，故詳具之。

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索隱：賈逵云：賓，伏也。○徐孚遠曰：賈說非也。謂以賓見諸侯之禮接之。

其爲禍也，不亦難矣。○顧炎武曰：衍亦字。

逖聽者，風聲。索隱：風聲，風雅之聲。以言聽遠古之事，則著在風雅之聲也。○凌稚隆曰：言風聲，見其遠也。索隱：言風雅之聲謬。

藁一莖六穗於庖，集解：徐廣曰：藁，瑞禾也。鬪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索隱：鄭德云：藁，擇也。說文：嘉禾一名藁。字林云：禾一莖六穗謂之藁也。○楊慎曰：徐楚金云：藁字諸解，惟鄭德得之。徐廣：瑞禾，臆說。字林亦據此文而傳會之耳。

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王若虛辨惑曰：前漢書全引此語，予嘗疑之。按遷傳雖不著其死之歲月，然云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則其死不過在昭宣之間耳。而雄以成帝元延之初，始自蜀遊京師，年七十一卒於王莽天鳳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十年，雄乃始生。遷著書時安得雄之言乎。是必孟堅所續，而後人誤附於史記耳。困學紀聞曰：江氏彙曰：雄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贊附益之。

史記

卷一百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張耳所都。今邢州也。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爲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悲。卽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謂厲王母不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案漢書作母家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應江。衡山。豫章也。九江。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卽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卽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卽自袖鐵椎椎辟陽侯。漢書作刺金椎。椎之。案信陵君使朱亥袖四十斤鐵鎚。令從者魏敬刺之。到謂刺到。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

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葦車四十乘，徐廣曰：大車，駕馬。曰：葦音已足反。反谷口。續通志云：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令入使闕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續通志云：二千石也。續曰：賜亡時來者，如賜其國，大夫但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男子但此云大夫，但及土伍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土伍開章等七十八人。續通志云：伍，律有罪失官。稱土伍，官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續通志云：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闕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續通志云：簡忌，字音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續通志云：肥陵，地

故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謾吏曰：不知安在。音慢，慢也。賈誼地名，在肥水之上。又伴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穰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春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問。文頤曰：忌謂忌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蒼、臣敬、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爲，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蒼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徐廣曰：嚴道有邛，邛，九折阪，又有郵置，竊案張晏曰：嚴道，蜀道，遣其子母從居之，有子者從去也。縣爲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謂他事，可其制也。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

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爲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曰。檻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汝公淮南王也。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州。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案劉氏云。袁盎此言亦太過也。上卽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周陽侯。子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案漢書音義曰。一尺布。尙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尙可舂。而共食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內有承黃帝顛頊者。而堯舜寬之。故放逐骨肉。耳。四凶者。共工。三苗。伯鯀。及驩。兜。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也。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爲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景王章之子也。而追尊諡淮南王爲厲王。景王章之子也。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景王章子也。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周陽侯賜爲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叁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王

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徐廣曰：曲城侯姓盡，其父名達，高祖功臣。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真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諡爲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

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

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漢書云：武帝以安屬爲諸侯。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

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尙、左吳、田由、雷被、伍殺、毛被、晉昌，號曰八公。拊循百姓，

爲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尙流血千里。今彗

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

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爲方略者，妄作妖言詭諛，王大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

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爲中詔長安。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

鄧展曰：調，捕也。孟康曰：調音偵，西方人以反調爲偵。劉氏及包攬，並音丑，政反，眼處云：偵，候之也。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

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妃。後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爲反，具

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爲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關即徐廣曰：「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蠶被巧，謂善用劍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卽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關言屏斥免郎中令，後人不敢效也。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尉及河南共治之。關案樂彥云：「卽就淮南也。」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曾有詔卽訊太子。關案樂彥云：「卽就淮南也。」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關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卽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卽訊驗王。關案百官表：「王聞漢使來，卽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霄被事耳。王自度無何，關如淳曰：「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閭奮擊匈奴者，蠶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關云：「詔書募擊匈奴，而被壘過幽寡者，漢律所謂廢格案如淳注：「梁孝王傳云：「謂殺閭不行也。」音各。」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謂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

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卽中尉至。及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創甚恥之。然淮南王創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爲妄妖言。如淳曰。道猶言路由。長安來姚丞云。道或作從。言上無男。漢不治。卽喜。卽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伍被。楚左吳等案輿地圖。蘇林云。輿猶畫載之意。輿志。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卽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卽常山王。皆景帝子也。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於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尙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遺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

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卽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魏圖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案薛綜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卽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魏圖括地志云：豈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有至會稽市易者，闕文。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躡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魏圖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魏圖徐廣曰：在梁碭之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

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面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以爲子，兄殊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爲太子，建父，不得爲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卽使所善壽春莊芷，漢書作臧正。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資服，差粳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謂如淳曰：廣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爲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卽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

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爲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與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爲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徐廣曰：一作噓音寂笑反。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執慮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駟案張晏曰：不成。且吳何知反？費曰：言吳王不知舉。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徐廣曰：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今我令樓緩徐廣曰：案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名。先要成皋之口。澠水縣東南二里。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轅轅故關在河南緱氏南，巨先要成皋之口。澠水縣東南二里。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轅轅故關在河南緱氏南，十九里。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八十里春秋時闕文。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即成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

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鐵鑿棘矜也。劉氏鑿音者裏反鑿音自各反又鐵音機錄音廉公曰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與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閭左邊不役之民秦則役之也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音反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感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爲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徵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那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蘇林曰一歲爲耐罪二歲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爲司寇耐爲鬼薪白粲耐猶任也刑已上爲耐。耐能任其罪。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子幸臣。蘇林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徐廣曰淮南名士曰武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蘇林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蘇林曰崔浩云一名緝多冠也欲如伍被計。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蘇林曰一日猶一朝卒然無定時也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蘇林曰

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爲發去其人。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僞欲之耳。章昭曰：如蒙巾發之甚易。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僞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卽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音義曰：卒衣也。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爲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卽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徐廣曰：在江夏，縣案蘇林曰：下雒縣名。雒音全，爾反。縣名在江南。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卽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江都，揚州也。會稽，蘇州也。淮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閒，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卽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徐廣曰：卽許太子，太子卽自到，不殊，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于后園，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徐廣曰：詣都座，就丞相共議也。案肄習也。音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

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
癸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
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謂徐廣曰宗室近幸臣
比吏而非與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削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謂蘇林曰以
非吏故曰他
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
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謂徐廣曰卽位凡四十
二年元狩元十年月死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
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爲九江郡謂徐廣
安國以陳
縣爲郡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謂衡山
王后名也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
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反具亦心結
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勅慶死罪疆
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
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謂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
自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爲置之衡山王以
此患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謂徐廣曰
密謀作計校王后乘舒死立徐來

爲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姪又與客姪。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卽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案漢書音義曰：傅母，屬。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爲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姪，無采與奴姪，王彊食，請上書，卽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衛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軺車，鑿矢。」徐廣曰：軺車，戰車也。音扶萌反。漢書作故軺，向別錄云：易家有救民之法也。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邱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卽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郤，約束反具。衡山王卽

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羸，音盈。言孝作軻車鏃矢，與王御者姁，欲以敗孝。白羸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羸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羸上書，恐言國陰事。卽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爲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卽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安，音安。按漢書：大行息，音息。案漢卽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卽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姁，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爲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僇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案：逸說曰：淮南多橫，寧非正天子寬仁，其過不更，禍車致禍，斗粟成醜。王安好學，大陸作詞，兄弟不和，傾國殞命。

考證

淮南衛山列傳。廷尉臣賀。○臣照按漢百官公卿表。張釋之以孝文三年爲廷尉。終文帝世不遷。此廷尉賀不知何人。疑有訛字。

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容齋續筆曰。高誘作鴻烈解。及許叔重注文。其辭乃云。一尺緡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亦使曲城侯集解。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功臣表。蟲作蠱。

王使郎中令斥免正義。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敢郊也。○余有丁曰。郎中令。郎中之長。斥免蠱被也。

以令名男子若振女。集解。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振。西京賦作偃。

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陳沂曰。接任蠶死後。趙佗始自爲王。今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耳。

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呂氏春秋及宋世家。皆以爲箕子。

今我令樓緩先要成皋之口。集解。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徐孚遠曰。周被陳定。皆著姓名。緩不得獨去姓。樓緩當是與古人姓名同也。

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謂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小以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

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

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

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廩車。謂車下也。音婢。王以為廩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

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相。謂相門限也。音口本反。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

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

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謂我。謂江陵後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二十里。所或曰孫叔敖。大澤之水。作盤。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謂子產。按有管晏列傳。其國饑。羊舌肸等亦古之。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贇為相。

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產。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贇為相。不事昭君。亦無徐贇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記異耳。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

以子產為相。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

僮子不犁。咩。二年。市不豫賈。其賈賤。不豫定賈。三年。門不夜關。一作開。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

年。士無尺籍。之籍。音七。民無一尺方板。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

去。我死乎。民將安歸。謂案皇覽曰。子產家。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家是也。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丁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謂理也。又謂理也。又謂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

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

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謂理也。又謂理也。又謂理也。

應察微理。以決疑獄。故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謂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是也。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

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奉職循理爲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吏述焉叔孫
鄭自昔稱賢拔葵一利散父非愆李離伏劍爲法而然

考證

循吏列傳。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呂氏春秋。進孫叔敖者。沈尹筮。筮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韓詩外傳作其弟諫曰。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呂氏春秋作石渚。

失刑則刑。失死則死。○韓詩外傳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

卷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國時衛但稱君。至黯七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國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已後莊皆云嚴。孝景帝崩。太子卽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南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國比首。比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

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黯如淳曰。律。太守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言。其治責大指而已。丞史。或曰。以爲擇郡丞及史。使之鄭當時爲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黯助曰。傳。將。仇。直。傳。音。付。人。姓。柏。名。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漢。書。見。名。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曰。所。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黯。戇。也。音。陟。陟。反。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黯。曰。賜。告。得。去。官。歸。家。其。告。居。官。不。視。事。黯。數。音。所。角。反。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黯。曰。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書。作。病。病。也。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處。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踰。廟。而。

視之。林視之一云。淵厠也。淵林邊側。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武帳。應劭曰。武帳。織成爲武土象也。孟東曰。今御。應劭曰。武帳。織成爲武土象也。孟東曰。今御。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如淳曰。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路洞反。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魚列反。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丁禮反。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旣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旣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

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賈音時夜反，或匿馬，賈賤也。鄒氏音勢。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買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如淳曰：按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闕出財物於邊關乎？」應劭曰：闕，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藩

淮陽邪。吾今召君矣。謂今日後即召君也。願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

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

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舞猶弄也。淳曰。內

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

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在郡守上秩。眞二千石。

律眞二千石。奉月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元卿五年。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

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

千石者十人。漢陽假宏。案漢世作假宏。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太后兄王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

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音諶。曰當時父。嘗爲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

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危。梁

楚王之將。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處也。請賓客。便環曰。請

賓客。置即驛馬。謂於置著馬也。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

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爲魯中尉。

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遷爲大農令。莊爲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謂竹器以言無銅漆也。漢書作具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爲大農，儼人矣。案晉灼曰：當時作大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任儼也。瓚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謂儼音耶，就反，幸較音妨，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儼人取庸直也，或者實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進貢也。幸較字亦作酷，權者獨也，言國家獨權酷也。此云幸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幸較也。多通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史。相長史也。上以爲老，以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爲九卿，廉內行脩絮，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謂落散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謂徐廣曰：部一作邳，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闔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賤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秦隱述贊曰：河南矯制，自古稱賢。淮南臥理，天子伏馬。後霸興歎，伉直愈堅。鄭莊推土，天下翕然。交道勢利，翟公愴旃。

考證

汲鄭列傳：愚民安知。○顧炎武曰：愚民安知爲一句。

其先鄭君集解：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徐孚遠曰：景帝時，莊猶年少，鄭君非莊父明矣。或其祖也。

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古文宣明舊藝，咸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案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今，卽今之學令是也。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闕雖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閱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衰也。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匡等，爾繼歷也。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徐廣曰：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爲說文侯師。

子貢爲齊魯聘吳越亦卿也。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在也。

子張居陳。陳州。今澧臺子羽居楚。楚有澧臺湖湖北有澧臺。子夏居西河。汾州。今子貢終於齊。青州。今如田

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

天下竝爭於戰國。儒術既細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

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顏云今新豐縣溫陽之墟號慈儒。坑溫陽

秦坑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尙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

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

焉。方相繼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

爲陳涉博士。世孫名鉗。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丁革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

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

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

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

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

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與於學。然尙有干戈。平定四海。布之徒相次反叛。征討也。亦未

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文學之士。居位。然孝文帝本好

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

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徐廣曰。培公名音扶。尤於齊。則韓固生。名公。生其處號也。於燕。則韓太傅。韓嬰也。為言尙書。自濟

南伏生。周絕年云。字子賤。名言禮。自魯高堂生。生者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言易

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母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

緇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云。封以

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皆弘奏請之辭。曰。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愆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

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

太常臧。臧。案漢書。白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可教道藝也。殷曰序。音舒。禮教。

周曰庠。詳審經典。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

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

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

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音時。兩

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所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謂吏也。俱也。謂計吏俱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

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

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

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

故。謂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

右內史。謂左馮翊右扶風。後改爲左馮翊右扶風。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

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謂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郡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

也。備員。請著功。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矧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於魯南宮。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浮丘伯在長安。申公在

兖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案漢書云。呂太后與元王子郢俱卒。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卒。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卒。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卒。

學也。郢卽郢客。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謂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立。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曰。廢刑。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

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謂徐廣曰。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

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蘭陵王臧旣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

史記 十九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二十九

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軺傳，徐廣曰：軺車。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寶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鮒之弟子嬰爲惠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傅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爲博士，臨淮太守。周勃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繆生，音亡救反，經元王所禮也。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慶忌，姓闕門名慶忌。爲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卽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

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

又盛夏馬行多渴死殺氣爲毒也。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漢書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

觀之理國理身而已。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固曰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翻案漢

故言此家人之言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書音義曰逆家以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乃使固入

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

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固曰徐廣曰。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

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薛縣在菑川側曰

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

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關中名嬰。漢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徐廣曰。韓生推詩之意。而爲

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

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伏生者。名勝。伏氏碑云。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問伏生能治

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

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諸

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

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費用。常爲弟子都養。謂兒寬不貧爲

公羊灼然爲善。案有斷養卒斷掌馬養造食也。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

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

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兒寬爲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

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元狩元年。徐廣曰。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

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

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

書滋多於是矣。案孔臧與安國云。舊書潛於壁室。藏而復出。古訓復申。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

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

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漢書作頌。音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

爲禮官大夫。傅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

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公戶姓滿意名也。案桓生。單次。單姓次名。音善。皆常爲漢禮官

大夫。而琅丘蕭奮。琅山陽。曰處山陽。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案

姓，漢名字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案漢書云：商瞿授管橋，管子府，子府授江

木留音助。孫突子乘授何，六傳也。仲尼弟子傳作盟，傳舒管子弘弘，降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子家授東武

家監，監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漢書不同。舒音寒，疵音必利反，疵音自移反。而漢

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案田何傳菑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

齊人卽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坦，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案徐廣曰：臨菑人

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

舒不覲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卽位，爲江都相。案仲舒事

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

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案徐廣曰：越元六年，案

殿災也。仲舒爲災異記草而未奏。主父偃竊而奏之。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案徐廣曰：舒不知其師書

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

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

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

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魯人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環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

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環也。温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

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自炎漢。著令立官。四方扼腕。曲至壞璧。書禮之冠。傳易言詩。雲蒸霧散。與化致理。鴻猷克贊。

考證

儒林列傳。胥靡申公集解。徐廣曰。腐刑。○楊慎曰。列子云。胥靡登高不懼。胥。隸也。靡。末也。胥靡末隸

微賤之人。腐刑無據。

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楊慎曰。司空城旦書

蓋太后怒詈鞫固之言。意欲入以罪條。比于城旦。駟謂比儒生於律令。非也。儒家外自有刑名家。何

得以律令比之。

欲求能治尙書者。○尙書疏曰。尙字乃伏生所加。

孔氏有古文尙書。○巨照按顏師古曰。家語。孔騰藏尙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

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王應麟曰。隋志云。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

也。史通亦以爲孔惠所藏。則又非師古所引二人者矣。書疏云。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則又是安國祖藏之。

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孔安國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罟密矣。秦法密於嚴刑。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言本弊不除。則其末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圓。案漢音義。圓。案漢音義。圓。案漢音義。圓。案漢音義。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道遠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量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鄧都寧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

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爲楊唐初改爲洪洞以故洪洞鎮爲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

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人上林，賈姬如廁。案：野處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處亦去。太后聞

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瞿氏。也。瞿有悅音。開郅氏劉氏音。並同。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瞿氏首惡，餘皆股栗。徐廣曰：居歲餘，郡中不拾遺。

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

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旣爲書謝上，因自殺。

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案中如字，謂以法中傷之。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持節拜爲鴈門太守，而便道之

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漢人象案，寓卽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水也。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

「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一作雷，徐廣曰，穢人也。徐廣曰，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東溼薪。徐廣曰，一無此字，案，昭曰，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百官表云，都尉掾官，掌佐守，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若周之司馬，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所注反，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爲中尉。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卽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卽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解音紀，反，音，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賈貨買陂田千餘頃。實音食，夜反，實餘，反，音，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餘廣曰，侯五年，國除，漢書，由以宗家任爲郎。案，與，國家，有，外戚，姻，比，於，宗室，故，曰，宗室，也，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卽，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郡，尉，如，令，爲，郡，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伎。案，漢書，堅，伎，也，司，馬，安，之，文，惡，曰，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尚，伏。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軾，案，均，等，也，茵，車，驛，也，言，二，由，後，爲，河，東，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尚，軾，也，謂，下，之，也，馮，音，凭。

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即申屠也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潁人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部國后稷所封潁縣也以佐史補中都官都府史用廉為令

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案漢書

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

諸律令論一作經徐廣曰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兩時未為陸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

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鞠等也張晏曰傳考

不也鞠一吏為獄狀論其報行也章昭云爰換也古者并取鼠與肉具獄獄堂下曰罪條具其父見

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

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

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章昭曰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

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驛案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

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章昭曰大府公府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以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

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

蘇林曰拘已而趙禹遷爲中尉徒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吏以
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
案求官屬陰罪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謂御人始爲小吏乾沒徐廣曰蓋勢沈浮也獨案服陵
爲沒謂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曰姓魚也及列九卿
取他人也又云陽浮羣爲乾心內不合爲沒也
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音附乃請博
士弟子治尙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謂李奇曰亭平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
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謂章昭曰在板票謂律令也古以板書之言上奏事即譴湯
應謝一作徐廣曰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愆抵於此謂蘇林
用證語故至此謂百官表云廷尉奏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即貴湯非常釋聞謂徐
應對謝之如上意必引正監等賢者本爲臣建議如上意臣不用愚昧不從至此也罪常釋聞謂徐
答問也如今制曰聞矣即奏事上是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
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
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謂徐奇曰先見上於是往往釋湯所言謂李奇曰湯口湯至於
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
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衛

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晝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續徐廣曰。元狩二年。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謂緡音緡。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每千錢一算。出一等。買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緡。出此令。用鋤築。豪強兼井。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算百二十文也。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續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爲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與。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譏上。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困愚忠。著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城。置吏。士守之。以扞寇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

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以利交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爲御史中丞。悉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如淳曰。太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其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淳曰。瘞。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終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此時蘇州爲會稽郡。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爲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爲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十。周未。越王勾踐滅吳。遂成王滅越。吳之地。越王勾踐滅吳。遂成王滅越。吳之地。越王勾踐滅吳。遂成王滅越。吳之地。越王勾踐滅吳。遂成王滅越。吳之地。

曰長短術與於六國時行長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黜體於湯湯數入短其語隱用相激怒

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湯與田信爲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悉責也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馮廣曰謂音共召反縱有姊姁

吁音奇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
縱爲中郎。案漢書音義補上黨郡中令。案謂補上黨郡治敢行少蘊藉。案謂案漢書音義
藉也。案謂音但藉音才夜反。張晏云爲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縣無通事舉爲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
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案謂案王太后之女。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
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南王女陵姦及受財物。國除。寧成家居。上
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
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案謂案漢書音義曰隸也。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
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
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案謂徐廣曰孔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
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
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案謂案漢書音義曰一切皆
鉗鎖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縱鞠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案謂
案謂案漢書音義曰一切皆相聯鎖者二百人爲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尙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案謂
案謂案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故云佐吏爲理也。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尙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案謂
案謂案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擊必張羽翼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

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閹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謂卒音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曠之曰。謂徐廣音至冬。楊可方受告緡。謂求告緡令楊可主之。謂緡錢出等。人有不以錢通者。令得告之也。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謂求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謂緡案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謂馮翊少時推埋爲姦。謂徐廣曰推殺人。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卽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賊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求。謂梨首比也。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謂徐廣曰徒但也。鴇惡也。應劭曰。鴇疑也。取吏好鴇疑人作禍敗。

使之與從事河內則楊皆庶成徐廣曰一云庶成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爲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

尹齊者東郡在平人音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

貴戚遷爲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

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爲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爲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殺爲之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

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

將梁侯爲荀彊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遷殿爲庶人病死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爲

中尉爲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音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

用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鉅徐廣曰音頃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購告言姦置伯格長

長也伯音阡陌落音村格街陌也落音設者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爲人調善事有勢者卽無

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攻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焄音

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遷徐廣

曰元鼎六年出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漢書元封三年三輔舊事云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丈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魏略案漢書音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魏略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魏略徐廣曰殷一作假人亦有姓假者也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魏略案漢書音義曰沈匿不發覺之法章昭曰沈沒也沈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

法焉。謂徐廣曰詐爲虛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廐丞。百官表云。大廐。廐官有大廐。各五丞。一尉也。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詆殺者甚衆。稱

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

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謂案漢書。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今岐州岐縣北時。屬右扶風。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抵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漢書。杜氏。諱。南陽杜衍人名也。地。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或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爲中丞。

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謂李希曰。其用罪深。刻至骨。次至也。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

平。不循三尺法。謂案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

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曰。舉之。廷尉以掌劾付廷尉治之。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

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續張晏曰詔書或有從此令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也。蓋詆者盡至也。以上廷尉及中郎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續徐廣曰天漢三年爲御史大夫四歲太始三年卒。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百萬矣。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汚者足以爲戒。續徐廣曰。一本無此四字。一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實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滅。續徐廣曰。一作成。謂推繫之以成獄也。水衡閹奉。扑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軀爲圓。禁暴不止。茲爲斯獄。陰騭爰始。乳獸揚威。若鷹側視。舞文巧詆。德生可恃。

考證

酷吏列傳。遂使書獄。集解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劉奉世曰。謂案牘耳。非律令也。

弟繫導官。集解如淳曰。大官之別也。主酒。○漢書師古注。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

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臣照按前云。湯客田甲賈人。始湯與錢通。此下云。湯欲奏請。信輒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前。又云。甲有賢操。責湯行義過失。有烈士風。後文云。天子案誅三長史。出田信。豈田信卽田甲乎。

猾民佐吏爲治。索隱案謂豪猾之人。干豫吏政。故云佐吏爲理也。○臣照按猾民畏縱之嚴。反爲吏耳目。助治公務。以自效。師古解最得。如索隱所云。則是今之把持官吏也。

失之旁郡。圖梨求。○凌稚隆曰。梨求。漢書作追求。

尸亡去歸葬。集解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楊慎曰。尸亡去者。謂齊死而遺命其家。潛逃歸葬耳。徐廣之說。事涉神怪。且不達文義。

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溫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內史。按溫舒未嘗免。作爲字是。張湯死。溫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卽此時。

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臣照按遷身被腐刑。受酷吏之害。又諸酷吏皆武帝意向。故深其文。使讀者自明。非正辭也。

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蓋世司馬公之殘闕積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

大宛之跡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長安萬二千五百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氏南亦至大月氏見

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傳云騫漢中成固人建元中爲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氏音

支按在涼甘肅瓜沙等州本月氏國以其頭爲飲器韋昭曰飲器樽也單子以月氏王頭爲飲器

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

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也音突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匈奴甘

父關謂關秦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俱出隴西經匈奴謂道

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

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

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

反漢漢之路遣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謂大宛發導驛抵康居人導引而至康居也

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爾雅。抵至也。居其尼反。括地志云。康居傳致大月氏。南于大月氏。在大宛西。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酒國也。康居傳致大月氏。南于大月氏。在大宛西。一千六百里。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爾雅。徐廣曰。一云夫人爲王。夷狄亦或女主。既臣大夏而居。作君也。爾雅。既盡也。大夏國在媯水南。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竊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衣者必執要領。言竊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要領衣領。凡持其要害。然頌是其意。留歲餘。還並有山。爾雅。並白浪反。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于文字爲疏者也。留歲餘。還並有山。爾雅。並白浪反。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欲從羌中歸。爾雅。獸文云。羌西方牧羊人也。南方蠻。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元朔三年。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竊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竊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之官號也。竊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竊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竊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案外。爾雅。云。外國帶天下有三。案。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馬衆。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空駒汗血。因馬。曰。天。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婁于寘。爾雅。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去于寘三百里。爾雅。扞婁國也。音汗。與扞婁同。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爾雅。鹽澤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是一名也。

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山。爲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鹽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穿齒。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蒲昌海西六里。一名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真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注渤澤已而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渤澤卽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子真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師卽車師也。姑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謂徐廣曰。不土著。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謂漢書解詁云。奄蔡卽闐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謂萬豐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象。常致十萬。西域傳云。大月氏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候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泰外國傳。大秦爲寶。秦月氏爲馬。衆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

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祈連間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祈連山以西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壘國西行三千六百里安至斯資國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

北窅居東烏弋山離西條枝國臨媯水土著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以銀爲錢如其王死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

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

錢如其王面漢書云文獨爲王面暮爲夫人面形章昭云暮音沒無文面也張晏云西則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爲書記漢書云西則

條枝北有奄蔡黎軒各數千里反下巨百餘所土地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

珠項多巧前化銀爲金國土市買若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繕爲及五色水晶爲

人欲洗之其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取其皮布以爲布極細手巾齊數匹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

俗謂之海西安息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爲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條支西大海之

如胡眼從安息繞志北到其國人民相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爲正似中國人

與地連劉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時途絕則逐水草爲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瓜衛助之滋息無極

居其人穴

條枝漢書作犂狁漢書一名大秦三國並臨西海後漢書云西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

田田稻有大鳥卵如雞漢書云條枝出鄧子犀牛孔雀六雀其卵如雞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蕭

餘食大麥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

之術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有峴嶺之弱水在大秦西玄中經云玉山西王

母所居此弱水西王母既安息長安香老傳聞而未嘗見後漢書云桓帝時有三足神鳥爲王母取

食也南徵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

有日南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

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

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也而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

前千六百七十皆掠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

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徐廣曰身或作

乾薄音篤孟康云象以戰其民弱月氏俗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厚羸瑁金銀錫銅西與大

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俗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厚羸瑁金銀錫銅西與大

秦通於是遣使天竺問佛法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

郭殿皆羅女刻鏡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居左右色黃髮如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中莫邪夢白經云臨吐

生從母居太子父曰屠所里各有行列居左右色黃髮如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中莫邪夢白經云臨吐

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坑竈上有太子脚跡見在生處名藍迺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

須途所起又有阿輪迦樹是夫人所鑿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
波斯王波虛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屬方
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天竺國凡一十一天竺在毘盧山南大河者也治城臨恆山又云多羅達地亦下
西末達山一名提樹山水出熱風國水一丈恒伽山經大河者也自魏臨恆山以南多羅達地亦下
佛土良多稱爲四熱留役駱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切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
佛即刻牛頭樹象置結舍內佛坐此像象係之始後人切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爲石沒入地唯餘
十二騎驢間二尺餘彼者老名書閣也幡山石也山周四十二事問佛佛一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
俱在此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北山上四望見福田懸畔固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製袈衣是也
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北山上四望見福田懸畔固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製袈衣是也

竊曰臣在大夏時見耶竹杖蜀布高寶中都耶山出此竹因名耶竹節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國人
往市之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
臨大水焉通大以竊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

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通如淳曰徑又無寇天
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
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通言重重九致殊俗威德
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爲言爲然乃令竊因蜀犍爲通犍其連反犍爲郡今犍發問使四道並出出隴
出冉出徙德轉徐廣曰屬漢嘉州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出焉通犍今雅州皆在或州西南也皆
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南越破後穀答侯作犍都爲沈黎郡又有定犍縣通氏今威州及武等

州也在戎州西北也南方閉嵩昆明昆州及南昆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

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滇越在戎州西南一作城通昆而蜀賈姦出

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

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

奴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取斯義也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

奴匈奴圍李將軍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

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

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好昆莫昆莫

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漢書父名維兜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噉肉蜚其上昆莫

街同語吏傳經不治道上益街之史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

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

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

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

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

郎

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國。竊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竊大慚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竊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徙徙王不能專制竊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子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竊竊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罂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竊還竊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竊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竊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謂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竊鑿空。其後歲餘竊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謂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竊鑿空。其後歲餘竊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謂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竊鑿空。

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

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下

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

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

徐廣曰

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

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持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

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旣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

州越巂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

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

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

此初郡

謂之初郡謂越蜀汶山等郡也

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

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

徐廣曰元封二年

斬首虜數萬

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爲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旣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

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

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

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

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

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爲漢使所侮易

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

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廣曰。破
亦作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
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奴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
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爲中郎將。曰
數使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爲浩侯。徐廣曰。王恢封四年。封浩侯。於是酒泉
列亭鄣至玉門矣。輿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龍勒界。輿地志云。王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烏孫以千匹
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輿地志云。江都王廷女。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
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
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
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漢。輿地志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
之吞刀吐火。植瓜種樹。輿地志云。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扞架蘇雍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
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窠。其山多玉石。采來。輿地志云。漢使采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
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
焉。於是大穀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

大傾駭之。及其眩者之工，而穀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鬢，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鑄字又或作鐵字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鑄字又或作鐵字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徵者也。進然美語如成熱者也。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鹽水不可準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鳴馬糞爲輕驗，以其道路惡，人畜卽不約行，嘗有人於磧內，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曰：馬誓。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

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番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卽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泥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軍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除。而李彥爲校尉。制軍事。音尺。奢。反。又尺者反。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旣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尙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泥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爲漢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曰。易。音灼。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充。蓋以水。

蕩敗其城也。音空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也。續圖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者，今城中渴乏。而發天下七科適市。音調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買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罪，而發天下七科適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適出朔方也。及載糶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尙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圖昧蔡，大宛將，昧音末，蔡先葛反。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

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子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謂如淳曰時多別將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幸侈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謂案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謂徐廣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抑退也。此卒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也。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

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徐廣曰一本無置字酒泉都尉燉煌有溫泉縣或者酒字當爲灑字也

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

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漢書西域傳曰漢以窮河源于何見崑崙乎尚書

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爲虛妄也然秦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爲中國河積石本

非河之發源猶尙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于葱嶺山乃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故言九州山川

則河源本崑崙而清流至于真耳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並禹貢各互舉耳故言九州山川

尙書近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漢書作所有放哉如淳云放落迂闊言

耳而苟悅作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技

西入天馬內向葱嶺無塵鹽池息溟曠哉絕域往往亭障

考證

大宛列傳爲發導驛抵康居○凌稚隆曰按導驛二字觀後書烏孫發導譯送騫還則此驛亦當作

譯既大夏而居地肥饒索隱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爲臣而爲之作君也○董份曰臣大夏而居者

言大夏服屬爲臣而月氏因居其地也地肥饒亦言大夏故月氏居而安樂之

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余有丁曰。進熟。或是進見而熟於天子。故得以進言。若老成者。憚行役不肯言矣。注熟美之說。未必然也。

於是乃造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集解。徐廣曰。空一作宄。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臣照按。兩空字。或作宄。今考其文義。蓋上空字是宄字耳。水宄。猶水源。觀後文甚明。蕩敗之說。非是。蓋欲奪其水。非灌以水也。灌以水。則又何渴乏之有。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困學紀聞曰。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卽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

卷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爾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爾雅曰。言文之敝。小人以文之亂法。亂政。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讖。爾雅曰。非言也。儒敝亂法。俠盛犯禁。二道皆非。而學士多稱於世者。故太史公引韓子。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爾雅曰。謂春秋游俠之美。

國史也。以書人臣有功名則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

肥於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曾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

善懷獨行君子之德。下孟反音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莊子云原

憲蓬戶不完以爲編而蓬也。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也於豔反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

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音厄而不

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窮於井廩。伊尹負於鼎

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夷吾栝栛。百里飯牛。仲

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

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已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已受。故伯夷醜周。餓死

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躡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

侯。侯之門。仁義存。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

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久。而布衣之徒。設取

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

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

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請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

人非耳。此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以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扞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軻牛。軻徐廣曰。音雄。軻。漢書音義曰。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軻布尊貴終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博好六。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閻氏。閻有閻案。

爲郿都陳周康周名康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亮陝韓

孺紛紛復出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請梁梁國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爲郿陝音如冉反解音紀治

反漢書

郭解軼人也河內軼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

飲酒少時陰賊心忍害以內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亡命也案謂剽攻不休及鑄錢

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

喜爲俠益甚性喜爲俠也蘇林云言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

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恃也與人飲使之囁子妙反盃酒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

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

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遺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

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

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案謂吾心中所急至踐

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更謂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卒無常入皆當

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

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更謂數音朔數額也謂額免之也又音色主反

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具反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謂屈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漢書作無庸蘇林曰：且無便用。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如淳曰：解多識亡命者，故喜奉年少，與解同志者。及徒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案訾不滿三吏，恐不敢不徒。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徒。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案廣曰：闕在同州韓城縣南，馮翊縣西南二里。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在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匪

賊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

曰數僂也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
廣曰廣門有

魯公孺魯姓也與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也漢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
魯公孺魯姓也與徐廣之說不同

遽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如淳云京師四出道也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舊解

以趙他與公子爲人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

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惟用榮名爲飾表則聲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案隱述贊曰游俠豪僂籍籍有聲橫行州里力折公孺朱家脫季劇孟定傾念人之難免難於更傳哉翁伯人貌榮名

考證

游俠列傳○臣照按遷意所不滿莫若公孫丞相及衛霍觀倭幸傳之闖入衛霍可見此言僂不如

俠其所爲僂即指公孫輩言而班固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亦不達其旨矣

侯之門仁義存索隱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余

有丁曰按此卽上文嚮其利者爲有德意也索隱注未明

近世延陵集解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翻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

趙已并代。何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楊慎曰。延陵。吳季札也。不必引延陵生。太史公作傳。其不名者。必其顯著者也。或曰。季札豈游俠耶。余曰。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子貢既入貨殖。季札獨不入游俠乎。故曰。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若趙之延陵生。不可言王者親屬也。

且無用待我。待我去。○王若虛辨惑曰。疑重用待我字。

然關中長安樊仲子至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臣照按此數行。皆後人所續。玩前後文義。自得之。

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諫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音暴。抗音苦。浪反。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閼孺。籍孺皆名。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關說。謂公卿因之而通其。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鵀。貝帶。鵀。案漢書音義曰。鵀。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許慎云。鵀。鳥也。淮南子。冠鵀。貝帶。越武靈王服貝鵀。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購侍中。三蒼云。鵀。鳥也。飛光映天者也。傅脂粉。音附。傳化閼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帝陵也。色。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主。案漢

書作趙談此云同者北宮伯子伯子名北宮之宦者也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暴氣幸常

爲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後屬犍爲以濯船爲黃頭郎中說能持權行船也士水之母故施黃旆於船

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願見其衣髮無此字發

音篤發衫帶後穿覺而之漸臺記云未央宮西有蒼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臺以夢中陰自求推

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漢書云上曰貧幸之日

異通亦願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至於十也官至上大夫文

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

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

者得自鑄錢鄧氏錢稱兩同漢四銖文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帝嗜吮之嗜音

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爲帝嗜吮之心慚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無何人有告

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尙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長公主

也案即吏輒隨沒入之謂長公主別有物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謂公

館陶公主也

與表 竟不得名一錢。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寄死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

案漢書得周仁此上冊周文今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過於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今天子寵臣士

人則韓王孫嫣。音於建反又宦者則李延年。

嫣者弓高侯孽孫也。信之子頑當也今上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

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臥

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

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

嫣。謂還爵封於太后由此嫌嫣。衛同漢書作街字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

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音悅說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或犬監而平陽公主

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與天地祠。欲造樂詩。

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其造樂章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

甚貴幸。母如韓嫣也。卓鄴地名又云埽者埽等之名久之。寢與中人亂。坐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

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

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侯幸矣。雖百世可知也。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既苑也。

衆隱述贊曰：傳稱令色詩刺巧言冠纒入侍傳粉承恩黃頭
賜蜀宦者同軒新聲都尉挾彈王孫泣魚竊駕著自前論

考證

侯幸列傳文帝說焉。索隱漢書云上曰。鄧猶登也。說之。○臣照按漢書無上曰二字。鄧猶登也。乃班固疏解之辭。索隱慮增之也。

文帝崩。景帝立。○史通曰。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於韓嫣也。○楊慎曰。仁寵最過爲句。庸不乃甚篤爲句。不否同。索隱句讀已非。解又可笑。

史記

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滑稽謂亂也。齊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辭云。將突梯滑稽。如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其歸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髡音苦。魂反。贅壻。女之夫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

威王之時。喜隱。隱音許。既反。喜。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

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

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

奮兵而出。諸侯振懼。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

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案索訓盡。音冠纓盡絕也。孔

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田求福穰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徐廣曰甌窶也。窶窶案甌窶有杯也。窶音如葵古字少耳。言豐年穰也。汗邪滿車。下田之中有薪可滿車。汗邪下地田也。汗音魚。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舂鞣鞠臙。徐廣曰鞣收衣也。鞣音其紀。反。又與臙同。謂小跪也。鞣音其紀。鞣音其紀。免反。謂收袖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徐廣曰眙吐飯反。直視貌。眙音與睇同。謂直視也。五瓶反。又五二反。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爲樂亦甚。飲可。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曰一本羅襦襟解。微聞薜澤。常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今馮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優，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庸也。亦同。庸，其字耳。優孟在楚，庸在秦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楨楓豫章爲題湊。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題湊。題湊，題湊也。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發甲卒爲穿墻，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壙窆爲椁。壙，皇覽亦說此事。銅歷爲棺，釜高也。齋以薑棗，古者食肉用薑棗，禮內則云：實棗於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之者，壙葬之也。中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案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無遠有所之，適他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也。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說之，蔑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

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貧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賂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寢丘，徐廣曰：在固始。固始，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炭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茹谷，後有冥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御覽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陳倉，今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左方。可以

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

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案東武侯母姓也常養帝。表云。東武侯郭

乘高祖六年。封子他孝景六年。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

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繡殮。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

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

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處之於

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

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尙須汝乳而活邪。尙何

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謂武帝謂謫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魏孟仲長統云。運爲滑稽傳。敘優旃事。不釋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

輿地志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志云。富平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方朔亦多

博覽外家之語則外家非
止經史即傳記雜說之書
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
百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微宮天下上事及闕下
凡所徵召皆總
領之秩六百石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
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飯於前飯已盡
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
卽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
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
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
俗謂無水而沈之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官署門也
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案謂朔設詞對之曰蘇
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
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卽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
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
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
有雄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沈天

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孟。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岫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在長安縣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下。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音逐龍反。櫺音歷。重櫺。欄楹之下。有重櫺處也。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騶音耶。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以有九牙齊等。故謂之騶牙。猶騶然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於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願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

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傳曰。子夫之弟也。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

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

願白事。徐廣曰。衛青傳云。寧乘說青而拜爲東海都尉。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

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

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

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

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

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緡。徐廣曰。音瓜。一音螺。青緡。出宮門。行謝

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

也。此指東郭先生也。其音身衣褐而懷寶玉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

貴。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

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齊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

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案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于楚。不音

死。又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于齊。皆略同。而事異。殆相涉亂也。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運。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認耳。

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青州。今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

至於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逢。以善。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

鄴今相州縣也。

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

鄴華陽

董鄉人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遂爲河伯娶婦也。

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

用其二十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

卽媵取洗沐之爲治新綺綺穀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

緹他禮反。野王云黃赤色也。

又音啼厚縹也。女居

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

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

矣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

老送女河上。

三老。卽謂亭。

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

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

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願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

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

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數

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

磬折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冠前謂之爲簪言插簪飾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嚮河立

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樹在處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雨頭言人腰似也

所以三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所敬。與以誠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異。又不得錯綜而易。處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記。先達共所稱。今稽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循吏傳記于產相與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賊爲政。清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思。故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取欺之。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爲允當也。

考證

滑稽列傳。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黃氏日抄曰。三年不飛不鳴之語。楚世

家以爲伍舉語莊王。今滑稽傳。又以爲淳于髡說齊威。果孰是孰非耶。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史通曰。優孟在春秋楚莊王時。淳于髡在戰國齊威王時。史謂後百餘年

誤矣。

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正義。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呂氏春秋異寶篇。所言與正義所引大同小異。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禩。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

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西京雜記作東方朔。

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凌稚隆曰。按此淳于髡事。誤入於此。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漢書循吏傳作議曹王生。

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開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適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下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

之起。由漢興而有。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案周禮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季子期子反後姓也。季主見列仙傳。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

士。同日俱出洗沐。漢官儀五。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

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亦通。蓋必以易。易用大衍之數也。二人即同與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

亦通。蓋必以易。易用大衍之數也。二人即同與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

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頗有知者。卽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纒纒正襟危坐。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免。謂俯俛爲敬。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音汙。故反。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願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音疵。疵。趨而言。趨。猶足恭也。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謂除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譽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

虛功。執空文。以誦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適猶調也。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竊用反。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鷓鴣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芴蕝。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碁。碁用之則轉天經。加之辰故云。旋式碁者。碁之狀正碁。蓋謂下以作卦也。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謂若卜之不祥則或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謂倣音。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孕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

藏之不用府庫。徒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謂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馴。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謂其反悵然噤口不能言。謂其反音其錦反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謂徐廣曰首所精而娶之。王逸云。精。精米所以享神。叔。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釋者。卜求神之米也。首卜之不中。乃不見其精米若爲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謂徐廣曰未^{一作}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

粹華絕根者也。爾雅音宋忠買誼皆務華而喪其身是絕其根本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於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伸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戲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與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乘陰述贊曰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吉凶占候皆於墨子齊楚吳法書亡罕紀後人斯繼季主獨美取免羣秦此爲終否

考證

日者列傳。○凌稚隆曰。呂東萊考訂云。此太史公所作。劉辰翁云。觀其辨肆淺深。亦豈樁生所能。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龜策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是漢興即有太卜。不因文帝而更興盛也。由漢興而有者。蓋言漢興以來。即有之矣。索隱說迂。

比周賓正集解。徐廣曰。客旅謂之賓。入求長官謂之正。○徐孚遠曰。賓正猶擯正也。徐說煩曲不明。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謂若卜之不祥。則或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臣照按。若卜而後收子。則子之不得收者多矣。古之人豈傷天理絕人命若是。索隱之說謬矣。蓋言生子必視其時日。占其吉凶。其後亦俱有應云爾。

卷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龜策列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敘事煩蕪。略無可取。史記至元成。固十篇。有錄無書。而積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劇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實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與勳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禋祀，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龜作徐廣曰：一作革。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下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卽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龜徐廣曰：一作塞，蓋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下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睡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撻策定數，徐廣曰：音遂，一作達，龜，疑謂兩手執者，分而劫之，故謂對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

三龜而武王年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龜案左傳曰：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形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龜案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尙得天下，不吉，投龜詢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不余畀，余必自取之。詢音火候反。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悖音背，音佩。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龜徐廣曰：蓮一作領。龜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聲相近，或假借字也。善百莖共一根。龜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一本生百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爲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於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龜此傳即太卜所得古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擣音逐，留反。擣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籊燭此地。龜徐廣曰：籊，籠也。蓋火而籠罩。籊音逐，留反。擣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籊燭此地上也。音擣，陳涉世家曰：夜擣火也。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

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蒼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著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蒼長八尺，卽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卽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爲滋潤。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缺齷伏之。徐廣說淮南云：缺齷，龍屬也。音決。缺當爲蛟注。音龍注音決，誤也。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著，并得其下龜以下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大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爲神寶。傳曰：取前足臚骨穿佩之。徐廣曰：臚音乃毛反。臚臂。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爲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按萬畢，衛中有石朱方。嘉林中，方中說嘉林中，故云傳曰。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爲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魯文書曰：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一作子。得我者，匹夫爲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爲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爲帝王，求之於

白蛇蟠杆龜音徐廣一孤反林中者齋戒以待。譊然譊音林名也。白蛇蟠杆。林龜藏其中。杆音烏。謂白蛇齋狀也。譊音疑。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恆譊然也。如有人來告之。因以譊酒佗髮龜音徐廣曰佗一作被。龜音徒我反。謂被髮也。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尙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爲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魚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龜音且。音子余反。泉陽人網元龜者。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龜音宋元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龜音徐廣曰式音勅。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龜音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爲今昔。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有北。龜音漢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塞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

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龜得白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卽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於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

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龜音徐廣曰。誕一作訕。音土和反。龜音由爛切。謾音漫。又並如字。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爲仁義。或爲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惠恩疾疾。龜音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變數見。謂之妖。禽獸蟲蛇之怪。謂之孽。傳爲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民民爲之城郭。內經間。衛外爲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爲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

五穀耕之。耨之。徐廣曰音憂。田器。鋤之耨之。徐廣曰。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疆不至。故曰田者不疆。困倉不盈。困方者謂之虞。商賈不疆。不得其贏。婦女不疆。布帛不精。官御不疆。其勢不成。大將不疆。卒不使令。侯王不疆。沒世無名。故云疆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疆無不有也。王以爲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徐廣曰。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鑄石拌蚌。徐廣曰。鑄音子旋。反拌音判。鑄拌劍也。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爲大寶。大寶所在。乃爲天子。今王自以爲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爲疆。不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爲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狼。漿湯夏臺。殺鬪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爲左彊。誇而目巧。教爲象郎。謂案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善意作室。不由法度。許儼曰。象牙耶。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筓而美。謂筓音持。虛反。則筓卽筓。爲與與連。或云。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脬。音銜。臍也。箕子

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按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名。歷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徐廣曰。兢一作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涓湯。徐廣曰。涓音館。一作沸。涓湯。涓音館。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尙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爲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爲使。通於天地。與之爲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爲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爲暴彊也。固以爲常。桀爲瓦室。案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室。是昆吾爲桀作也。紂爲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謂燔也。燒絲以當薪。務費人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

勉紂其時使然。乃爲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蓋欲神之以謝天之賞。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音瘡。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聞於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徐廣曰。牛草木畢分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擊。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恆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蠶門。駟案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爲虎而射之。應弦。禹名爲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凡龜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曰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蟪辱於鵲。蟪。郭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萬舉曰。鵲令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食蛇腦也。即津日反。且則餘反。即吳蟪反。腹者蟪憎其意而心惡之也。

公也狀如蝮。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龜策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申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即為虛。甲申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即為虛。甲午申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即為虛。甲辰申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申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即為虛。劉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缺。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龜策按歲月日時孤虛。並得上法也。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注徐廣曰。一云為屋成欠三瓦。而棟之也。龜劉氏云。陳猶居也。注作棟。音都。賈反。言為屋不成欠三瓦。以應天猶陳列而居之。以應之。天有下階。物不全。皆不能全。喻龜之不全也。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龜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月。十一月

烟案中關內高外下。此等。四月 首仰 首仰起 足開 胎開 謂光足。龜音琴。胎音免。兆

下至首。僂大者皆卜兆之狀也。五月 橫吉 首僂大 首伏而大。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也。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微也。微音叫。謂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旦被龜。以水雞卵摩之。而祝。先以清水澡之。以卵被之。洗之以雞卵摩而祝。

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爲祖。龜法也。言以爲常法。人若已卜不中，皆被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剛木，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按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生用，不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煇黃。梁，米也。卵，雞子也。煇，龜木也。音次第之辭也。以濟，如有階梯也。黃者，以黃絹裹梁卵以被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信，故用雞也。音樹，言灼之。煇音題，煇魚也。言以梁米雞卵被去龜之不祥，令灼之不焦不黃。若色焦及黃，卜之不中也。被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卜先以造。造，謂燒荆之處，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一作止各三，卽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而爲之作號。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劓。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覆他，皆放此真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真。一作身。其欲卜某，卽得而喜，不得而悔，卽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真某欲求某物，卽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卽不得也。頭仰足胷，內外自隨，可得占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胷。

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胗。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胗。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胗首仰。

身首鬮。徐廣一作簡。內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胗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胗。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胗。胗勝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胗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胗。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胗星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胗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胗。身節有疆。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彊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脰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脰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脰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脰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瘳不
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
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徒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
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
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脰。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故其莫字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脰。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脰。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

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家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兩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家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命曰首仰足開。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

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家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執。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執。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執。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家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執。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執。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命曰首仰足脰。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即。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脰。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胎。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胎。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曰。卽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足胎。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下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此挺詐有內。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此狐貉。以下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微。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此首俯足胫。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此挺內外自垂。以下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此橫吉榆仰首俯。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下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此橫吉上柱足胫。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爲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胫。以下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按諸先生所取太卜卦體及命召之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

儻者憂。大者身也。卜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胗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胗者不至。行者足胗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胗者不得。繫者足胗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三玉異龜。五帝殊卜。或長或短。若瓦若玉。其記已亡。其辭後續。江使嚙網。見留宋國。神能託夢。不衛其足。

考證

龜策列傳。○史通曰。尋列傳所編者。惟人而已。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爲志體。向若以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語本文子及荀子。

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事出莊子外物篇。褚先生訛元公爲元王。

魚者豫且。○莊子作余且。

教爲象郎。集解許慎曰。象牙郎。○陳子龍曰。郎之與廊。古字通用也。象郎似以象飾室之名。或作繪象。如後世畫室之意。二義俱通。觀後園之象郎。知定是室也。

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殿本紀作武乙。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注尙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音亡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

必用此爲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

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妙論如字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

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蘊。谷。雄。反。穀。木。名。皮。可。爲。紙。織。山。中。紵。可。

以爲布。音。盛。紵。音。竹。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子。二。音。薑。桂。金。錫。連。蓮。徐。廣。曰。音。丹。

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礪。石。山。在。徐。州。龍。門。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

棊。置。二百七十出。銀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其下有。鐵。山。上。有。鉛。其。下。有。銀。

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磁。石。其。下。有。金。也。此。其。大。較。也。較。猶。大。略。也。大。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

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

欲。故物賤之徵貴。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賣之。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

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符。謂合於道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

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未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

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之。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張呂反。務完物。無

息幣。貨物則無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物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

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必賤故乘時出之。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貴。

故乘時取之。如珠玉。此所以為貨殖。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觀兵中

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

家。乃乘扁舟。漢書音義曰。特舟也。扁舟音浮。於江湖。國語云。勾踐滅吳。及至五湖。范蠡辭於

入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大顏云。若盛酒之。鴟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

之。蓋范蠡也。乃從之陶。公冢。括地志云。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

今定陶也。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音義曰。逐時而

居貨。時逐利也。而不責於人。按謂擇人而與人。不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

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

徐廣曰。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

音如貯。貯。漢書亦作貯。貯。文云貯積也。七十

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糶糠餽也。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方。富強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則云李悝也。而以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方。富強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則云李悝也。而以

太陰歲後二。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律二音歲

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

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

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

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鹽起。子欲遠富。猗頓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犬畜。牛。羊。子猗氏之南。十年之間。術焉。來公告之曰。

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猗頓。故曰。猗頓。東海音古。按周禮。鹽人云。共。苦。鹽。杜。子。春。以。爲。苦。鹽。如。鹽。謂。

出。鹽。直。用。不。練。也。一。說。云。鹽。河。東。大。鹽。散。東。海。音。古。按。周。禮。鹽。人。云。共。苦。鹽。杜。子。春。以。爲。苦。鹽。如。鹽。謂。

鹽。作。哇。若。種。也。一。說。云。鹽。河。東。大。鹽。散。東。海。音。古。按。周。禮。鹽。人。云。共。苦。鹽。杜。子。春。以。爲。苦。鹽。如。鹽。謂。

井。鹽。石。大。小。如。雙。陸。及。暮。則。下。池。中。鹹。淡。得。均。即。狀。池。中。水。上。有。八。九。尺。許。以。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

名。曰。井。鹽。哇。其。池。東。者。花。鹽。池。中。有。去。泥。而。大。小。成。塊。取。若。至。一。丈。八。九。尺。許。以。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

入。子。形。處。曰。花。鹽。赤。白。池。中。又。鹽。焉。池。中。心。有。泉。井。水。淡。所。作。池。人。馬。盡。汲。此。年。其。鹽。四。分。而。邯。鄲。郭。縱。以。鐵。

治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保音支保音魯可反縣名屬安定保名也漢書作烏氏姓也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繪物間

徐廣曰間一作彘不獻遺戎王謂畜牧及至衆多之時斥而戎王什倍其價與之畜之牛半十倍也

以公正謂之彘也不復數章昭曰滿谷則具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漢書

畜至用谷量馬牛不復數章昭曰滿谷則具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漢書

作巴寡婦清音其其先得丹穴山俗名真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

營多音子兒反言資財衆多不可營量一云清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

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與海內為

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徒豪傑諸侯疆族於京

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

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音重重為邪重音逐隴反重者雖

重並逐拱反言脚中地重及秦文孝繆居雍問要除曰陳者問孔也地居隴獨之隴蜀之貨物而多

賈音古獻孝公徒櫟邑櫟音藥即櫟陽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

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音

徐廣曰音支烟支也葉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出銅臨邛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焚焚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

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謂徐廣曰在漢中言褒斜道狹也以所多易所鮮謂易言其所少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

險唯京師要其道謂要東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昔唐人都河東謂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

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謂賈音古秦

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謂賈音古秦

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謂賈音古秦

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謂賈音古秦

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謂賈音古秦

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謂賈音古秦

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謂賈音古秦

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謂賈音古秦

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謂賈音古秦

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謂賈音古秦

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謂賈音古秦

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謂賈音古秦

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謂賈音古秦

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謂賈音古秦

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謂賈音古秦

間水節鄂洛水本名漳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一作
勃漢上之邑，徒野王。秦拔衛濮陽，徙其君於懷州。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
碣石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劉氏諱音卓，一音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
 代俗相類，而民靡捍，少慮。性之捷，其也。騷也。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却背之義，他並類此。東綰穢
 貉朝鮮，真番之利。臨者謂却背之也。音潘，洛陽東。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齊帶山海。北被于海，齊襄二千里，其民閭達多匿智。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畜亦
 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
 之風也。其中具五民。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
 故其民齷齪。反又音側，齷則角，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
 於周人。夫自鴻濤以東，在滎陽芒碭以北。屬巨野。鄆州鉅野縣，在鉅野澤也。此梁宋也。今陶之凌，徐廣曰：凌
至鉅野，梁宋二國之地。陶睢陽，今曹州睢陽。亦一都會也。今之定陶，昔堯作游成陽，曰作起也。
成陽在定陶。舜漁於雷澤，雷澤在雷澤縣西北也。湯止于亳，熱縣西南四十五里，南亳州故城是也。其俗猶有
 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畜藏。越楚則有三俗，吳越滅吳，則有江
吳越之地，故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今荆州也。言從沛郡西至荆州，並西楚也。南其俗剽
言趨楚也。

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故為郢州江陵縣西通巫巴在江陵之西也東有雲夢之饒徐廣

曰在陳在楚夏之交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下郢州彭城徐州

華容閩徐卽徐城故徐國也僮則清刻矜已諾音組已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治縣也東海郡

取慮二縣卽在下邳今泗州也僮則清刻矜已諾音組已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治縣也東海郡

徐州彭城歷揚州至蘇州並東楚之地其俗類徐僮胸繪以北俗則齊在沂州之丞縣言二縣之北風俗

同於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濩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

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縣故郢城在潭州東南百二十里九江在豫州定遠縣西六十五里江

南長城徐廣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陽也秦置為鄣郡武帝改名丹陽按徐說非秦置鄣郡在湖

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豫章洪州也長沙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萬

之地耳徐說以為江南丹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豫章洪州也長沙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萬

及故曰長沙也淮南衡山九江二郡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言

壽春也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合肥縣廬州治也言江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

曰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澤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括地志云江州溇陽縣有黃

出金山山長沙出連錫然董董音謹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董少也更僕也言金九疑

營道縣南山在蒼梧以南至儋耳者今儋州在海中廣州南去京七千餘里言嶺南與江南大同俗而

揚越多焉番禺音今廣州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章昭曰果謂蔬

姦掘家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徐廣曰一作流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徐廣曰論音與蹻一作點目挑田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圖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謂無爵邑則曰素封素空也言不仕之人自有園田收養之給其利抵於封君故曰素封也封者食租稅歲率律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率二千故百而故十萬率二千故百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率二千故百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案漢書音義曰五百四匹也漢書則云馬蹄數千牛蹄角千七頭案漢書音義曰百六十羊千足羊澤中千足案漢書音義曰五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為計也陂音波漢書作波音同言陂澤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山居千章之材徐廣曰一作楸案章昭曰楸枝謂章大材也樂彥云萩梓木也言任方章者千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

牛千足。羊歲千雙。僮手指千。案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角也。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

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楊布皮革千石。案漢書曰：楊，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重耳。非白疊也。答者厚之，

也。按白疊，木綿所。漆千斗。藁麴鹽鼓千釜。案漢書曰：藁，麥也。麴，酒也。鹽，鼓也。千釜，十石也。漆，白也。藁，麥也。麴，酒也。鹽，鼓也。千釜，十石也。

機非中魚也。案漢書曰：機，非中魚也。漆，白也。藁，麥也。麴，酒也。鹽，鼓也。千釜，十石也。

賤。說文云：鮑，海魚也。鮑，音齊。禮反。刀魚也。鮑，千石。鮑，千鈞。案漢書曰：鮑，海魚也。鮑，音齊。禮反。刀魚也。鮑，千石。鮑，千鈞。

並各反。謂破關中頭尾不相離為鮑。謂之鮑。關者也。徐云：鮑，魚也。鮑，音齊。禮反。刀魚也。鮑，千石。鮑，千鈞。

石乃與上。狐貍音貍。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案漢書曰：佗，雜果也。於山野採取之。鍾，六斛四斗。果菜，謂

實節。謂會。亦是儉也。節，節物貴賤也。謂估儉其餘利比千乘之家。貪買三之。廉買五之。案漢書曰：貪，買也。廉，買也。三之，廉買也。五之，廉買也。

而實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案漢書曰：佗，雜業也。不中什二，業而不在什

分中得二分之利。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卓案漢書曰：卓，一作卓。卓，音卓。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

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案漢書曰：葭萌，今利州縣也。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

隙地，案漢書曰：隙地，今利州縣也。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

隙地，案漢書曰：隙地，今利州縣也。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

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買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案漢書曰：滇，滇也。亦作滇也。

今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江為名。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買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

游閑公子之賜與名優游閒暇也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番音色番音也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

名然其通計贏利過於所資給餉遺之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

邴氏尤甚以鐵冶出鐵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貴貨行賈徧郡國鄒魯

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刁姓名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

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符毋刁欲免去作民有爵邪將止爲刁氏作奴

平毋發擊語助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織音義曰儉也而師史尤甚師史轉穀以百數賈

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洛陽在齊秦楚趙之中其街巷貧人學於富家相矜以

是也賈梁楚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

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廣曰高祖功臣有宣曲侯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爲督道倉吏駟案

輸在所也革昭曰若今吏督租穀使上道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窶倉粟駟案校家地以藏也楚

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

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金玉也。晉灼云：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而善者不爭賤價也。富者數世。然

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

也。孟康云：塞塞主斥侯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顏云：塞斥者。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

言國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姚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姚也。此致富者。此風俗通云：馬稱疋者。俗說云。

粟以萬鍾計。如傳云：邊塞益斥是也。橋姓姚名也。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富。風俗通云：馬稱疋者。俗說云。

相馬及君子與人相正。故云疋。或說馬夜行目照前四丈。故云一疋。或說度馬從橫道。馬稱疋者。俗說云。

得一疋。韓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見一疋。練前有藍視之。果馬。光景一疋長也。吳楚七國兵起時。

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齋貸子錢。與人物云：齋周禮注：齋所給與也。音吐得反。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

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吐代反。其息什之。一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

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畜田。蘭韋家粟氏。安陵杜杜氏。徐

說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一作洩。又作較。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

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

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蓄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曲

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拙字亦作拙也。而秦陽以蓋一州。漢書作甲一州。服

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漢書桓作稽。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云：販角者。

應疑角犀處也。而雍伯千金。雍音於恭反。漢書作翁伯也。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廣曰。酒或作銅。銅秦漢音義曰。治刀劍削。謂之削。音肖。亦依字讀。而邳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則謂之賦。故易售而致富也。而按胃腕謂和五味而肥美。故易售。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曰。貨殖之利。工商是營。發居善積。倚市邪。齋白圭富國計。然邈兵。保參朝請。女築。愷清。素封千戶。卓鄭。齋名。

考證

貨殖列傳。○臣照按遷史以貨殖傳終。所以見先王詩書禮樂之澤。至漢武之世。而蕩然無遺。蓋傷之也。末以非也二字作結。彰彰可見。而後儒猶謂馬遷重貨殖而薄仁義。寧得稱知言哉。

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索隱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賣之。○董份曰。賤之徵貴。賤極則人棄之。故其徵必貴。自圭之術。正能明貴賤之徵。而棄取之也。以徵爲求謬。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此語汲冢書無之。疑在所闕八篇之中。

天下壤壤。○凌稚隆曰。按壤穰通用。鹽鐵論此語作穰穰。

計然之策七。○越絕書及吳越春秋作九術。

之陶。○臣照南按正義。以陶在齊州平陽縣。又以爲曹州濟陽縣。又以爲在南郡華容縣。據水經注云定陶縣。則曹州近之。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史通曰。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末事。持爲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歎如。

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凶取帛絮與之食。○凶各本並作出。程一枝曰。蠶字屬上句讀。出字本作凶。蓋以字形相近而訛也。今從程說改正。

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勃海碣石在西。○臣世駿按西下宜有北字。

以故皆瘧。正義。按食螺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羸蛛之肉。多疹毒之患。○徐孚遠曰。觀下文偷生無積聚。則羸弱病足之說非也。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集解。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顧炎武曰。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又曰貪賣三之。廉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知與。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

厭其取，是以取之雖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注非。

下有蹲鴟。集解：徐廣曰：古蹲字作踰。○徐廣既有此釋，則本文蹲字應作踰矣。又正義引華陽國志云：汝山郡安上縣有大芋，如蹲鴟。安上，水經注作江都。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顧炎武曰：說文街四通道，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爲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衝，跨街衝之路。

爲督道倉吏。集解：漢書音義曰：若今使督租穀吏，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漢秦時邊縣名。○班馬異同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柳倉也。

盡椎埋去就。○顧炎武曰：椎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顛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張晏云：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爲陰，故命南方正重。司者，宜曰北正。古文作火字，非也。案國語：黎爲火正，以淳耀敦。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大光照四海，又幽逆賊，云黎淳耀於高辛，則火正爲是也。封爲程國，伯休甫字也。重司天，而黎司地。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地是代序天地也。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顛頊之胤。

二氏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總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按彪之序及千襄實二官亦馬氏黎之後是也今總稱伯休甫是也太史公欲以史為一任故言先代天稱黎則策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官所以兼稱重耳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為一任故言先代天稱黎則策重自是相對之文其

司馬氏正黎後世為司馬彪序云甫司馬氏世周周史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撓惠襄之間司

馬氏去周適晉積叔張晏曰周靈王襄王有子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左氏隨會自魏

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也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梁後名夏陽也秦春秋隨會奔秦其

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何法盛晉書及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

馬無忌司馬氏係本皆云名凱以傳劍論顯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服虔

作擗言手搏論而知名也蘇林蒯聵其後也何法盛晉書及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

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錯孫斬音七各反斬音紀齊反專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

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趙孝成時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音尤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葬於

華池音灼地名在鄠音灼非也案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里秦記其地後改為里李也葬於

始皇之時蒯聵玄孫邛為武信君將無忌作司馬氏案本云蒯聵生昭昭預生憲生邛也而狗朝

歌諸侯之相王王邛於殷漢書云項漢之伐楚邛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漢書作

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袁曰長安城無高門漢書亦無

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蘇林曰長安北門也袁曰長安城無高門漢書亦無

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蘇林曰長安北門也袁曰長安城無高門漢書亦無

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蘇林曰長安北門也袁曰長安城無高門漢書亦無

矣。國語按禮親親父爲首尊尊君爲首也。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國語眼凌曰：繳音近叫呼，謂煩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不爲者，生青萬物也。無其實易行，分故易行也。其辭難知，妙故難知也。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國語章昭曰：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國語因時之有度無度，因物與合，形成度與合也。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出鬼谷子，運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曰也。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國語言因百姓之心，羣臣並至，使各言聖人教述不朽滅者，順時變化。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以教惟執其綱而已。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國語徐廣曰：音款，空也。國語案李奇曰：聲，別名也。國語實不帶名，則謂之空空有聲也。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有元氣，神者之貌也。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國語章昭者，形也。枝體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其在馮翊夏陽縣，國語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國語括地志云：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山在夏陽縣，遷，遷生龍門。徐廣曰：陽，龍門之南山也。年十歲，則誦古文。爲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也。二十而南游江淮。

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

開案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闕之墳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

蒼水使者其文覆釜之山東巡衛山血曰欲得我禹神登山仰天而笑忽然而臥夢見繒衣男子自帶玄夷

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史遷云上會稽探禹穴即此穴也

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窺之尋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浮於沅湘

處有古冊文故探窺之亦搜探遠矣

東北而南歷魯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

鄒薛彭城帝末有汝南陳子游爲魯相子游太尉陳蕃子也國人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蕃改鄒都皮聲

相近後漸訛耳然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鄒國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

也音皮括地志云徐州滕縣漢蕃縣首題

略邛笮昆明還報命以爲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

徐廣曰拳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

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子乎

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

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

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

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
年表魯哀公三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與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
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
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文選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紳史記淳云抽微舊書故事而次當
之小顏云紳石室金匱之書皆國家藏書之處五年而當太初元年魏李奇曰遷爲太史後五年適當
謂綴集之也按遷年四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魏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萬靈同
更始者紀於是諸神受紀孟康云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紀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史公馬遷也先代賢人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
百歲案孟子得舜舜至湯五百餘歲湯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太史公此言略取
是以上皇相次或以萬餘爲問而唐舜再比肩並列降及周室聖賢盈朝孔子之有能紹明世正易傳
沒千載莫闕安在於千年五百年乎其述作者蓋記注之志士耳豈聖人之論哉有能紹明世正易傳
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漢書讓作撰晉灼云此古讓字音且
讓之上大夫壺遂曰千石故位上大夫也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曰仲舒也
周道衰廢孔子爲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是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

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案孔子之言見春秋傳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至言謂褒貶是非也強立此
之人臣有僭修篡逆因就此筆削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爲將來誅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
善惡惡子孫惡惡止其身也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
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
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
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
字誤也騶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
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譏但論經萬八千字便謂之誤註非也小顏云史遷豈以公羊之傳爲春秋乎
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
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仁義之道本耳已者語終之辭也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徐廣曰一云差以毫釐一云繼以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
千里騶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
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
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知其義理則陷於罪咎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趙
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犯也顏云爲臣下所干臣

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壺遂曰。唯唯。謙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壺遂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壺遂於音鳥。顏云。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壺遂曰。款。叩也。皆爲寇害。壺遂重譯更譯其言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望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壺遂徐廣曰。天漢三年。案從。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李陵李陵降也。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壺遂案。謂其深維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羨里。壺遂徐廣曰。在溪陰。演周易。孔子屨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騷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壺遂曰。呂氏春秋也。韓非囚秦。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徐廣曰：宋義爲上將，號慶子冠軍。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實，音預諸呂不台。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曰：怡釋也。不爲百姓所說。案此贊本韻則怡釋爲是也。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

徐廣曰：趙隱幽王友。大臣洞疑。洞是洞。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旣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獨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尙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終，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於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旣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也。漢序曰。敵義依雲。庶幾云已。謂疆也。以當作已。世當作也。並誤之耳。云已也。皆助語之辭。漢興已來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疆弱之原云。以世相代。相不能有所錄紀也。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疆。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慝。慝。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比樂書以述來古。謂述自古以來樂之興衰也。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此律書之贊。而非兵不彊者。則此律書印兵書也。古者師。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黃帝有阪泉之戰。而克桀紂。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尙矣。謂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鳴條收野之戰。而克桀紂。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尙矣。吹律聽聲。律書云。六律爲萬事。

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效。故云司馬兵法。所從來尙矣乎。
太公孫吳王子。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

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翫忽。翫。案忽者。愆文之懸也。謂者。輕也。言律歷。翫。謂口出絲也。言律歷相治之間。不容此微細之物也。忽。一五家之文。佛異也。案言金木水火土五家之文。亦悖相悖異不同也。謂五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歷。其文相異。乖異不同。維太初之元論。歷律爲是。故歷書自太初之元論之也。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曰。徐廣

星氣之書。多雜禳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於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徐廣曰。用則萬靈罔不禪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幣。幣也。幣。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反。巧音苦。孝反。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

事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紂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誓親越。吳國旣滅。

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宵矣。徐廣曰。宵音消。猶衰微。徐廣音訓。不知從出。案宵。謂微弱而者少。尙父側微。卒歸。所謂申呂雖衰也。宵音宵。呂尙之祖。封於申。申呂後稍微。故尙父微賤也。尙父側微。卒歸

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於幽。繆謂徐廣曰繆錯也猶云繆結也權智潛謀幽昧不顯所謂太公陰也。繆繆音武彪反言呂尚網繆於幽。繆謂網繆也音亡又反謂太公繆網為機謀於幽昧不明著之策謂六韜三略陰符七術之屬也。香番黃髮。繆謂案香音變毛莖云。香番威勇武。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繆謂徐廣曰闕一作遷。一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且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謂王增釋其相子之後卒危亂也。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案系家云管叔名鮮。蔡叔名度。霍叔名處也。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太任文王妃。十字。伯邑考。嘉仲悔過。蔡叔度。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南子惡蒯賈。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宋師大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禮。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君子執稱。景公謙德。葵惑逆行。剔成暴虐。成君生桓。桓別音通。

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謾名。謂晉穆侯大子仇。少子名成師。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

霸。六卿專權。謂智伯。范中行韓魏趙。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楚莊王都陳。既赦鄭伯。

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吳越春秋云。啓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封少康庶子無餘於越。文身斷髮。龍潭與處。元鱗音鱗。既守封禺山。在武康縣南。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蠶。嘉句踐夷蠻。能

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

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驪驥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楚爲反。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

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與。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於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旣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謂周失其道。至秦之時。諸侯力爭乎爭強。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皐之臺。薄氏始基。誦意適代。厥崇諸寶。栗姬傾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旣誦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戍蕪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謂游楚王交。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愴午謂也。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輿。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謂華山之西也。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四。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尾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善屏京師。唯梁爲扞。負愛矜功。幾獲於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旣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衛秦毋廢，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旣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穰苴，雄諸侯，樽里甘茂之策，作樽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穰苴，徐廣曰：園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鄆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能，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備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國一作壞。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國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

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殉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國徐廣曰。詢音遁。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讐。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廢子。用狗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潛王旣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館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陔下。鄧谷廣曰。堤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蒯音葵。其字從蒯。邑又音浮。

徒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徐廣曰。今之。鮑叔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徐廣曰。今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厥瀆。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疆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旣平中國。而它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逆。甌人斬淩。徐廣曰。今之。水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爲臣。徐廣曰。言東甌被越攻破之。今在武康縣也。作東越列傳第

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冀藩。徐廣曰：一作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慨。徐廣曰：一作既。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旣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厄。振人不賒。仁者有乎。不旣信。徐廣曰：一云不慨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徐廣曰：按日者傳亡。無以知諸國之俗。今竊先生唯記司馬季主之事也。所用欲循。徐廣曰：一作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

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其書既亡，無以知其異。今稽少孫唯取太卜占龜之雜說詞，甚煩蕪，不能裁剪，妄加穿鑿，此篇不才之甚也。然各以決吉凶，略闕

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玉版如淳曰：刻

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如淳曰：章程，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

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

音古蓋反也。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

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天官非周

禮家宰天官乃隋知天文星曆之事，天官且遲實黎之後，而黎氏後亦總帶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

代學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衛宏以爲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

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寶也。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逸者網羅而考論之。王迹所興，原

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

世，年差不明，作十表。案並時則年歷差殊，則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書也。遷沒之後，亡

稽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鬼神，即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

共一轂者如此也顏云音義曰象黃帝已下三十世家考子言車三十幅運行無窮以象王運行無窮輔
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音扶義何儻

之士能立功名於時也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書成以六藝也音紀
當代不後於時也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書成以六藝也音紀
皆譽曰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朔稱亦恐其說未實蓋自略以拾遺補藝音補藝李奇曰六藝也音紀
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或云遷外孫楊惲所稱事或當爾也音補藝李奇曰六藝也音紀

之屬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音異傳還言以所撰取協於經異諸家之說生尙書大傳不敢比經藝也音紀
齊百家雜語音異傳太史公撰史記言其協於六經異文音異傳齊詩外傳伏生尙書大傳不敢比經藝也音紀
名山副在京師音異傳言正本經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也音異傳齊詩外傳伏生尙書大傳不敢比經藝也音紀

世聖人君子音異傳此語出公羊傳言夫子制春秋之義以第七十音異傳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
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大初而訖百三十篇音異傳後亡景紀武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
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也藝列傳景紀初列傳元成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作帝紀三禮書藝取禮者
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藝列傳景紀初列傳元成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作帝紀三禮書藝取禮者

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急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以續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
索簡述稱實錄報任投書申李下獄惜哉殘缺西南北李

考證

太史公自序其在衛者相中山集解徐廣曰名喜也○呂氏春秋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傳劍論顯集解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序傳作不能傳兵論劍與晉灼所引互異必有一誤

刪贖玄孫邛爲武信君將集解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劉敞漢書刊誤曰此言當始皇時爲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項梁亦號爲武信君然皆非始皇時

使人儉而善失眞○董份曰墨者儉是矣若名家言儉似不可曉蓋此乃檢字因上有儉字寫者遂誤耳解曰檢者法也又曰檢者束也下文苛察繚繞卽檢束之意也

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太史公舉李陵李陵降也○董份曰李陵之禍謂陵降而太史公救之帝怒下蠶室也

大臣洞疑索隱洞是洞達意共所疑○董份曰洞字恐是恫字蓋傳寫之誤耳今索隱釋爲洞達旣洞達矣又何疑乎

間不容鬮忽○困學紀聞曰出曾子天圓章闔若璫曰曾子云其間不容髮

申呂肖矣集解徐廣曰肖音瘠瘠猶衰微○顧炎武曰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廣注以爲瘠者非是臣照按古時字少或瘠削俱書肖字未可定也

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楚莊王都陳。○余有丁曰：楚莊克陳，以申叔之功而復之，故曰復國陳。莊有溉。○凌稚隆曰：以上文長孺推之，則下壯字疑當作莊，此鄭名也。溉字下又疑有關文。

史記目錄考證

史記目錄。○臣照按監本此行前有三行。一曰史記補目錄。一曰唐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著。一曰三皇本紀。以補書而先正書。以唐司馬貞而先漢司馬遷。乖舛倒置。總因三皇必在五帝前也。夫刪書斷自唐虞。孔子豈未見黃帝之書。謂其荒遠難稽。不欲傳疑於後世也。遷史始黃帝。已失孔子之指。貞復等而上之。及於伏羲。抑又甚矣。願遷之所以始黃帝者。蓋以武帝好神仙。神仙家言。並托之黃帝。封禪書載帝語。我若得如黃帝。視棄妻子如敝屣耳。遷是以據古史著黃帝事實。以言黃帝亦人耳。非能乘雲駕風。長生不死。如彼所言神仙者也。故五帝中獨著黃帝之葬橋山。餘並不書葬者。言黃帝之死有家可據也。貞之補三皇。并失遷之旨矣。今依古本刊去此三行。附補書於正書之末。庶不改龍門之舊云。

本紀一十二表一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監本作本紀卷一十二年表卷一十八書卷八世家卷三十列傳卷七十。臣照按十表中有世表。有月表。今日年表卷一十。其謬可知也。卷一十二卷

一十。則是第十二卷第十卷也。八書卷八。更不可通。蓋坊肆書賈之所爲。而傳謬至今者。且司馬遷報任安書云。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云云。更爲確據。今俱依古本改正。

補史記序

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人當五百之運。兼以代爲史官。親掌圖籍。慨春秋之絕筆。傷舊典之闕文。遂乃錯綜古今。囊括記錄。本皇王之遺事。採入臣之故實。爰自黃帝。迄于漢武。歷載悠邈。舊章罕補。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爰作子述。其勤至矣。然其敍勸褒貶。頗稱折衷。後之作者。咸取則焉。夫以首創者難爲功。因循者易爲力。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規模。別爲書表題目。莫不本紀十二。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有八篇。法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其間禮樂刑政。君舉必書。福善禍淫。用垂炯誠。事廣而文局。詞質而理暢。斯亦盡美矣。而有未盡善者。具如後論。雖意出當時。而義非經遠。蓋先史之未備。成後學之深疑。借如本紀敍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有外戚。邾許春秋次國。略而不書。張吳敵國。善王抑而不載。並編錄有闕。竊所未安。又列傳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卽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衛之史魚。盛德不闕。何爲蓋闕。伯陽清虛爲教。韓子峻刻制法。靜躁不同。德刑斯

舛。今宜柱史共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並列。可不善歟。其中遠近乖張。詞義踳駁。或篇章倒錯。或贊論竊疎。蓋由遭逢非罪。有所未暇。故十篇有錄無書是也。然其網絡古今。敘述懲勸。異左氏之微婉。有南史之典實。所以揚雄班固等。咸稱其有良史之才。蓋信乎其然也。後褚少孫亦頗加補綴。然猶未能周備。貞業謝顯門。人非博古。而家傳是學。頗事討論。思欲續成先志。潤色舊史。輒黜陟陞降。改定篇目。其有不備。並採諸典籍。以補闕遺。其百三十篇之贊。記非周悉。並更申而述之。附于衆篇之末。雖曰狂簡。必有可觀。其所改更。具條于後。至如徐廣唯略出音訓。兼記異同。未能考覈是非。解釋文句。其斐駟實亦後進名家。博採羣書。專取經傳訓釋。以爲集解。然則時有冗長。至於盤根錯節。殘缺紕繆。咸拱手而不言。斯未可謂通學也。今輒按古今。仍以裴爲本。兼自見愚管。重爲之註。號曰小司馬史記。然前朝顏師古止註漢史。今並謂之顏氏漢書。貞雖位不逮顏公。旣補史舊。兼下新意。亦何讓焉。

補史記

三皇本紀

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歷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爲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爲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系皆敘自黃帝以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爲首。其實三皇已遠載曆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闕。近代皇甫謚作帝王代紀。徐整作三五曆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之一覽。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雖復淺近。聊補闕焉。

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按伏羲出

國語其華胥以下出帝王世紀然雷澤澤名卽舜所漁之地在濟陰成紀亦地名按天水有成紀縣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

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於是始

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按禮周古史考伏羲制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宓犧氏按事卽漢書歷志宓音伏養犧牲以庖廚

故曰庖犧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

帝大皞是也按位在東方象日之明故稱太皞皞明也都於陳東封太山立一十一年崩按皇甫謐證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其後裔當

春秋時有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之胤也女媧氏亦風姓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

無革造惟作笙簧按禮明堂位及世本皆云女媧作簧故易不載不承五運一曰女媧亦木德王蓋宓犧之後已經數世金

木輪環周而復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頻木王也當其末年也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

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

斷鼈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按其事出淮南子也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女媧氏沒神農氏作

斷鼈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按其事出淮南子也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女媧氏沒神農氏作

按三皇記者不同譚周以燧人爲皇宋均以祝融爲皇而鄭玄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

依春秋緯以女媧爲皇承伏羲爲皇甫謐亦同今依之爲說也按國語炎帝黃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嘗有

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爲姓媧氏之女據諸子及古史考炎帝之後凡八

代五百餘年軒轅氏代之豈炎帝黃帝是昆弟而同母氏乎皇甫謐以爲少典有媧氏諸侯國火德王故

號然則姜姬二帝同出少典氏皇帝之母又是神農母氏之後代女所以同是有媧氏之女也

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於是作蜡祭，以赅穰穡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爲六十四爻。初都陳，後居曲阜。按今淮陽有神農井，又左傳魯有大庭氏之庫是也。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曰：厲山氏之有天下是也。按鄭玄云：厲山神農所起，亦曰有烈山氏。皇甫禮曰：厲山今隨之厲鄉也。神農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諡爲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按神農之後凡八代，史考然古與亡矣。况聽皇二氏皆前聞君子，考按古書而爲此說，豈至今鑿乎？此紀亦據以爲說，其易稱神農氏沒，卽榆罔榆罔猶疑神農之號也。其後有州甫甘許戲露齊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並爲諸侯，或分四岳當周室甫侯申伯爲王賢相，齊許列爲諸侯，霸於中國。蓋聖人德澤廣大，故其祚煊繁昌久長云。一說三皇謂天皇地皇人皇爲三皇，旣是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緯所載不可全弃，故兼序之。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澹泊無所施爲，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蓋天地初立，神人首出行化，故其年世長久也。然言十二頭，蓋古質比之鳥獸頭數故也。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於熊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天皇已下皆出河圖及三五曆也。自人皇已後，有五龍氏。五龍氏兄弟五龍氏也。燧人氏，按其君續繼出火，教人熟食，在伏羲氏也。燧人氏，燧氏，剪鬚，周以爲三皇之首也。夫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吳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斯蓋三皇已來有天下者之號。按皇甫禮以爲大庭

巴下一十五君。皆歸庖犧之號。事不經見。雖可依從。然按古封大山者。首有無懷氏。乃在大昊之前。豈得如謚所說。但載籍不紀。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處。而韓詩以爲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首有無懷氏。然則無懷之前。天皇已後。年紀悠遠。皇王何昇而告。但古書亡矣。不可備論。豈得謂無帝王耶。故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脩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蓋流訖當黃帝時。制九紀之間。是以錄於此。補紀之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二〇〇七四)

史記四冊

每部定價大洋叁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司馬遷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